

中国历史出版社

披荆斩棘 造新天

北京出版社



www.duxiu.com

北京四史丛书(3) 披荆斩棘造新天

《北京四史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5·插页: 2·字数: 90,000

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0册

统一书号: 10071·741

定价: 0.28元

前 言

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编写出一大批家史、村史、社史、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受残酷的剥削和痛苦的煎熬，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另一方面，他们也从未屈服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这些史料，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

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重道远。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经常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才能不忘过去，永不忘本；才能热爱今天，创建将来。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才能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继续艰苦奋斗，肩负起接班人创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经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编写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HC14/12

基于这种认识，我們特从本市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中选出一部分，編成《北京四史丛书》，陸續出版，作为北京市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由于編写者水平所限，加上这项工作在目前还是个新课题，这套丛书的缺点与错误一定难免。我們热烈地期望广大讀者能把讀后意見告訴我們，以便今后把这套丛书編得好些再好些。

編者

目 录

1. 披荆斩棘造新天 (1)
——怀柔县一渡河村史話
2. 战斗在潮白河边 (46)
——顺义县河北村民兵斗争史
3. 夺地 (77)
——大兴县东白塔大队貧农社員李海清的家史
- 革命紅心向着党.....延庆县四海人民公社副主任 楊清田 (90)
- 全几. 三代血泪仇...大兴县紅星人民公社德茂大队队长 庞 有 (107)
3. 逃兵記 (126)
——延庆县康庄人民公社留家堡大队蔣进忠家史片断
- [附录]
- 恶霸地主潘恩隆母子罪恶紀实 (133)

披荆斩棘造新天

——怀柔县一渡河村史話

北京市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大队，是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一个红旗单位。

一渡河成为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先进榜样，是经历了一段艰苦奋战的路程的。

一渡河人民，在解放前受尽压迫、历尽艰辛，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坚决革命，终于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后，一渡河人民继续奋斗，他们不畏艰难，披荆斩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冲破了重重困难，创立了社会主义家业。一渡河终于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变为北京市山区全面发展的先进榜样。

一、历尽苦难终不屈

虎狼横行的世道

一渡河是座落在燕山脚下的一座穷山村，四面群山环抱，周围几乎全是高低不平的乱石坡。长长的一渡河水，从西往东绕村而过，不知流了多少年；但是地高河低，人们无法引水灌溉，只好眼看着河水长年累月地冲刷那已经很薄

的土层。穷人們忍受着十年九旱的灾害。每到雨季，山洪暴发，河水泛滥，还要造成水灾，不知有多少人口、财产，被它冲毁掉。誰也忘不了一九三九年，河水泛滥成灾，竟冲毁了大半个村庄。人們都把它叫作“害人河”。

多少年来，一渡河人們的祖祖輩輩，就在这块貧瘠的土地上，流血流汗地劳动着。他們在这“一锹就是石、十丈不見水”的山坡上挖啊，垦啊，不知劳碌了多少輩，才慢慢地开垦出一些土地，但是又被地主霸占了大部分。到解放前夕，全村九百五十亩地，仅十二戶的地主、富农就占了七百多亩；而无地或少地的穷苦人家，却有一百二十六戶。穷苦人被逼着向那些吸血鬼們納粮交租、借債卖地，或是当长工、扛短活。村里有一半以上人家租种地主土地，五十多戶給地主扛短活，三十多戶借了还不清的“閻王債”。

劳苦人民辛勤开垦出来的土地怎么会落到地主吸血鬼手里去了？只要举出下面这几个事实就可以明白。

一九三九年春天，貧农张玉奎、张永貴謀生无路，为了糊口，就到南台的山坡去开垦山地。那是一片野草都不长的山石地，一镐下去，火星四濺，一天也刨不出半分地。他們細心地把一块块石头挖出来，把一筐筐沙土挑上去，真是一粒土一滴汗，好容易才开出了一块地。不料，他們正要下种，地主赵广兴却踱着方步走过来，滚动着两颗蛤蟆眼，一字一板地說：“这座山是我祖上留下来的，你們可得記着！”說完一甩手走了。还没等张玉奎他們种上庄稼，地主就在那块开好了的地里种下了果树。过了两年，地主又干脆传

話出來，說果樹已經長大了，不讓再種庄稼。張玉奎、張永貴氣得直咬牙，可是在那虎狼橫行的世道，窮人上哪兒去說理！沒辦法，他們只好年年向地主納糧交租。

地主就是這樣刁奸惡毒、橫行霸道，誰開了荒，就跑去硬說是他家祖上的地，有的還假造地契，把地霸占了去，或是逼着窮人交租納糧。人稱“笑面虎”的地主劉殿君，就用這種辦法，先後霸占了窮人三十多亩開荒地。

窮人開山種地不成，去填平河灘種地也不成。貧農張永田看到河邊一塊沙灘已有幾年不上水了，就往沙灘上一筐筐地挑泥墊土。他一家人起早摸黑地干了半年，才開出了一片二亩來大的河灘地。地剛墊好土，地主楊寶林就跑來說：“你墊的那塊河灘，地譜可是我楊家的！你怎么敢私自墊土？哼，我楊家可不是好欺負的！”這不明明是騎在人家脖子上拉屎嗎！張永田氣得渾身直打顫，就跟他講理說：“這是官河，有你的份也有我的份，你家什麼時候買下了這條河？”楊寶林一聽，居然有人敢跟他抗膀子、頂嘴，就勃然大怒說：“好小子，你想造反？這河灘就是我楊家的，現有地契。你趁早乖乖地把地交出來，敢說半個‘不’字，我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在那暗無天日的世道，有錢能使鬼推磨，窮人哪斗得過他。這塊開了半年多的河灘地，就這樣給地主奪去了。

這是明搶，地主階級還採用更陰險毒辣的手段來暗奪。早年，張永田的父親貧農張連俊，祖上辛苦了幾輩子，開了幾亩荒地。他自己又勞碌了半輩子，一共開了七亩命根子

地。地主赵广兴看在眼里，一心想吞了那几亩地。张連俊披星戴月、拼死拼活地忙着，还是不能糊住一家大小的嘴。赵广兴連哄带騙，让张連俊給他当了长工。他又假装关心，給张連俊預支了十五块钱。可是，只两年工夫，連本带利已滾成七十块钱。一到年关，赵广兴就逼着他还債，逼得张連俊只好四处躲債。

这一年，已經到了大年初一的五更时分，张連俊心想赵家地主也許不会再来討債了，就悄悄回到家里。哪知他还没坐穩，赵广兴就脚跟脚地走进来，一把抓住他的脖領子，恶狠狠地罵道：“你跑了和尚还跑得了庙？赶快还錢，不还，就馬上滾！”說着，拿起鉄鎖就要轰人封門。张連俊沒法，只好应允第二年爷儿俩全去給他扛活頂債。

张連俊和十二岁的儿子张永田爷儿俩連扛了两年活，沒拿到半个工錢，可是还抵不上那笔債的利錢。那笔“閻王債”利上滾利，已經滾到一百五十元。最后，赵广兴逼着张連俊把他那七亩命根子地作了抵押。

一渡河村的人民，就在这虎狼横行、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度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岁月。劳苦人民都盼望着什么时候能把这些虎狼扫尽，他們这样唱道：

“一渡河，虎狼多，穷人骨头撒滿坡；哪时出了李存勗^①，山也乐来水也乐。”

① 李存勗，民間傳說中的一个理想化了的英雄人物，傳說幼年放牧时，曾赤手擒虎，为民除害。后来做了五代时后唐的皇帝。

覺醒了的人們

一渡河人民沒有屈服。漫長的痛苦經歷使他們慢慢明白了“忍受，忍受，越忍越‘瘦’”，“個人造反，一頓大板”，懂得了只有窮哥兒們抱成一團，才能斗得過地主老財們。可是，誰能領導窮哥兒們組織起來，打倒地主老財呢？誰能給窮哥兒們指出鬥爭的道路呢？

一渡河的人民，終於盼來了共產黨、八路軍，這才真正找到了救星。

正當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給一渡河人民帶來更嚴重的災難的時候，八路軍開到了燕山一帶，領導人民打擊日寇。

一九三九年，八路軍來到了一渡河。住在村裡的袁連長告訴窮哥兒們：八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是為了解放全中國的窮苦老百姓才打仗的，窮人們不能永遠受苦，要起來干革命，先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種、人人有工做的新國家。這些話，一句句真像一盞盞明燈，照得窮人個個心裡透亮。從此以後，一渡河貧苦的群眾主動給八路軍探情報，做軍鞋，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糧食節省下來，送去支援自己的子弟兵。密切地配合了八路軍，向日寇展開了頑強的鬥爭。

日寇為了消滅抗日力量，妄想用殘酷的燒殺來征服一渡河的人民。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的晚上，一百多個日本

鬼子和汉奸偷偷地摸了进来，企图包围村庄，把一渡河的革命群众一网打尽。敌人一个个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恶狠狠地踢开每家的大门准备进行残酷的屠杀，但是，敌人扑空了，一渡河的人民早已有准备地转移出村了。敌人找不到人，就放火烧房。转眼之间，浓烟四起，火焰冲天，全村变成了一片火海。中农刘殿一的母亲因为年老体弱没能转移，竟被活活烧死了。贫农张永田和下中农刘宗美因为掩藏东西走迟了一步，也被鬼子用刺刀挑死。

这一次全村有三人被杀害，一百五十多间房子被烧毁。

但是烧杀并没有吓倒一渡河的人民，他们掩埋了亲人的尸体，在烧毁的废墟上搭起了窝棚，在敌人践踏过的土地上播下了种子，又拿起武器继续投入战斗。

一九四三年，在党的领导下，一渡河建立了民兵组织。张永田、刘凤仙、赵献庭和刘宗海等十二个贫苦青年，组成了一渡河民兵小组。他们一方面负责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掩护群众；另一方面配合区县游击队进行战斗。当年冬天在区武装队长王国宾的指导下，全村的青壮年又在大庙附近挖地道。他们白天生产，夜晚挖土。民兵队长张永田，每天晚上下地回来，吃一块冷饼子、糠窝窝，就召集人们挖地道去了。干这个活谁都没有经验，地下的硬土坚石，一镐下去只能刨起点土星星。但是为了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任凭困难再大，也没有一渡河人民的决心大；地道早一天挖好，就少受一天损失。

经过人们整整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挖成了一条

一百五十米长的地道。有了地道，人們的战斗情緒更加高涨了。一渡河在敌人眼里，簡直像一顆炸彈，又恨又怕，想搞掉它，但是又不敢动手。

一九四四年三月的一个清晨，民兵小組得到情报，知道从北边的村子勃海所方面来了二百多个伪軍。他們急忙把群众轉移出去，就上了西山梁。民兵队长张永田看見几个騎馬的伪軍向邻村的四渡河方向奔去，就向大家說：“敌人要上四渡河，区政府和后方机关一定来不及撤退，咱們不能眼看着他們被包围！”于是，他們就决定狙击敌人，把敌人先吸引过来。他們才十二个人，只有三杆火枪、十二顆手榴彈，就勇敢地承担起截击二百多个全副武装敌人的艰巨任务。

战斗开始了，民兵們首先向敌人打了一枪，敌人一听见枪声，以为遇上了我軍主力，立刻掉过头来向山头进攻。我們十二个年輕的民兵，掩蔽在大石背后，看着敌人就要上来了，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一声喊“打”，十二顆手榴彈一起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嚎叫着，連滾帶爬地往山下跑。当敌人第二次攻上山头时，除了看到他們前次被炸死的几具尸体外，别的什么也沒得到。原来，我們的民兵在敌人鬼哭狼嚎地往下逃命时，早就撤到西北沟里去了。敌人在山上扑了个空，又向西包围了四渡河，可是四渡河早已变成了一座空村。

一渡河的民兵作战英勇，十分活跃。他們除了配合区县游击队作战、掩护群众、站崗放哨外，还經常給部队送公粮，抬担架，破坏敌人交通，炸鉄道，割电綫。有一次，民兵队

长张永田带领民兵到郑各庄和高各庄割电线，光是铜丝就运回来十二驮。有时他们还化装成担柴、送水的老百姓，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敌人据点，袭击敌人，弄得敌人胆战心惊。

一九四四年夏天，一渡河村建立了党组织。六月十五日，老贫农刘殿全、王振友第一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渡河自从有了党的基层组织以后，对敌斗争就开展得更有声色了。他们不仅进一步领导群众抗击日寇和汉奸，而且还对群众进行反封建、闹翻身的教育。

挡不住的洪流

日寇投降以后，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渡河的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运动。农会主任张顺奎到沙峪去开了十八天会，学习了政策和开展运动的方法。回来后，立即召集全村贫农下中农开会。会上大家听了他的讲话，非常兴奋。都表示：有共产党给穷人撑腰，就是刀山也敢上。

第二天晚上，农会把全村的地主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了党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政策。地主刘殿雄一听说要减租减息，一张驴脸立刻拉了下来，他站起来对大伙说：“别想从我这里要走一粒粮食，粮食是我地里打的。”贫农刘宗江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怎么？你的地里打的？你的地又是怎么来的？还不是霸占我们穷人的、要不是我们长工

給你耕種，你能收糧食？你不想給糧食？告訴你，少給一粒也不行！”大家也都異口同聲地喊：“對，不給不行！”地主劉殿雄看着一張張憤怒的面孔，一下子像泄了氣的皮球，頹然地從凳子上溜到地上。地主劉殿君裝出一副可憐的樣子，囁囁嚅嚅地說：“我沒有小米，給小豆行不行？”張順奎說：“胡說！你家地窖里的小米吃不了，都發了霉，墊了豬圈，怎麼一說給窮人就沒有了？”

由於黨的堅強領導和群眾的堅決鬥爭，這次運動獲得了勝利。租子減了，過去欠下地主的無頭債廢除了，長工的工資增加了。一渡河的貧苦農民深切地感到革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

為了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解放農民群眾，黨又在一九四七年六月領導一渡河人民進行了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首先組成了運動領導核心——貧農團，貧農張順奎任團長。接着在廣大的貧苦農民中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動員，整個一渡河都沸騰起來了。多少年來夢想的日子就要實現了，窮哥兒們怎麼能抑制住心頭的喜悅呢？

開鬥爭訴苦大會這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連七八十歲的老人也拄着拐杖來到會場。貧農團委員王振友主持開會，他站在台上大聲地說：“今天我們在這裡開訴苦大會，向地主進行清算鬥爭，現在，天下已經是我們窮人的啦，地主再也不能騎在咱窮人的頭上作威作福了。窮哥兒們，誰有苦水，盡量地倒吧。有共產黨和毛主席給咱們撐腰，咱們不

怕敌人反把！”他的话音刚落，给地主扛了几十年长活的赵广银第一个走上台，控诉了地主杨宝林的种种罪恶。接着张永生把刘殿君这个吸血鬼残酷剥削穷人的罪状一桩桩地摆了出来。大会从早上开到太阳偏西了，但是诉苦的人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几千年来的仇，几千年来的恨，几千年来的苦水，怎么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诉说完呢？会场像翻滚着波涛的海面，长时间不能平静：“打倒封建地主！”“消灭剥削制度！”“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一阵阵的口号声，震得群山都隆隆作响。

斗争大会以后，按照政府法令，把地主的四百五十亩土地、四十多间房屋以及他们掠夺穷人的浮财，分给了贫苦的农民。遭受万恶的封建制度长期压迫和罪恶统治的一渡河人民，今天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一渡河的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表面上虽然低声下气，俯首认罪，可是骨子里却对翻身的农民怀着刻骨的仇恨。

在一个阴沉沉的夜晚，逃亡地主杨宝林约了地主刘宗武、刘凤池、赵广兴到后峪密谋杀害本村干部。七月十八日下午杨宝林用八十元现洋，雇佣了两个狗腿子准备趁村里干部和群众忙着处理地主浮财的时候，突然袭击村子，杀死全村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杨宝林这个反革命分子，偷偷地躲在西山头上，一个狗腿子隐蔽在南山头上，另一个藏在西南大道旁的土坎后。杨宝林用白毛巾作暗号，计划分三路进村。这时，区委书记王瑞勋同志恰巧从黄坎来一渡河检

查工作。楊宝林远远地看見王瑞勛同志，冷冷地笑了笑：“好，来得正好！”立刻用白手巾給两个狗腿子打暗号。当王瑞勛同志走到西河沿山下大道的时候，两个恶棍一下子扑上来，當場把王瑞勛同志杀害了。枪声传到村里，民兵們立刻集合出发，迎击敌人。可是等赶到出事地点，楊宝林和两个狗腿子早已逃跑了。

王瑞勛同志的牺牲告訴了一渡河人們一个真理：对待階級敌人必須实行专政，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必須乘胜追击，狠狠地打击敌人。

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斗

土地改革胜利了，几千年来压在一渡河人民头上的封建大山被农民推倒了，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匪帮却还在怀柔一带阴谋进攻解放区。被斗地主逃亡到尚未解放的怀柔县城組織了“伙会”还乡团，到处搶劫財物、杀害革命干部和农民。一渡河的人民为了彻底消灭敌人，保卫胜利果实，他們拿起枪杆在游击队长刘宗悅的帶領下又繼續战斗了。

一九三九年就参加了八路軍的貧农青年刘宗悅，在部队上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連长、指导員等职务，身經多次战斗，全身十多处負伤，由于身体虛弱，一九四六年春天領導上决定让他回地方上休养。可是他回乡后不久，不顾身上还有好几顆子弹沒有取出，又到茶塢参加了游击队，担任了区游击队长。一九四七年又被任命为县大队队长。在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刘宗悅帶領的游击队，活动在自己的家乡

一渡河和怀柔密云一带，他带领的队伍，像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匕首，到处打击敌人。敌人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除掉他。地主“伙会”和伪县政府到处张贴“告示”，用“一两肉一两票子，一两骨头一两黄金”的高额巨赏捉拿刘宗悦。

土匪头子沈德荣，把一些流氓和“伙会”分子凑成了一个所谓“保护团”，共两千五百人，大肆叫嚷：“不出一个月，管叫刘宗悦的人头悬在怀柔城门上。”他派了一个营做先遣队，专门寻找我县大队的主力。刘宗悦只用一连人跟敌人周旋。每次和敌人一接头，打不了几枪就撤退，一连六天都是这样。

第七天头上，刘宗悦派了九个连的兵力，埋伏在桃山东敌人必经之路的两侧，还由原先那连人去引诱敌人。这一连人跟敌人激战了两小时，连忙装作战败的样子“逃跑”了，敌人不知是计，全营追来。当敌人进入我军的伏击圈时，刘宗悦一声令下，先将敌人拦腰截断，又前后左右四面包围，这一次敌人一个营全部被歼灭。随后，刘宗悦写了一封信，叫被我军活捉的敌营长送给沈德荣。警告沈德荣老老实实，否则难逃人民的正义制裁。从此以后，沈德荣不敢再那么嚣张了。

打这以后，县大队的威名大震，“伙会”还乡团闻名丧胆。一九四七年我县大队配合平北的人民解放军作战，差不多每天都到高各庄挖铁道。每到黄昏，敌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几名县游击队队员背着枪，领着一伙扛着铁锹的老乡走过去，不敢吭一声。有一次，一渡河送公粮的大车从龙

王头村經過，当地的“伙会”一听說是刘宗悅派来的，赶快把吊桥放下，让大車通过。游击队员坐在桥边，一边抽烟，一边談笑，等我們的粮食大車走远了，“伙会”才胡乱地朝天放了一阵枪。

一渡河的民兵除了經常配合区县游击队作战外，还单独抵抗敌人的进攻。他們打击敌人的拿手好戏就是摆地雷陣。敌人只要一出据点，地雷陣就摆上了。村边、道口、屋頂、树梢、炕上、鍋台、柜底、抽屜、瓜园里、杏树下，凡是敌人可能到的地方都設下大大小小不同的地雷。

一九四八年腊月十九日夜里，县里来信，說最近几天敌人要出动，讓他們做好准备。民兵們得知这个情报，首先让群众撤退到后峪里，隐蔽起来，然后摆好地雷陣，四十多个民兵隐蔽在村外。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在北山头上露面了。民兵們立即搶占了旁边的另一座山头。这时被敌人发现了，三百多个敌人一下子压过来。在敌人很多、我們人很少的情况下，硬拼是不行的。民兵队长张永田立即布置五个民兵繼續牵制敌人，他帶領其余的人，轉过山腰，往敌人背后迂迴。敌人嚷叫着正往前追击，猛不防我民兵却从側背后突然插了进来。民兵刘宗海第一个把手榴弹摔了过去，紧接着一阵排子枪和手榴弹在敌人头上开了花，敌人被炸得晕头轉向。等敌人清醒过来，用机枪和鋼炮向民兵轰击的时候。民兵們早已翻过山头，到了小車砲。

民兵們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又尾随着敌人潜伏到村边的小山头上。敌人知道村里埋着地雷，真是一步三探，慢

慢地往村子里摸。民兵們看着敌人踩不上地雷急得直跺脚，只怪当时埋得不是地方。张永田說：“你們別着急，咱馬上就讓他們踩。”說着就和民兵隊員刘田民繞到村前的山包背后，对着敌人放了一枪。敌人听見枪声，以为民兵又攻上来了，一个个吓得像沒了头的蒼蝇，到处乱撞，寻找隱身之处。这一藏不要紧，路旁、树下、坑边、道口的地雷全响了。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呼爹喊娘，乱作一团。几个騎馬的敌人在后边发现了张永田和刘田民，勒馬飞奔而来。他俩見势撒腿就跑，繞过一棵大树，跳过一个土坎，一順沟就不見了。不知死的敌人快馬加鞭直追过去，不料，一上土坎，轰隆一声，連人帶馬一起“坐飞机”上天見了閻王。

一渡河的人民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除了組織民兵保卫胜利果实，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匪徒以外，还有二十多个青年先后参加了人民的军队，直接到前綫打击敌人，其中六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二、在集体化的康庄大道上

土地改革以后，党又及时引导一渡河的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战胜了重重困难才开創出来的。

跨上阳关道

一九五〇年，經過镇压反革命运动，处决了杀害我区委

書記王瑞勛同志的地主反革命分子楊寶林；經過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后，一渡河人民的革命警惕性大为提高，人民政权也更加巩固，全村呈现出一片勤奋繁忙景象。但是，与此同时，小农经济的阶级分化也开始了。

上中农刘殿选，家底厚，劳力强，日子过得很火爆。他总觉着土地是根本，有了地就有了一切，于是就开始攒钱置地，到合作化前夕，他家每人平均土地竟达九亩半，日子一天一个样地往上涨；而另外一些户，却一天天贫困破产。贫农李有山，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垧。土地改革时分了房，分了地，高兴得他整天绕着分得的土地转。可种起地来，要农具没农具，要牲口没牲口，庄稼种不好，打的粮食不够吃，后来，不得不把分得的五间半瓦房换了三间破土房。到一九五五年，全村共有十五户出卖房屋四十六间，十三户出卖土地二十一亩，两极分化的现象严重地出现了。

党支部书记刘宗悦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着急，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又走回头路了吗？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试行草案）传达下来。党支部立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在党支部的号召和积极领导下，全体党员带动群众，一下子就成立了七个临时互助组和五个长年互助组。这些互助组，不仅消灭了草荒，按节气及时播种锄耨，还节省了不少劳力，开展了副业生产。贫农刘槐老汉，解放后年年想种白薯，可年年因为天不下雨，栽种不上。自己年老体弱又不能挑水，只好靠着老天爷种点低产的豆子。参加

互助組以後，組里的六七個小伙子，給他挑水栽白薯，只用了兩天的時間，就栽了三畝半。這一下子高興得他整天咧着嘴笑，見人就說：“單干種地，西撞葫蘆，東撞瓢，分了土地都翻不了身，組織起來才真是一條陽關大道哩。”

這一年，政府為了擴大經濟作物的面積，號召一渡河附近幾個村莊種烤煙。黨員趙廣和是個經驗豐富的老農，他跟組員們說：“過去單干，人少力單，今天有了互助組還怕什麼？我們堅決種。”中農張永春，不相信在一渡河的薄沙地上能長出好煙來，而且烤煙，還得蓋房子，買木炭，費工大，本錢高，就對他們說：“你們別瞎胡鬧，賠不了錢就是好事。”但是，他們並沒有被這些話嚇倒，他們相信，聽黨的話就沒有錯。團支部書記張玉山說：“只要有黨的支持，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能克服。”於是由各戶自報，全組共種了三十六畝地的烤煙。他們首先把土地平整好，然後到二三里地以外一渡河里去挑水撒種、下秧，出苗兒以後，又挑水栽苗兒。由於組內勞力足，能夠及時施肥、鋤草，秧苗兒長得綠油油的，十分討人喜愛。後來，上級又派來技術員進行具體指導。秋天，在一渡河貧瘠的土地上終於長出了一人多高的烤煙。不少人見了都不禁豎起大拇指，說：“還是組織起來力量大，一次能種三十六畝烤煙，別的莊稼活兒還一點兒也不耽誤。”有人又說話了：“別看現在長得不賴，能不能收到手還八字沒一撇哩，好煙難過秋，鬧場災就夠他們瞧的了。”還有人說：“收到手，烤不好也是干瞪眼。”可互助組的煙，在技術員的幫助指導下，長得非常茁壯。收穫之後，趙廣和和

組員們嚴格地按照技術員傳授的方法和經驗，砌壘爐灶，留通風氣孔；烤的時候，仔細地控制火候，完全達到了收購站的标准要求。這一年，一畝地收了二百多斤烟葉，這是個體農民組織起來的第一個勝利。

“山區水，貴似油。”秋收以後，政府為了發動群眾防旱抗旱，爭取農業豐收，號召有條件的山區打井。有人認為，一渡河水深，石頭多，打井是白費勁。黨支部書記劉宗悅和趙廣和去動員張永芳在他地裡打井時，竟被張永芳趕了出來。他說：“我看你們是和我家過不去，變着法來糟踏我家的地。”為了用事實教育群眾，趙廣和帶領組員首先提出在自己的二畝半地裡試驗打井。六十歲的阮順啟建議：“打井可是件大事，得先請風水先生看好了再打，要不然，會給村里帶來災禍。”趙廣和對他說：“風水先生要真靈驗，我們一渡河也不至於窮到這種地步。過去我們誰家修房蓋屋不請風水先生？可我們誰家又不是窮得叮噠響？打井這事還是問我們自己保險。什麼地方下雪後積雪先化，什麼地方箭蓬棵子長得多，什麼地方就有水。在那兒打井沒錯。”大家聽了都很贊成。

打井開始了。村里的不少黨員幹部和群眾雖然自己的地澆不上水，也都自帶干糧主動去拉滑車，白天黑夜輪班干。支部書記劉宗悅，雖然左肋上有顆子彈沒有取出來，時時作痛，但是他仍然和大家一起拉滑車。人們把鎬頭磨禿了，鐵鍬挖斷了，換上新的繼續挖。

井打到一丈多深了，却只見石頭不見水，有人開始泄氣

了。赵广和就鼓励大家說：“在山坡地上打井，总得两丈左右才能見水，不下苦工怎么能見‘龙王爷’的面？”后来挖到两丈多深，又碰上了大石板，光鉄鍬和鎬头是再也挖不下去了。一見这种情形，拉滑車的人有的就偷偷地溜回家了。张永芳又說了話：“我說不行，怎么样？龙王爷早就和咱这块地断了亲。再挖也是瞎子点灯——白費蜡。”赵广和一点儿也不着慌，他亲自到井下去看，只見一块大石板严严实实地横在井底，他用鐮头敲了敲，咣咣地响，笑了笑說：“这是水盖，凿开这块石板，水就会流出来。”于是大家又找来釘子、鉄錘，連續打了六天六夜，終于凿开了它，一股清水从井底流了出来。辛苦了一个多月的人們看到井里出了水，一个个都喜在心里，笑在脸上。几千年来人們不敢想象的事情，第一次在互助組員手里实现了。这就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打井热情。在赵广和互助組的带动下，很快的又打了三眼井。

打井的胜利，这是向自然斗争打响了的第一炮，不仅显示了組織起来的集体力量，坚定了組員战胜自然的信心，也教育了单干的个体农民。第二年，一开春，赶上春旱，四眼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互助組的地都能挑水按时点种上，而那些沒有打井的人家因为沒有水点种不上；互助組的苗都长了老高，他們的地里还不見一点綠顏色。秋收了，互助組的地每亩收一百多斤，沒有挑水点种的单干戶每亩只收了二三十斤。

但是，互助組的組員們并没有滿足已得的成績，打井的

成功虽然給一渡河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却不能解决較大面积的灌溉問題。一天，支部書記刘宗悅和大家一块劳动时談起这个情况，有的說：“要能挖条渠，用上村前一渡河水浇地就好了。”这句话正道出了他多年来一直想实现的願望。于是他急忙找到赵广和，說出了自己的心願。赵广和說：“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可我們互助組的力量还办不到，光打井我們就有点儿支撑不住了。”这句话使刘宗悅深深感到，生产要发展，光靠互助組还是不行的。

乘风破浪永向前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綫，在一渡河村展开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广大农民进一步知道了，要建設社会主义，要过共同富裕的生活，农业必須走向集体化。一渡河党支部，根据上級的指示和群众生产的需要，提出在自願互利的原則下，組織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号召刚一发出，全村立即有五十戶报名参加。組成了两个社，一个社以刘宗海、刘振江为首，一个社以赵連成、刘宗悅为首。

但是，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怎么組織几十个劳动力在一起进行生产。大家都沒有經驗。

經過一段摸索，两个社先是实行死分死記的計酬办法。干过一陣之后，社員們反映：“紧干慢干，死分不变，窝工困蛋，不能增产。”于是派工形成了“社长催队长，队长催社員，积极的地里等，偷懶的街上看”。后来，党支部又跟社員

和干部們商量，改为“死分活記”的办法。每天干完活，夜里評工，一評評个半夜，真是“熬干了灯油，坐塌了炕”。社員又反映：“做得起活，評不起工。”

在这种情况下，赵連成社的一些社員自发的資本主义傾向开始冒头了。中农赵同德等刮起了一股退社单干风。他們說：“和一帮穷人在一起鬧哄，只有挖眼的，沒有貼金的，早晚还不得吃干卖淨？”一些社員看到社里发生了問題，怕吃亏，也跟着要退社。这一下子，就退出去了七戶。

但是剩下的十八戶貧下中农，却頂住了这股邪风，主张坚决办下去。貧农刘槐說：“共产党領導我們翻了身，社会主义道路咱們不走叫誰走？再說，过去单干时候缺牲口少車的痛苦，我是尝够了，我不願意再走那个苦道儿了。他們不干我們干！”老党员王振友說：“土改以后，我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現在生产上还有困难，要想摆脱困难，不办社是不行的，我要跟着社走。社里的問題，只要大家好好商量商量，我不信就克服不了。”老党员赵广和像宣誓一样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怕任何困难，只要大家努力，咱們一定能把这个小社办好。”支部书记刘宗悅看大伙劲头这么足，就鼓励大家說：“不經一事，不长一智，不跌几个跟头，永远学不会走路，只要我們攥成一股劲儿，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們。听說別的社里实行按件包工，我們不妨也試試看。”大家听了都挺兴奋。

再說刘宗海社，在党支部的帮助下，吸取了刘宗悅社的教訓，訂出了一套管理制度，改进了記工办法，实行了“按件

包工”，生产很快走上了軌道。政府先給了一百元的无息貸款，后来又貸給了十四窩蜜蜂，三只克利代尔羊，八只来亨鸡，还有优良品种的巴克夏猪和荷兰牛，讓他們发展畜牧业。这一年，他們依靠集体經營的优越性，再加上国家的帮助，充分調动了社員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丰收，产量由互助組时候的一百一十多斤，提高到一百七十多斤。

但是，前进的道路永远是不平坦的。在克服了經營管理方面的缺点之后，階級敌人又掀起了一股妖风，地主分子刘宗汉原以为，合作社百家人、百样心，亲兄弟过日子还鬧不和，这么多人集体鬧生产，还不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自己不妨也跟着报个名，还可以落个“积极”的名声，然后跟着散了。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合作社却越办越巩固了；他就挖空心思把它搞垮，于是就伪装积极，騙取领导和社員的信任。正好社里沒有識字的人，他就經常主动地帮助干部打打算盘、記記帳，最后窃取了會計的职务。秋收以后，要进行分配了，恰巧社长刘宗海在这时病倒了，副社长刘振江一个人忙不过来。刘宗汉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趁机故意把帳目弄乱，又把一部分帳和单据偷偷烧掉，制造混乱，从中貪污自肥。他又在社員中間暗地挑拨，妄图把罪責推到社长身上，說：“多打了粮食，也得让官們貪污掉，今年还不是个活样子？不如趁早散社。”他便首先退了社。一些不明真象的中农社員，也紛紛退社，有的貧农也动搖了，說：“人家都出社啦，光咱这把干骨头，也榨不出啥油，不如趁早收兵。”当时虽經党支部及时帮助社干部了解情况，对社員进

行思想教育，但是由于地主分子的挑拨，一些中农又怕“賠本”，結果仍有十三戶退了社。

不願干的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二戶在黨員刘宗海、张玉奎的帶領下，繼續堅持办了下去。

一波平息，一波又起。一九五四年又是春旱，挑水点种就成了两个农业社的中心任务。上中农赵广珍看見农业社挑水点种就訕笑着說：“今年的庄稼就看你們农业社的了，可得給我們单干的带个头呀！”听了这番风凉話，老貧农社員阮永忠知道他是瞧不起农业社，回去就跟社員們說：“他們莫非想和咱們农业社較量較量？咱們人虽穷，可肩膀比他們并不窄。”阮永忠，这个旧社会在外辛苦奔波了半生的老貧农，为了让那些富裕戶看看农业社集体的力量，显显穷哥儿們的志气，一連挑了四十天水，肩膀压得肿了老高，別人一再劝他休息，他仍然坚持到底。这一年农业社的庄稼长得很好，但是几块白薯地一时管理不到，长了些草。上中农赵广丰看見就諷刺刘宗海說：“你們农业社真会找窍门，用青草在白薯地里压綠肥，今年非收大白薯不可。”刘宗海回来跟社員們說：“富裕戶是真的和咱們賽上了，他們光瞅着看咱們的哈哈笑哩，咱們可不能給共产党、給农业社脸上抹灰。”全体社員一起努力，冒着雨把所有的白薯地鋤了一遍，又追了肥，秋后仅白薯每亩就比单干戶多收一百多斤。这一下，要和农业社比赛的上中农都搭拉了脑袋。

这一年两个农业社“人合心，馬合套”，生产搞得热火朝天。除了初步改善了社員生活以外，还添置了两张七寸步

犁，两张五寸步犁，两架噴霧器，两个三齿耘鋤，一百六十只羊，六头牛，为进一步发展生产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一九五五年春，不少貧下中农要求入社，党支部考虑时机已經成熟，就在两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二十戶貧下中农。

扩社后的第一炮，就提出了“向荒山要粮”的响亮口号。赵連成社的社員首先开辟了烏龙峪的梁西沟。这是一条一里多长布满乱石杂草的山沟。社員来到这里安下营盘后，支书刘宗悅就对大家說：“我們要让这条沟在我們手里翻个身，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可是世上除了刮风下雨，什么都是人做的，要干，什么也能干出来。”大家紛紛表示：不治服梁西沟决不下山。社員刘宗杰、张荣奎两个人首先脫掉了衣服，举起鎬头跑上山坡。当时，他們露宿野外，鋪大地，盖青天，吃的是麻渣餅，可是沒有一个人叫苦；每天頂着启明星上工，披着月光吃飯，沒有一个人喊累。整整干了一个多月，終于让梁西沟翻了个身。治了梁西沟，紧接着又开辟了山車峪里的一道荒坡，还打了两万斤熏粪柴，两万斤山草。

辛勤劳动終于換来了丰收的碩果，这一年，合作社获得了全面丰收，赵連成社仅开荒粮就收了七千多斤。

初級社生产的发展，治山的胜利，使一渡河的人民进一步看到合作社的威力，看到組織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是摆脱穷困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当年冬天未入社的戶都紛

紛要求入社。一九五六年春天，随着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一渡河成立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推选刘宗海、赵連成为正副社长。一渡河的人民又向社会主义跨进了一步。

但是，每逢前进一步，都要碰到障碍。上中农刘殿选一听說高級社是土地归公；就像光脚板踩着了燃着的烟头，一下子跳起来說：“这是什么合作社，这不是打平伙嗎？誰願入誰入，反正我不参加。”他的如意算盘是还留在互助組里，互助組齐工找价，比他到外边雇零工又及时又便宜，他凭着土地多，不干活也能过富裕日子。后来他看見全村的人都参加了，这一来，以后雇短工都沒地方雇，急得他整天里走外轉的。支部書記刘宗悅去給他解思想疙瘩，告訴他：“合作社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只要好好参加劳动，日子保险比你单干强。”刘殿选前思后想，几年来，自己凭着地多，粮食虽然打得不少，可是亩产量还是比不上合作社；自己的地能浇上水，还是沾了合作社的光哩。又想到已經入社的人这几年的光景，都过得闹烘烘的，自己入社也許吃不了大亏。最后他也申請入社了。这时候，全村百分之百的参加了合作社，全村实现了合作化。

互助合作以来，通过打井、治山，虽然使一渡河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水利灌溉問題并没有解决，也沒力量解决。这下成立了高級社，力量大了，土地归集体所有，再也不会为占地問題鬧糾紛了。

一九五七年春天为了根本上改变一渡河“一穷二白”的面貌，党支部决定在河东开渠，打透河井，引水上山坡。于是

一場新的战斗开始了。他們先用土仪器測量了渠道，全村一百多名主要劳动力苦战了四天四夜，土挖到五尺多深，还没有引上水来。接連又挖了五天，工程越来越艰巨，挖到两丈多深，还是引不上水来。这时不光是部分群众有些泄气，連一部分干部也觉着沒劲，躺在壟沟上不想再干了。刘宗悅見这个光景，十分着急，他在地头召开了支委会，对大家說：“一渡河过去对敌人斗争是铮铮响的铁汉子，敌人放火烧了我們大半条街，我們抹抹眼泪又和敌人干起来！眼前这条小渠能把咱們难住？世界上沒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干，就能干出成績来。”他这一番話，在曾經坚持山区斗争的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心里，点燃起了为革命事业赴湯蹈火、勇于斗争的烈火；当刘宗悅第一个把棉衣、棉褲一甩，只穿一身单衣跳下渠道时，一百多名党员和群众都从壟沟上爬起来，跟着跳下渠去。这时，峪沟和峪口的社員听說一渡河开渠遇到了困难，也派来了支援大軍。两路大軍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經過一天一夜的奋战，一渡河水終于順着河东大渠直奔干旱的大地了。

战胜了一道困难，又来了一道困难。当年七月，又遇上一場雹灾，地里的春玉米都被砸成了光秆。社員們不免有些慌乱，节令不等人了，补种什么庄稼呢？党支部經過研究，决定补种豆子。有人說：“入伏不种豆，点了也是白搭，不如种菜。”支部就召开社員大会討論。在会上刘宗悅說：“老人古語，夏天有雨就是春，如今水够粪足，只要抓紧時間搶种，雹子砸了的就一定能夺回来。”經過討論，大家統一了認識，男

女老少一齐动员，三天三夜抢种上二百亩玉米地。结果，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量仍达到二十二万斤。果产达到三十一万斤。每个劳动力平均分一百五十元，按人平均，每人合七十元。

这一年一渡河光荣地被评为河北省（怀柔县原属河北省，一九五八年划归北京市）农业红旗单位，受到了河北省农林厅的嘉奖。社长刘宗海出席了河北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

三、披荆斩棘造新天

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一渡河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提出“跨黄河，过长江，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豪言壮语。九月二十三日，一渡河和周围十个村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天喜地庆祝北宅人民公社的成立。

一渡河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在党支部坚强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披荆斩棘，开山引水，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林牧副业得到了全面发展，把一渡河建成了一个林茂粮丰、人畜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让河水改道

公社化以后，为了彻底战胜干旱，使粮食产量“跨过黄河”，党支部领导社员首先向一渡河水开战。水，对于平原

水乡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是在山沟里的人看来，水却是那么宝贵。一渡河水白白地流过了多少年代，而一渡河村的庄稼、果树只能听从天公摆布，自然生长，没有办法引水浇灌，更谈不上大规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

一九五七年，组织起来的人们，第一次向河水宣战，修成了河东大渠。但这条渠只能灌溉三十多亩土地。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广大社员发挥了冲天的干劲，不怕艰难困苦，不怕风雪严寒。到一九五九年，先后完成了西台、东台等四条大渠，挖了数十口透河井。在修村西公路旁的渠道时，为了不影响交通，全是在夜间修的。一九五九年虽然遇到了百天大旱，由于水渠发挥了作用，却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粮食平均亩产三百二十一斤，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产了七十多斤。全村粮食总产量达到二十六万三千多斤。这个历史上的缺粮村，第一次达到了自给自足。

一九六二年，刚收完秋，又一个好消息传到了一渡河——一渡河要架设高压线了！这个消息像一阵风似的，一会儿就吹遍了全村。民兵队长赵瑞成和团支书赵成厚听到消息后，兴奋得立即找到党支部书记刘宗悦，激动地说：“这回有了电，挖水渠，修扬水站找我们，多大的困难也保证完成任务。”正说着，妇女队长赵淑珍也兴冲冲地跑来了：“听说要修渠，我们妇女队刚开罢会，要求把修西山大渠的任务交给我们！”刘宗悦鼓励她们说：“好，这回有了电，我们要大干一场，艰巨的任务是少不了你们的。”

这一夜，刘宗悦翻过来复过去，总是睡不着，他想了很

多很多，激动得浑身热血沸腾，他索性起身去找副大队长张永田。这时已经半夜多了，他走到张永田的院子里，看见屋里还亮着灯。原来张永田也没有入睡。刘宗悦走进屋里对永田说：“咱们得先商量一下啦，有了电要修扬水站，要在山上开渠把水扬上山，一级扬水不行，二级扬水，这一下要彻底解决我们队的水利化问题。这回就看你这‘土专家’的了。”永田听了兴奋得脸上像开了一朵花。他指着桌子上两张划满弯弯曲曲的毛边纸说：“我也想过了，你先给参谋参谋，好在支部会上提出。”刘宗悦高兴地说：“那正好，现在咱们就商量商量。”当夜，他俩就拟出了一个全村水利化方案草稿。第二天，召开了支委会，经过讨论修改，又交全村社员大会讨论通过。

说干就干，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社员们分成四路，同时动工。副大队长张永田负责设计测量。这个没有念过一天书的老民兵，不仅是指挥生产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个“土专家”。在一九五七年，修河东大渠时，大家都不会测量，遭到了很大的困难。从那以后，他就开始琢磨测量的门道。他想：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别人会干的事，我们也能学会。于是他就经常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拿一根线“吊水平”，渐渐摸到了里边的窍门。自一九五八年起，他就当了开渠的土技术员，经他测量过的渠道，没有返过一次工。

正式开工后，一天四渡河一个老头从山头经过，问他们道：“你们这是在山上修马路吗？”人们告诉他是在开渠，引水上山，他听了仰头看看山峰，低头又看看河水，不以为然地

說：“你們要能让河水上山，我喝干它！”小伙子們和他开玩笑：“老大爷，你要真能喝干它，我們給你修龙王庙。”这句话引得人們一陣哄笑。老头窘得摸摸胡子，紅着脸，匆匆走下山去。是啊，开山修渠，引水上山，这是过去老一輩农民想也不敢想的事。今天就要在一渡河人民手下变为事实了！

全体社員从秋末开始，一直干到年終，他們挖坑炸石，从五更干到黃昏，白天沒有完成定額的，夜里补上。就說妇女队吧，不論打眼、放炮，开山、挖石、运土，全是自己动手，尽管北风呼嘯刺骨，漫天雪花飄飞，可她們仍然干劲十足，挑土如飞。刘国兰累得脚都肿了，家里老人和队长都劝她休息，她坚持不下火綫，第二天还是天不亮起床，招呼伙伴們上工。赵淑珍、赵菊英处处带头，挑最重的活儿干，什么地方任务艰巨，她們就在什么地方出現。每人每天的定額是七分，赵桂英竟超額完成定額一倍。就这样，半个月的工程，她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組織起来了的农民，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他們前进呢！

他們在整个劈山引水、大搞水利的过程中，沒有向国家要过一文錢，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的。

到目前为止，全村已經修了十一条水渠，八座固定揚水站，两个流动揚水机站。全村水浇地面积从土改时的十三亩增加到九百多亩，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一到农忙季节，一渡河到处响着馬达声，嘩嘩的流水翻上山坡，宛如条条玉带纏在山腰。看着滿山遍野的瓜果和庄稼，听着淙淙的流水声，人們誰能不打心眼里高兴呢？是啊，为了引水上山，一渡

河的人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磨秃了多少鉄鍬和鎬头？山坡上奔流的，那不是水啊，那是比酒还醇的蜜汁。七十岁的老貧农张永芳老汉让孙子扶着来到了山上，見一渡河水弯弯曲曲地流上山腰，激动地說：“奇事，奇事，这人民公社的力量就是大无边啊！”

但是，就在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自己的光輝战績的时候，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却没有睡觉，集体的生产越发展，人們的日子越好过，他們就越发仇恨，越想反把、破坏。一九六一年，蒋介石匪帮叫嚷反攻大陆，村里的地主、富农一个个都喜滋滋地蠢蠢欲动。地主分子刘宗滿的母亲更是嚣张，她对大队长刘宗海的儿子說：“你家住的房子可是我家的，回去告訴你爹，該搬家就搬家，省得到时候讓我們費事。”她还經常到貧下中农家里乱串，看見誰家有从她家分的家具，就說：“这东西可是我們的，你家要給好好保存着，損坏了你們可賠不起。”富农子弟刘田富，有一天去給牲口割草，看見队里的豆子长得又高又壮，就起了歹心，他用镰刀把一大片豆子割了个淨光，嘴里还罵罵咧咧的：“不让我家过，你們也过不成。”

党支部及时地抓住地主、富农分子的这些破坏活动，发动群众跟他們进行了斗争，狠狠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同时，对广大群众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貧农张永才說：“这些狗东西，外表上看着他們規規矩矩，可怀里还揣着刀子哩，要不給他們点厉害的，我們的江山是不会平安的。”一渡河的人民懂得，

要想搞好生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忘了阶级，放松了阶级斗争是万万不成的。

要荒山献宝

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一渡河的人们，永远也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闯过一关又一关，闯过一关就是一个新的胜利。全体社员在治水的同时，还向荒山进行了顽强的攻坚战。

一渡河村的总面积一万两千多亩，除去九百多亩耕地外，大面积的山岭都是光秃秃的，水土流失严重。入夏，山洪像猛兽一样威胁着全村，前后八条大沟，杂草丛生，乱石纵横。一九六一年春天，党支部根据党提出的“治坡为主，沟坡兼治”的方针，在广大社员中进行了治山的宣传工作。在群众大会上，支部书记刘宗悦对大家说：“解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比过去是强多了，可是距离共产主义还差得远着哩。要变贫穷为富裕，不能盼着天上掉馅饼，必须自己动手闹革命，闹建设。革山的命，革水的命。俗话说：傍山吃山，傍水吃水，不肯受辛苦，难有万年甜。初级社的时候，只二十几户，还治了乌龙峪的梁西沟，当年就收了七千斤粮食。现在我们全村一百五十四户，就不能使这八条大沟翻个身？世界上有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看是没有的。”

经过一场热烈讨论，当年春天，党支部就领导社员向荒山开了战。他们以三十名精壮强悍的林业队员为主力军，男女老少一齐上阵。大干了一春，入冬以后，紧接着又发起

了攻克大刘峪的战斗。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大刘峪山上，整天飘着鹅毛大雪，青年們用尽全身力气刨下镐去，冻土上只能砍出一道白印印；他們的汗水湿透了棉衣，結上了冰，手上的虎口也震得裂开，但是这些铁打的硬汉子还是坚持奋战。夜間他們睡在四面透风的窝棚里，睡醒一觉，脸上落下一层雪花、沙土。但是在他們的脸上，却看不到絲毫畏难情緒。他們知道，困难只有用頑强的战斗来征服，他們要攻下大刘峪，为根治荒山开辟道路，改变一渡河的面貌。

就在这个时候，富农子弟刘田山、刘田富动摇了。刘田山在群众中間散布“吃不飽，挖不动”的空气，刘田富說他在晚上看見了“鬼”，嚷着要回家。党支部发现，立即在現場召开会议，再一次說明治理大刘峪的意义。队长刘宗杰給大家讲过去游击队怎样在沒有窝棚、沒有粮食的情况下在这里坚持战斗的故事。他对大家激动地說：“过去拿枪杆跟敌人打仗是革命，現在我們拿镐头开山，也是革命，是革贫穷的命，革落后的命，沒有跟敌人拼刺刀那种狠劲，要彻底改变‘一穷二白’是不可能的。”最后让大家討論現在“是石头不动，还是思想不动；是山上有鬼，还是心里有鬼”。經過討論，大家决心继承老一輩的革命传统，征服荒山，为子孙万代造福。刘田山和刘田富的錯誤思想也受到了批評。

这时，村里又派人送来一只羊、一筐豆腐慰劳治山队，并且又从村里調来二十名生力軍。大家很受鼓舞，干劲更足了。他們繼續頑强地一镐一镐地刨下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垒起来，大战四个月，終於攻克了大刘峪。



由于連續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乘机泛滥起来，在紧张的开发大刘峪的战斗中，有些社員，白天在生产队开山，夜晚点着灯为自己开小片荒地，个别社員甚至装病不出工，偷偷地去开自留地。党支部看到这种现象，立即开会研究，认为这样下去，资本主义必然抬头，集体经济一定要受影响。于是作出决议：首先在党内统一认识，然后组织党员广泛向群众宣传乱开小片荒地的危害。可是有些社員，不但不听，反而质问干部：“自留地是党的政策，咱们为什么不能开？”有的說：“你们懶，也不叫我們干！”为了使全体社員从思想上认识到乱开小片荒地的严重性，党支部又召开了社員大会，进行了耐心教育，让大家进行討論。在会上党支部书记刘宗悦說：“只顾个人，乱开小片荒地，乍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这可是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問題。我們想一想，大家都各自去开荒，都不积极到队里去干活，大队的生产搞垮了，大河沒水小河干，咱一渡河不是又得回到从前的老路上去？”他还給大家詳細地分析了乱开小片荒地，不仅影响集体生产，也会損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經過一場辯論，不仅抵挡了这股歪风，而且还給社員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課。

党支部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侵袭，考虑到只是让社員停止开荒不够，还必须把这些社員热心发展小自由的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因此，提出凡是大家願意开的地，生产队就組織集体力量去开。并且宣布

得了收成，按比例大家共同分配。社員們都很贊成。貧农刘槐說：“社里这么办很好，个人开荒費事不小，結果也不过是收个仨瓜俩枣，哪比得上集体力量大呢！”这样一来，那些开出小片荒地的社員，也主动把地交給队里統一經營了。党支部在歪风邪气吹来时，把得穩，頂得住，并且善于把群众領到正路上来。

通过这场两条道路的斗争，社員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坚定了，征服荒山的干劲更大了。一九六二年伏天挂鋤以后，太阳像火盆一样蒸騰着大地，脚踩在热砂土上都燙得起燎泡。可是一渡河的人們，却又在进行着紧张的攻克黄龙峪的大战了。当时遇上五天五夜的暴雨，工程也沒停止，社員們仍然冒雨激战。貧农青年张增瑞滿手上打了泡，貧农阮守义的手背震肿了，可是，他們都坚持不离开陣地。很多党团员連响都不歇。經過两个月的奋战，又拿下了黄龙峪。

社員們越战越强。紧接着，他們又攻下了小車炮、山車峪和烏龙峪。这两年来，先后投工九千七百六十个，一共完成土方工程九千二百八十立方米，治出总面积三千多亩的大沟，垒谷坊坝二百一十四道，梯田坝三千五百多道，治理果树八千棵，扩大耕地面积二百多亩。一九六三年开荒粮收获了七万多斤，初步控制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为根本开发荒山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科学試驗的花朵

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光凭苦干，沒有科学技术是不行的。早在一九五九年，一渡河就建立了科学試驗站，先后成功地試驗了农作物的倒茬輪作、旱地改稻田、玉米小壟密植、果树的綜合管理等先进技术。但是成功取来不易，是經過种种斗争，克服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才实现的。

公社化以前，这里由于多年来缺水，人們沒有給白薯、花生浇水的习惯。現在，河水上了山，要給花生、白薯浇水了。社員赵新甫說：“不成，白薯浇了水不甜，花生浇了水烂瓣，这是老輩子留下来的經驗，我們可不能拿着集体的地鬧着玩儿。”为了克服这些保守思想，支部采用了試驗、对比的方法。除給他們詳細讲解浇水的好处外，还让各队留出两亩地不浇水作試驗对比。秋收的結果，浇了水的白薯不仅照样好吃，比不浇水的每亩还多收七百多斤。浇了水的花生亩产一百八十斤，不浇水的只收了八十斤。在事实面前，那些不同意浇水的人服气了。

一渡河南台有一百八十八棵鴨梨树，已經連續七年不挂果了。这些梨树，每年都按时开花結果，只是小梨长不到指头大，就由青变黄，由黄变黑，最后紛紛落地。有人說：“这是天时不济。”有人說：“这是开花的时候让雾給打了。”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連最有經驗的老农也弄不清楚。这件事真成了一渡河人們的一块心病，誰看見誰心疼。一九五九年，公社派技术員李宗德来到这里，提出了根治南台梨树的建

議。这一下子可乐坏了林业队长刘宗杰。为了找梨树不挂果的原因，刘宗杰整天跟着李宗德在南台上轉。他們掰开梨花，解剖小梨，进行观察。經過反复研究，終于找出了病根。原来有一种“梨实蜂”寄生在梨树上。这种蜂大小跟蒼蝇相似。秋天它把卵产在树枝上，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卵变成虫，钻进花心，咬伤小梨。针对病根，李宗德提出了几項办法，一是浇水施肥，二是剪枝打药。

林业队首先进行剪枝和除虫等技术管理；同时修了一条三里半长的水渠，要让梨树喝足清水。对于这些技术措施，一些人认为是“瞎胡鬧”，說什么：“姓李的他有三头六臂？能让老树結梨！”看見給梨树剪枝，又說：“別剪了，把好好的树剪得乱七八糟，再剪，咱一渡河的树全完了，連烧炕的柴也沒有了。”但是他們并不灰心，在党支部的支持下，一方面坚持不懈，进行科学試驗，一方面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并有意留下三棵树不管，做为样本，用来对比。

第二年，經過剪枝的梨树都长得郁郁葱葱，很有生气。可是打药以后，一些梨树叶子上却发焉了，慢慢变黑，有些枝上的叶子也干枯了。这件事发生后，不少人又議論开了。有的說：“咱一渡河这点儿家底，非讓他們这伙年輕人給折騰淨了才算完。”有的說：“他們这样糟踏集体财产，得在群众大会上作檢討！”党支部书记刘宗悅找到林业队长刘宗杰，对他說：“搞試驗会成功，也会失敗，可不能灰心丧气。失敗了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要从失敗中找出教訓，找出改进办法，不能稀里馬虎的过去。”刘宗杰立即在現場召集全体队员討

論发生事故的原因。經過大家仔細检查，原来是因为技术不高，药噴得不均匀引起的。原因找到以后，刘宗杰就設法提高队员的技术水平。每进行一项技术措施，先用半天的时间讲解，讲完以后就实地操作，让每个队员都做一遍，一直到大家都掌握了，才正式开始工作。这样，經過技术管理的一百八十五棵梨树，最后收了九万六千斤梨，那三棵沒管的树，还是光开花不結果。尽管如此，仍有人不相信科学，他們說：“梨树歇了七八年，也該挂果了，这是你們碰得巧。”可是第二年、第三年，又連續丰收了，产量都在十万斤以上。这时他們才都信服了，称赞說：“科学实验，当真是賽‘活神仙’哩！”

后来林业队又治理了梨树的“梨大”害虫和九百多棵杏树的“轉枝”病^①。到目前，全村果树已經发展到三万九千多棵。这两年又增加了京白梨、苹果、葡萄等新品种。經林业队管理的一万六千多棵成树，已經普遍实行了剪枝、噴药、施肥、灌水、刮皮、涂白、疏花、刨坎等技术，基本上控制了果树的自然灾害，消除了大小年之分。果品产量逐年提高，一九六三年达到四十六万八千多斤，占大队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

① “梨大”是一种梨树的害虫，在梨将成熟时，它就钻进果实里去，使果实变黑变爛，最后落地。“轉枝”是杏仁蜂作怪。杏快成熟时，很多杏就掉下来，严重的整个枝子都枯死。“轉枝”，在过去是根本沒法治的，遇到这样的树，只好砍了当柴烧。

丰收的凱歌

一渡河历来就是缺粮村。解放后，年年都吃国家的供应粮。最多的一九五一年吃供应粮八万多斤；到一九五八年还吃国家供应粮四万多斤。公社化以后，党支部为贯彻党的“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根据一渡河的山大树稀，单茬种植的特点，提出推行粮果间作和倒茬复种。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粮食的产量。于是，先后在党内外展开了“一渡河能不能变缺粮为余粮”的讨论。一开始，大家意见纷纷，有的认为能，有的认为不能。认为能的人说：“一渡河地面广，果树稀，可耕地面积能够扩大，只要水肥赶得上，一年收两季没问题。”认为不能的人说：“一渡河向来是果多粮少，多卖给国家果品，就应该吃国家的供应粮。要么是退耕还林，要么是毁林种粮，粮果兼收办不到。”经过反复辩论，大家的思想渐渐一致了。都认为革命的农民，不能长期依靠国家救济，应该发挥革命精神，多打粮食，支援国家，支援世界革命，明确提出了“要果也要粮”的战斗口号。

为了实现粮食丰收，全体社员又向山地展开了攻坚战，攻克林粮间作关。党支部领导群众坚持科学试验，老党员赵广和亲自动手搞试验田，先在树下种豌豆，结果成功了。到了夏天，树上挂果，树下长粮，豌豆亩产二百多斤，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土地，增产了大量粮食。

接着，又实行了大面积的沙窝种麦、倒茬复种轮作试验。一九六二年秋，党支部提出在二百亩沙窝地上种植小

麦。有人就说：“凭咱一渡河这薄沙地，一锹下去能翻出底来，还能长好小麦？种吧，到时候地里长的麦子像烧香一样，那才好看哩。”当时不仅有思想问题，也确实有些实际问题。因为这时候正碰上几十年没有过的大旱，加上劳动力少，活茬多，沙多土次，浇水爱漏等等问题没有解决。

面对着这些问题，党支部坚信，只要依靠群众，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住他们前进。党支部首先召开党员大会，摆问题、想办法。党员们表示，“要增产就得多种两茬庄稼的地，困难是有，办法也有，咱们带头干。”队委会为这件事也召开了干部会，干部们说：“活多人少是问题，可是只要把大伙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队干部又请老农来商量，老农赵广和说：“我们早合计过了，天旱地薄，种麦是难，可也怕咱齐心加劲干，老天爷当不了咱全份家，事在人为！”好一个“事在人为”，党支部就紧紧抓住这个思想，教育社员争取沙窝小麦大丰收。

在发动干部、社员献计策的时候，大队长刘宗海提出：“从秋分节起，把全队主要劳动力分成腾地、整地、浇地、播种四个大组，组组由干部带头，用流水作业法，进行种麦大突击。”林业队长刘宗杰一听，第一个表示赞成：“我们林业队队员保证在种麦一开始，白天摘果，夜晚下田，坚决把小麦适时种上。”抽水机手刘振三提出歇人不歇机器，只要腾完地，保证浇上水。猪场场长刘凤鸣，放牛组长赵献明，管积肥的赵文成，纷纷向大队提出多供肥，供好肥，每亩小麦保证上足万斤底肥。有了这些，还愁麦子不丰收？

号令一出，人馬齐动，搶墒、澆水、耕地，輪流大战。干部全都下了地，队委会門口写着“夜間办公”。原計劃二百亩小麦要搶种半个月，由于社員們干劲鼓得足，劳动力組織得好，只用了十天就搶种上了。一渡河的人們又飞馬闖过了这道难关。

一九六三年春天，为了管理好小麦，重新調整了小麦专业队，党支部又搞了試驗田，由小麦队长张永安亲自負責。他們精心管理，及时澆水、施肥。尽管从种到收，沒下过一場透雨，沙地被太阳晒得直冒烟，可他們决心战胜干旱，爭取沙窩小麦丰收。他們先后用渠水澆了十三遍，每亩施了上万斤的粗肥和近百斤的化肥，人們的辛勤劳动，使沙窩地和果林間的麦子长得油黑墨綠，足有半人多高。

“一渡河的小麦好得出奇！”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向四方。远远近近的生产队干部和农民紛紛到这里来参观。平原区的人們，走进齐腰深的麦田里，掂了掂沉重的麦穗，又弓下身去，挖了挖麦地里的沙土，只有半尺多厚，再往下挖就是鵝卵石。他們感慨地說：“一渡河的麦子要能长成这样，咱們平原地区的潜力还大着哩！”山区的人們看到一渡河把坡坡崗崗都变成了水澆地，麦子长得这样好，翘起了大拇指說：“一渡河の干劲值得我們学习。”一九六三年，小麦亩产达四百二十三斤，获得了大面积丰收。

四百二十三斤这个数字，对于平原产麦区說来，这也許并不特別吸引人；可对于一渡河，这个山高土薄、沙石多、产量低的山村來說，在干旱的年头能有这样的产量就十分可

貴，十分驚人了。一渡河歷來沒有種麥的習慣。解放前，村里只有三家地主種麥子，總共只有二十三畝，產量僅僅幾十斤。解放以後，人們才在一些上等田里試種小麥。到一九五八年，畝產量才一百六十斤。一九六三年就增加了一點七倍。老黨員王振友含着眼淚對年輕的人們說：“民國三十一年，也曾遇到這樣的大旱，家家連種籽都沒有播下，那一年，全村有四十多戶出外逃荒，有三口人餓死在他鄉。再看看今天，你們可不能忘記過去的苦啊！”

是的，一渡河人永遠不會忘記過去，他們艱苦奮鬥，奮發圖強，年年增產。從一九五九年糧食自給起，到一九六三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了四十九萬多斤。這個曾經吃過二十四省糧食的山村，現在每年售給國家數以萬計的余糧。

一渡河的人民，在爭取糧食大豐收的緊張戰鬥中，還發揚了高度的共產主義風格。這一年夏天，六十多天滴雨未下，庄稼旱得都擰成了繩，一渡河所有的機器日夜不停地開動，就這樣，第一遍剛澆過，還沒輪到第二遍，地里干得就裂開了一指寬的縫子。正在這時，四渡河大隊有幾十畝玉米旱得像火籠子一樣，再不澆水，眼看就干枯了。可四渡河一來勞動力不足，二來灌溉機器少，光靠自己的力量怎么也挽救不了這幾十畝庄稼。這時他們想到一渡河人強馬壯，機器又多，就派人到一渡河求援。黨支部書記劉宗悅立即召集大隊委員開會，當天下午連機器帶人就到了四渡河，兩天兩夜就澆了二十畝，救出了這幾十畝庄稼。

也是這個與旱魔搏鬥的節骨眼上，黨支部聽說齊庄大

队有的庄稼连头遍水也没浇，就立即抽出一台水车，支援他们抗旱。一渡河的人们深深地懂得，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必须大家一起来创造、来支撑才成。

在大力发展农林业的同时，党支部还抓了畜牧业，建立了畜牧队，专门负责这一工作。他们修建了猪场，饲养了奶牛，有计划地繁殖了大牲畜和羊群。饲养员、放牧员都把牲口当成了自己的“宝贝”，几年来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猪场场长刘凤鸣，不仅给小猪认“奶妈”，在严冬的夜晚还把冷得发抖的小猪抱在热炕头上，用自己的皮袄给小猪盖上。他爱猪爱得着了迷。一次他有病，不能走路，队里让他在家休息，可是场里那些猪娃子像揪住了他的心，他在家怎么也躺不住。后来还是让他儿子到队里牵了一头驴，他骑着驴去照料那些猪娃子去了。

到目前为止，一渡河畜牧队共有大牲口一百六十四头，奶牛十六头，羊四百多只，猪二百零四头，真是猪羊肥壮，牛马成群。

从胜利走向胜利

解放后，尤其是公社化以来，一渡河的人们，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胆地向自然和贫穷宣战，征服荒山，治服河水，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战胜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终于初步地改变了一渡河“一穷二白”的面貌，形成了苦干、巧干、不断革命的“一渡河精神”，为山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由于生产大幅度的发展，社員收入逐年增加，生活也日益改善。一九五七年平均每人分配現金七十元，一九六三年就到一百二十七元。現在光是社員在銀行的存款就有两万多元。全村有四十九辆自行車，四十八台收音机，一百三十座钟表。一九六二年架起了高压綫，家家点上了不灭的“夜明珠”，山村里响起了广播喇叭声。社員們都激动地說：“这样的好日子过去連作梦也想不到。”解放前，这里絕大部分人家連过年都吃不到白面，現在每天都可以吃到了。老貧农张玉江說：“現在一个月吃的白面比我前半輩子吃的还多。”

随着社員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水平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現在全村有三十名中学生，七十一名高小生，八十三名小学生。这些人当中，参加了生产的，不少人做了記工員、會計，当上了干部，成了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許多參觀的人来到一渡河看到层层梯田上的滾滾麦浪，麦浪里飘动的一簇簇挂滿果实的丛林；艰巨的劈山引水工程，惊人的开坡垒坝建設，到处都呈現着伟大的改天换地的“一渡河精神。”听吧！一渡河人民对自己的家乡是这样唱道的：

桃梨滿山柿滿沟， 清清河水山上流；
山腰梯田滾麦浪， 高崗崖坡牧草稠；
牛羊成羣风景美， 农林牧副齐丰收；
通向天堂幸福路， 人民公社万年秋。

这支歌唱出了广大社員对幸福生活的贊美和对公社的热爱。但是，一渡河的社員們，并没有滿足已經取得的成績，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正广泛地展开大跃进运动，大学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决心“学大寨，过长江”。现在全村正普遍推行了多种科学试验项目，争取一九六四年粮果获得更多的增产。

一渡河大队的变化，雄辩地证明了人民公社是摆脱农村贫穷和落后面貌的最好组织形式，证明了获得解放的人民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征服山水、再造新天的。人民公社就像冲出云雾的紅日，越升越高，越高越亮。一渡河将和全国农村一样，永远从胜利走向胜利。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

一渡河村史编写组编写。张培力图）

战斗在潮白河边

——顺义县河北村民兵斗争史

一九四七年农历四月十九日，顺义县河北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召开了翻身大会，成立了农会。为了配合土改复查运动，保卫胜利果实，跟着党闹翻身的贫下中农青壮年六十多人，在这一天正式建立了民兵组织，扛起红缨枪、火枪，顽强地战斗在潮白河、箭杆河畔，守卫着解放区的前哨阵地。随着全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河北村民兵百战百胜，越战越强，直到全国胜利，为河北村人民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现在，河北村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大办民兵师。他们和全国各地的民兵一样，一手拿锄，一手握枪，维护治安，保卫生产，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锻炼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积极生产的生力军，活跃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战线上。

练 武

一九四七年四月，顺义的国民党伪保安队和“伙会”聚集在潮白河以西，对我河东地区形成了封锁包围圈。河北村（在潮白河边）距离敌人只有八里多地，是解放区的大门，敌人时刻想拔掉这颗“眼中钉”，三天两头地前来骚扰破坏。

这时，河北村的民兵刚刚建立。过去他们都是拿锄头扶犁梢的农民，从来没有拿过枪杆；现在要行军打仗，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生疏新鲜的事情。民兵组织成立的那一天，民兵李德生说：“我愿意参加打仗，可就是不知怎么个打法。”他摸着火枪，看了又看，不敢动弹，生怕走火，直到别人教会了他，他才满意地笑着走了。中队长许庆祥（后带领十多名民兵参加八路军）也有点着慌，他过去虽然在县支队呆过，但那时是跟着首长，现在要叫他自己带兵，打仗好打，可带兵又该咋个带法呢？

有一次，大伙儿正在开会，放哨的回来报告：村西来了五六个“伙会”兵。民兵一听抄起家伙就呼呼地往西直奔，没有枪的抄起门门杠子，就奔了出去。中队长刚从区上开会回来，马上气喘喘地追上来喊道：“喂，不行啊！回来……回来……”。大家不理睬，还是一个劲儿地冲，冲到村西，端着枪站着就放。中队长赶来：“你们咋瞎打？”大伙儿一瞧，敌人早跑了。

大敌当前，可是民兵们不熟悉战斗生活。大家都迫切地感到必须认真练兵。

这时，中队长传达了县、区委的指示，大伙儿明确了民兵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站岗放哨、封锁消息、侦察敌情、送情报、当向导、解押俘虏、掩护“交通”、捕捉特务等等；民兵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根据“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原则，尽量消灭敌人、保护自己，没有真正的本领是不行的，每一个民兵都必须练好本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民兵们

认真地投入了紧张的练兵活动。

每天早上天不亮，民兵們就在武装部附近的广场上出操跑步、练习劈刺。吃过飯就到操场上练习瞄准射击，学习利用坟地、土堆、牆壁、沟渠、土坎、河堤、凹地、門窗等掩护自己，打击敌人。中队长担任大家的指导，他做示范动作，大伙跟着学，不管天晴天阴，也不管天冷天热，从未间断过。雨天不能出去，他們就在家练习原地跑步。到地里干活的时候，他們就用土块当手榴弹扔；哪怕是走路，随便遇到一个什么目标，也要眯起眼睛练习瞄准。

他們一边练兵，一边还愉快地歌唱：

学习好像頂水的船，
不努力，进步难；
学会軍事技术好打仗，
学会革命政治理論保家乡；
我們要加强学习，积极整訓，
爭取成为一个模范的战斗員。

民兵們就是这样日夜操练，为即将到来的反“伙会”斗争作好准备。

初 露 鋒 芒

在土地复查中被斗的反动地主，对翻身农民怀有刻骨的仇恨。这些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紛紛組織“伙会”，疯狂

地叫喊：“到解放区搶粮去。”“捉到村干部当场杀死。”积极策划反革命活动，时时准备进攻解放区，妄图消灭我民兵。他們的矛头首先指向敌我交界的潮白河沿岸的河北村。

一九四七年农历六月十四日清晨，天正下着毛毛細雨，伪保安队二百多人妄图趁此机会偷袭河北村；路經俸伯，当地群众赶忙来到河北村报告敌情。中队长把“牛角”一吹，民兵們拿起土枪从四面八方冲向村西，井然有序地集合起来，六十人分成六組，在村西展开了一个扇形面，各人伏在平时挖好的掩体里，一动不动。几百个“伙会”张牙舞爪地蜂涌上来，五挺机枪盲目乱射，整个村西火光閃閃，犹如火海，枪弹声、叫罵声混成一片。

敌人越走越近，民兵还是一动不动。当敌人距离将近一百米时，“打！”中队长一声令下，民兵密集的枪弹暴风雨般地压出去，每打一枪連續两响，射程很远。“伙会”大队长张子和被打得晕头轉向，不知什么武器，以为是正規軍来了，早已六神无主。手下的喽囉更是慌乱得狼叫鬼嚎，滾的滾，爬的爬。民兵們乘势跳过战壕，追杀一陣，敌人夹着尾巴龟縮到河西去了。战斗結束了，大爷、大娘、青壮年妇女們把煮熟了的飯端到民兵面前，妇女主任笑着說：“快吃飯吧。”一个民兵接着答道：“才不哩！打‘伙会’比吃飯还过瘾！”“哼，小‘伙会’想占便宜，这回倒叫便宜咬着了。”“张子和的角色倒扮得不錯，搶粮不成，反倒送来了子弹。”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又說又笑，哪里还顾得上吃飯！

不几天,《冀东日报》报道了这次胜利的消息。民兵們听到自己的斗争上了报,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一个个斗争信心更足了。

这以后,河西的敌人并不甘心,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企图扑进村来。但是,每次都被英勇的河北村民兵打退了,始終没能进村。连敌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河北村对他们說来是一个“猜不透的謎”。河北村的民兵毅然守卫着解放区的大門,成为河北村和周围村子的群众的一个可靠的堡垒。

发 枪

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一个深夜,天空繁星閃烁,民兵宛維先伏在河南的沟沿上,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視着河西。近来,敌人越来越狡猾了,常常在夜間偷袭村庄。有时还冒充县支队,有个邻村民兵就在不久以前上了敌人的当,丢了枪支。因此,使河北村的民兵对敌人更加警惕了。

突然,西边传来了隱隱約約的声响,村西的路上出現了几个模糊的人影。宛維先赶忙爬起来,一溜烟跑到武装部报告了情况。中队长亢孟林(后帶領民兵二十多人参加八路军)听到后,馬上下令集合,布置各道口严密監視。許多群众也从炕上起来,抄起镰刀、鋤头赶来助战。民兵們一个个埋伏到战壕中,等候战斗。人影越来越近,中队长厉声問道:“口令?”对方沒有回答,繼續走来。“警告你一下!”中队长边說边上弹。枪声响了,子弹从来人的耳旁擦过,“好枪法!”对方暗暗称赞,蹲下来高声喊道:“別打,我是县支队郝

秀林。”民兵不敢輕信，还想开枪，一个村干部搶过來說：“不錯，是郝队长的口音。”中队长跳出战壕，謹慎地走过去，民兵們还是在掩体里扣住扳机一动不动，直到中队长下令“撤”，大家才走过来。一个民兵說：“对不起，我們接受了邻村的教訓，不能輕易让人进村。”郝秀林說：“因为有要事，我事先沒有和你們联系，不知道你們的口令。你們做得很对，在斗爭激烈的年代里，應該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这样才能站得住。”他看民兵紀律严明，一个个精神抖擻、斗志昂揚、动作熟练，禁不住心里想着：他們成长得真快，不久前还不会开枪隱蔽，現在已經这样坚强，难怪敌人害怕了。

郝秀林回到区里，与区委研究了河北村的武装斗爭。为了壮大河北村民兵的力量，区委决定发給河北村民兵鋼枪十支。八月五日，区公安員兼工作組长王雄飞同志亲自給民兵們发枪，他說：“同志們，我們要知道，这十支枪是多少位革命同志用鮮血换来的，你們一定要用它消灭敌人，保卫人民。”民兵們接过枪，一齐保証：誓死保护枪支，我們一定要杀敌立功！

“伙会”大队长张子和听說河北村新添了枪支，就妄图消灭河北村的民兵，夺取枪支。一天中午，张子和帶領三百多名“伙会”和七挺机枪向河北村逼来。不少老乡都担心，怕这回頂不住了。但是，民兵們却說：“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火枪都能打败敌人，現在有鋼枪还愁什么！”他們掩护老乡撤退后，回到村里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伙会”队长



吹胡子瞪眼地揮着手槍，逼着士兵打：“媽的快沖，到了村里，讓你們搶個痛快。”嘍囉們剛剛沖到西街口，嘎嘎嘎，隨着民兵的槍彈掃射，敵人應聲倒下去幾個，他們正想向北撤，民兵早已插到背後，擋住去路，打了它個措手不及。民兵們猛打猛沖，鋼槍、土槍一齊開火，敵人如同落水狗，左右亂闖，連滾帶爬地逃回村西去了。

這次戰鬥又獲勝了，民兵們歡笑跳躍，縱情高歌：

民兵百姓齊動員，
拿起大槍手榴彈，
反動分子來進攻，
打他個稀巴爛。

關 懷

河西的敵人始終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在做僵尸還魂的美夢，一心想消滅河北村的民兵，拔掉這顆眼中釘。偽縣長禡輝曾揚言：“抓着河北村的民兵，非剝皮不可。”但是他們每一次進犯，都被民兵打得頭破血流。敵人抓不到一個民兵，惱羞成怒，開始了野蠻的燒殺搶掠。

為了保護老鄉的安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區委有計劃地把河北村的群眾轉移到薛各莊居住，民兵仍在村中堅持鬥爭，打擊來犯敵人。他們白天在村外巡邏，夜晚只留一個崗哨，其餘的回薛各莊宿營。

十五日傍晚，区里突然来了通知，河后畔有敌情，要民兵赶快撤退。中队副许连浩一听就火了，“退，为什么要退，没见到敌人就退，我们的村子还要不要？”中队长许庆海（后牺牲）也说：“头可以断，血可以流，一定要保护村庄，宁可和敌人拼到底！”民兵们一个个紧握拳头，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杀几个敌人才解恨。他们马上集合来到坟地，准备狠狠地打击敌人。一会儿，区委又派来专人传达立即撤退的命令。

区公安员王雄飞同志又找到了中队长、中队副，严肃地说：“这次敌人有四五百人，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你们这样做不对，拼命主义是没有用的。”他看了看这两位坚强的民兵干部，又放缓了语气，“同志们，要学会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留得星火在，不怕不燎原。党和人民需要咱们的是机智勇敢，不是盲动，回去好好做做思想工作。”中队长传达了区委命令，说明了情况，还简要地讲解了怎样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

中队长、中队副带着民兵走出武装部，踏着轻捷的步伐，向村外走去。他们想着首长的教导，禁不住由衷地感激，他们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战胜敌人的信心也更足了。

除 害

为了加强河北村的力量，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党派了县支队的的一个排，三十多人，由黄副连长带领来到河北村。

七日，天刚麻麻亮，夜色还没有完全退尽，放哨的民兵

发现从北彩到棒伯的路上人声喧嚣，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队人影由东往西走。他立刻爬上树梢，仔细一看，只见有的牵着驴，有的挑着东西。岗哨马上把情况报告给支队和民兵队部。起初大家并不知道是敌人，黄副连长马上打了两枪进行火力侦察。敌人立刻就回了枪，并从正北、正西北、东北三面包围河北村。顿时，枪声、手榴弹声、喊声混在一起，黄副连长立刻集合队伍，民兵也立即行动。敌人的进攻越来越凶，一股匪徒突然向东一拐，插进村来；民兵队长和黄副连长决定从火力最弱的方向突围出村。正当我部队冲过马家院子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敌人，连部的机枪手立即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弹，敌人倒的倒，逃的逃。向东准备包围村子的一股敌人，这时又折了回来，民兵猛然向东南来了一个包抄，很快就把这股敌人团团围住了。敌人一见被包围了，吓得扔了机枪，撒腿就跑。民兵猛追过去，一直追到杜各庄（离河北村二里地）大庙后边的坟地。这股敌人连惊带吓，无力抵抗，全被我们俘虏，其中有伪棒伯乡长赵泽生和“伙会”队长赵云田二人；缴获了手榴弹八颗，步枪一支，还有一挺机枪身子。随后就把俘虏交给区政府，召开了全区的群众大会进行公审，根据群众的要求，依法惩办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赵泽生。

狮子井大捷

“伙会”骨干分子许长先是张子和的忠实走狗，对翻身农民怀有刻骨仇恨，十月间他秘密潜入村内进行活动，勾结

民兵中的变节分子王殿发，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拉出另外几个民兵，跑到河西投降敌人去了。敌人“赐”给王殿发一个“保安队长”的衔头。从此，王殿发就成了敌人的忠实走狗，经常带着“伙会”来村抢粮，为虎作倀，无恶不作。根据这种复杂情况，区委帮助河北村整顿了民兵组织，把一些动摇分子坚决清除出去。经过整顿以后，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是战斗力更加强了。同时，为了保护河北村的民兵，区委决定让民兵转移到葛代子一带，与二区、七区游击队紧密配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民兵和区小队一起宿营在葛代子。早晨，正准备吃饭，河北村财粮委员徐德奎跑来报告：河北村来了“口袋队”（指“伙会”，因为他们经常拿着口袋儿到处抢粮食，老乡就管他们叫这个名字）抢粮抢猪。区公安员王雄飞马上集合队伍，赶到九王庄西头，观察敌情。只见村里的“口袋队”正趾高气扬地背着粮食往西走。民兵们再也忍耐不住了，要求王雄飞同志快下令打。王雄飞同志说：“不忙，沉住气，听指挥。”接着，进行了战斗部署，七区小队从西北进攻，二区从西南进攻；王雄飞自己带着民兵，直奔街中心，并下令“只准冲刺，暂时不准打枪。”不一会，“嘀嘀哒哒！”司号员刘德福吹起了冲锋号，战士和民兵一个个猫着腰，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如同拉网一样，冲向村子。敌人只听见冲锋号的声音，却听不见枪声，心里纳闷，以为是正规军队呢！他们认为民兵喜欢打枪，是不会硬冲的。于是便纷纷向村南溃退，企图集合队伍，在村南顽抗。民兵不待敌人集合，三路兵马齐到。王雄飞带着民兵冲到

老爷庙，正往北走，~~正路上~~集合。这时由北往南，断断续续来了七个“伙会”~~便~~问道：“哪一部分的？”对方哆嗦着答道：“三区小一，不要误会，自己人。”民兵直向敌人跑去，又问：“到底哪一部分的？”“三区小一……”。对方话没说完，民兵的枪口早已对住敌人的胸脯：“举起手来！”前面三个敌人乖乖地双手举起了大枪。民兵李德生一个箭步上前，摘下了“三八”大枪和“八八”小炮。后面的四个敌人一见势头不妙，撒腿就跑，李德生连忙瞄准射倒一个，其他三个像失了魂似的逃跑了。

另一个民兵李德胜来到许长兴院子边，听到下中农李兴会的媳妇在门口又哭又骂：“‘伙会’狗杀的，把我家的东西抢得精光。”李德胜走过去问道：“三奶奶，看到‘伙会’没有？我帮你把东西要回来，大部队都来了，别害怕。”李兴会媳妇唠唠嘴，示意在草棚里。李德胜会意，就大步走向草棚，用枪托挑开草，只见一个“伙会”头钻在草里，屁股留在外面。李德胜大喝一声：“出来！”“伙会”分子还是不动，“再不动，我宰了你。”敌人吓得筛糠似地浑身发抖：“别打，我出来，我出来。您饶了我的狗命吧！”刚一站好，就把抢来的钱、烟都掏出来：“小意思，作个人情，都给你吧！”李德胜像挨了一拳似的，心里顿时腾起怒火，大声喝道：“去你的吧！”敌人不停地点头哈腰，“是——是——是”，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李德胜看看路旁被敌人烧毁的房屋，想到刚才敌人的暴行，恨不得一枪把他打死，给受苦受难的穷人报仇；但是又想到王雄飞同志讲的对待俘虏的政策，只好把怒

火压下去，押着他迅速归队。

村中的战斗还在继续进行，民兵正在到处搜索敌人。王雄飞见到大家还在恋战，便发出命令：“快撤，未辛庄有敌人的二十四军。”果然不错，敌人折回头猛扑过来，疯狂地扫射，但我民兵在区委的领导下，已经渡过箭杆河。敌人扑了个空，又羞又怒，又气又恨。

这时，民兵们回到薛各庄，决定由李德生把缴回的小炮送到县上支援解放军。

清晨，太阳刚从东山爬上山头，射出灿烂的金光，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儿云花。李德生换了件新衣，背着小炮，轻快地走在通往县里的大道。他看到自己肩上背着的亲手缴获来的小炮，如今要交给解放军去打击敌人；又想起自己从前打短时的痛苦生活，无衣无食，只是党才把自己从苦坑中救出来；现在分了地，又分了房，从此再也不当牛做马了。想到这些，不禁笑出声来，脚下也越走越带劲了。中午时分，到了县武装委员会。武委会主任郭志明同志看着这个朴实敦厚的小伙子，亲切地握住了他粗壮有力的手，不住口地夸奖他，亲自给他倒茶。李德生双手接过茶来，汇报了这次战斗的情况，缴上了小炮，代表河北村民兵感谢党的关怀。武委会奖励河北村民兵手榴弹十四颗、子弹一百发，并且让他挑选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县委表扬了河北村民兵，并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光荣，巩固战绩。

他回到营地，民兵们呼地一声涌过来，把他紧紧围住，要他讲讲见到县首长的情况。他一口气把县委的谈话和对

河北村民兵的表揚說了一遍，并且把子弹、手榴弹分发給民兵。民兵們兴高采烈，表示一定要爭取更大的胜利。

俘 虜 残 敌

一九四八年二月，区小队和民兵为了保护群众春耕，在九王庄監視河西的敌人。二十四日，刚刚吃完饭，正准备出发，柳各庄来人报告：潰散的三河县“伙会”二十多人，向顺义方向逃跑；拂晓时，已到柳各庄，现在在村边的朱家砖窑里。

听到这个消息，区小队和民兵馬上集合，配齐武器，几十个矫健的民兵战士直奔柳各庄。来到柳各庄，队伍散开猛扑过去，包围了朱家砖窑。敌人乱成一团，噤哩哇啦地乱叫。民兵对准砖窑高喊：“繳枪不杀。”周围的群众也拿着鋤头前来配合，把砖窑围得水泄不通。这些“伙会”还以为是正規軍来了，一枪未发就乖乖地作了俘虏，从窑里扔出二十六支步枪、六支手枪、一門小炮、二千多发子弹、一百多顆手榴弹。

敌人举着手一个个走了出来，伪排长一看淨是民兵和农民，非常懊丧，半天說不出話来。民兵带着胜利品，押着俘虏，高高兴兴地返回村来。

“二·二七”战斗

顺义县国民党匪軍为增援三河县的残敌，二月二十七日发动了一个“大扫蕩”；保安队“伙会”也随着开始向冀东

进攻，到解放区抢粮。这天夜晚，河北村民兵正在南彩露营，突然从杜各庄传来声声狗叫，一道道电筒光不断射来。机关枪响了，炮声也隆隆地传来，敌人开始进攻了。根据“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方针，民兵全部转移到后营。敌人向杨各庄进攻，在伪军的后面是地主武装，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无恶不作。大批的粮食被运往城里；河北村一片火海，烟雾漫天。

这时候，民兵已转移到太平庄，找到了区委。他们看到敌人这样惨无人道，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想：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敌人烧我们的房屋，杀我们的乡亲，抢我们的胜利果实，于是纷纷向区委提出要求打回村去。区长王乃三同志挥动了一下手臂：“你们放心，敌人的寿命不长了，我们不会便宜他们的。”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由八路军主力十四团、县支队、两个区小队和当地民兵组成“口袋”式的埋伏圈；十四团埋伏在南部前后营、未辛庄一带，县支队到北小营掩蔽，民兵和区小队埋伏在洼里。

经过两天连续“扫荡”，敌人得意起来，认为我军被他们赶进山里吃酸枣去了，更加放心大胆了。

二十九日清晨，国民党军队、伪保安队，又继续出动。县支队插到敌人背后，十四团由前后营、九王庄包抄，发动进攻。敌人左闖右冲，如落网之鱼，冲不出去，纷纷藏在南彩薛各庄的老百姓家里。民兵立即出动搜索。

薛各庄张文彩的母亲刚刚给我军跑敌情回来，看见两个“伙会”躲在她家，这两个“伙会”一见老太太就对她說：

“千万别告诉民兵。”老太太灵机一动说：“好，我不告诉，你们在屋里好好呆着，可不许露头。”老太太轻轻走到外边，正巧碰到民兵搜到这里，就朝屋子里唠唠嘴，伸出两个指头。民兵会意，便进屋搜索。只见敌人拿着手雷藏在墙角里。民兵李殿成迅速用枪对准他们的胸口：“快把手雷放下！你敢害人，我毙了你。”敌人乖乖地把手雷扔下。民兵围上来，问他：“枪到哪里去了？快说。”“只要别打死我，我——说实话。”两个“伙会”畏缩在一起，哀求说：“你们到锅腔里去拿吧！”民兵们取出了大枪，就押着俘虏走出来。一路上群众个个喊打，一个姓黄的农民直冲冲地从人丛中奔了过来，要砸死这两个敌人，为他被“伙会”打死的父亲报仇。正在这时，十四团的排长赶来：“老乡，不要杀，我们优待俘虏，有仇等政府审讯以后，开公审大会。”大家这才罢手，便宜了这两条狗命。

民兵们陆续来到村里，把沿路敌人散落下来的衣物拾到场上，让乡亲们来认领，群众齐声说：“咱们的民兵真是好样的。”

残余的敌人，丧魂落魄似的败了回去，内部发生了一场狗咬狗的争吵。伪保安队长要马辛庄大乡长赔偿损失，理由是他是配合长辛庄抢粮的，结果捉鸡不着反蚀把米；伪大乡长不肯补偿，后来被撤了职。

敌人受了这次打击以后，两个月没敢出动，各村都安静了一阵子，老乡们也陆续回到村里，开始了紧张的春耕。

反“扫蕩”

国民党匪軍即将土崩瓦解，人民解放軍开始了战略进攻。北平国民党軍为了接应卫立煌残部，派出暫編三个軍，加上伪县防队、伪保安队、“伙会”共有几万人，配以飞机、大炮、坦克，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冀东平原发动了大規模的“扫蕩”。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解放軍主力部队暂时撤进山区，地方部队和民兵坚持在这一带，进行游击战，牵制敌人。

一場反“扫蕩”斗争开始了。

敌人的鉄甲野兽在冀东平原爬行着，到处响着枪声，到处发生惨案，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摆在人們面前的是黎明前的黑暗。

河北村的民兵一方面忙着坚壁清野、破坏桥梁交通要道、把公路截成碎块、偵察敌情；一方面配合区小队保护区委、掩护老乡撤退……。

敌人来了！村中烈烟騰空，一片火海。敌人像一群餓狼，枪声、炮声断断续续……敌人的飞机在空中向下噹噹噹地扫射着……。

民兵率領群众一批又一批地撤出来。

区委在李遂村外的大坟边召开了紧急会议。区长王乃三穿一身粗布短衫，腰間别着一支盒子枪，鎮定地说：“同志们，我們不能在虎口里过日子，我們必須突围，哪怕敌人人挨人，我們也要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对！”下面齐声

答应。接着分成若干小组，兵分两路：一部分牵制敌人，一部分保护区委、老百姓渡箭杆河，到葦地隐蔽。

天黑下来了，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摸索前进。子弹从他们的头上嗖嗖而过，远处不断传来“轰轰”的炮声，路上不时碰到炮弹坑和打断的树枝。民兵们在前面，走一会，又爬一会。许多人手上磨起了泡，腿上的皮刮掉了，血直往外流，但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前进！

敌人的照明弹一个接一个地在空中乱窜，划破深夜的黑暗。敌人的飞机也在头顶上嗡嗡盘旋，炸弹落在箭杆河里掀起丈把高的浪头。敌人的马队也很快地追来，大家迅速向河沿隐蔽。民兵中队长许连浩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让群众过河，民兵一切为了人民！”于是立刻派出一部分民兵往河沿掩护，迎击敌人；另一部分民兵带着老乡迅速渡河。

敌人冲上来了，“瞄准，打！”中队长指挥着。叭——叭，子弹飞出去了，敌人一连好几个倒下去了，其余的敌人立即卧倒。机枪像刮风似地扫过来，民兵顽强抗击，狠狠地顶住。中队长许连浩看看老乡已经脱险，才下令撤退，扔出一束手榴弹，手一挥，带着民兵蹒过河，迅速地进入一片葦丛。敌人朝着黑漆漆的河东，乱放了一阵枪，不敢追赶，只好收兵。

葦子长得一人来高，到处是黑乎乎的，对面看不见人影，辨不清东西南北。各小组都走散了，与区委也失去了联系。

治安员带着村干部、群众二十多人，在葦塘地里摸索着，又饿又冷。几个人挤在一起，担心天明后敌人扔燃烧弹，

或者被敌人飞机发现。大家一致决定，必须在黎明前走出葦地。可是无边无际的葦地辨不清方向，如何出得去呢？突然葦子悉悉索索地响起来了，民兵宛英奎輕輕地爬过去，一看是一个老大爷，拉着小驴，馱着被子。一問他是沙子营人，跑敌情回来，說那里已沒有敌人了。于是，就請他带路，终于在拂晓前繞过了敌人的封鎖綫，走出葦地，到了沙子营，安然地突了围。

人們睏极了，民兵队派出三个人放哨，其余的人輪流睡觉。三小时以后天亮了，东方露出了魚肚色。他們刚吃完饭，远处就传来沉重的炮声，枪声也越来越近。大家又赶快集合，向东撤退。民兵终于在王套村見到了县支队。首长笑着說：“这是敌人在給自己壮胆，用炮声助威，多放点吧，有几下枪声，才不悶得慌呢！”說得大家哈哈大笑。民兵随着县支队来到房各庄，老乡、区委和区小队大家又碰在一起了，地方党組織和群众热忱地招待了他們。

下午，县委召开了會議，分析了敌情，指出必須繞到敌人的背后，扰乱他的后方，牵引他們的兵力，使他們不能长驱直入地进犯解放区。

民兵二十多人奉命順着山谷来到麒麟村庄，散失的同志又見面了，大家非常高兴。中队长許連浩一見隊員們都在，就笑着說：“好，敌人沒有动得了我們一根毫毛。”

从老乡那里知道，西边已經沒有敌人，所以决定第二天早晨返回七区，隊員們也一个个摩拳擦掌，要求打回去，压压敌人的煞气。

太阳跳出了云层，晴空万里，許連浩带着民兵繞过村庄，穿过封鎖綫，沿着河边靜悄悄地向南彩飞奔。他們一个个穿着布衣，有的拿着鋼枪，有的拿着土枪，有的拿着手榴弹。春天的阳光，照在他們冒着汗珠泛起紅潤的脸上，反射出閃閃亮光，他們一个个聚精会神地注視着远方……。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中队长許連浩。他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可渾身是劲，走起路来噔噔有力，做什么事情都有股子韧劲。他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拉脚，但怎么也混不飽肚子，整天苦熬日子。自从参加民兵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地成长起来，当了民兵中队长，带着几十个穷兄弟跟敌人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打得敌人失魂落魄，以致敌人自己也不得不說：“到了河北村，如入龙潭虎穴。”他終日和战友們生活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幸福。平时他总是喜笑颜开，可是今天他却不声不响地、心事重重地走在前面。

紧跟在后面的的是愣头愣脑的李成忠。他刚滿十九岁，說話有些口吃，可是人小心灵，打起仗来勇敢机灵。今天，他看着烧焦的树木、七零八落的房屋，压住滿腔的怒火，恨不得立刻冲进敌陣，打他个痛快。

猛然，他压着嗓子低低地說：“队长，你看。”許連浩順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为了阻挡敌人，在二十九日撤退时拆去的南彩大桥，已經被敌人重新搭起。他馬上带着几个民兵来到桥边，一会儿，南彩大桥又騰起了熊熊的烈火……，民兵們迅速地退向薛各庄。

路上，他們輕快地走着，談起刚才的情景，禁不住低低

地哼道：

我們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誰要強占去，
我們就和他拼到底。

《游击队歌》的歌聲在晚霞中蕩漾，随着东风，一直飄向远方，飄向河北村老乡的心上，告訴他們，这就是春天的希望。

民兵到达薛各庄，老乡紛紛跑到村头，欢迎他們胜利归来，一个个拉着民兵的手，激动地說：“你們可又回来啦！”

保 护 麦 收

布谷鳥叫个不停，麦收的季节来到了。

潮白河畔一望无际的麦海，翻滚着金色的波浪。翻身的农民看着这滿眼的麦穗，想着翻身后的第一个丰收年成，禁不住喜笑颜开。欢笑声、歌唱声响彻田野，大地呈現出一片欢騰丰收的景象……。

河北村人民陸續地回村了，正在进行着紧张的麦收。

有情报說，“伙会”要出来搶庄稼。

区委召开了會議，决定要保护老乡的麦收，粉碎敌人的搶粮計劃。决定由区小队和民兵組成护收大队，展开护麦斗争，打击敌人。并号召全区人民快收、快打、快藏，爭取两

天地光，三天場光。

河北村民兵加強戒備，白天也在河邊設立崗哨，其餘的人同群眾一道收割莊稼，晝夜不停，打下的糧食馬上藏好。晚上，民兵埋伏在麥地里，並且在村口要道一切敵人可能到達的地方，都埋上地雷，使敵人寸步難行，只要敵人一進河北村，就會遇上飛沙走石，叫他們不是觸雷身亡，就是遭冷槍而死。

一天，倖伯一個姓劉的“伙會”分子，帶着一伙人來到河北村搶糧，剛走到村西頭的大橋上，腳還沒有踩穩，地雷響了……，從此以後，敵人再也不敢在夜間動彈了。又有一天，民兵正伏在南邊佟家墳。約摸三更天的光景，發現南邊有一個人影，民兵們一聲不吭地埋伏着，等那人走近墳邊的時候，民兵李德勝縱身跳起，飛起一脚，來人跌倒在地，還沒來得及喊出聲來，就給捆上了。那人一見是民兵，吓得癱在地上，渾身發抖。

民兵把他押到武裝部，原來是一個投敵分子，就立即把他送到區上。後來連續幾天，回村搶糧的“伙會”分子、地主全被民兵逮住了。敵人一出頭就挨打，吓得不敢進村，有的僥倖竄進村里的，也弄不到一粒糧食。

敵人的搶糧計劃被粉碎了，河北村人民高高兴兴地歡慶丰收！

剷除偽政權

時間隔了不久，一陣烏雲突然遮住了東方的太陽，黑暗

又籠罩了河北村。逃亡地主許崇德、徐德明和狗腿子孟德福等在国民党軍隊的保护下，又重新回到河北村。他們成立了“乡公所”，明目张胆地征粮派稅，反攻倒算。伪保安队长許长先和“口袋”队长馬德海趁機回村，依仗着俸伯炮樓里的敌人，三天两日来搶粮、燒杀，胁迫民兵家屬去找回民兵。

一場尖銳的斗爭又展开了。

五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民兵們按区委命令从牌樓出发，来到河北村偵察。他們在村口听了听动静，一个民兵拾起一块石子扔出去，不見有人問話，确定沒有情况了，才悄悄摸进村来。人們多数都搬走了，大街上空空蕩蕩，寂靜无声，沒有灯光，沒有人影，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几家地主家的廊院內，稀稀落落地透出一絲灯光来，不时地传来几声打牌的声音和刺耳的謔笑声。他們繼續往东走，在一个拐角处的草棚里传来了輕輕的叹息声，这是老乡在思念亲人。

他們側耳听着，摸索着，来到叶老爹的門口，叶老爹的儿子参加了游击队，他是个忠实可靠的庄稼人。他們輕輕地扣着門叫道：“叶老爹，叶老爹，醒醒。”“我們是連浩一伙的。”“啊！民兵！”老人連忙翻身坐起，穿起衣服，跟着来到村外；接着又把治安干事的父亲张紳找来。两位老人，一見民兵就憤怒地控訴了敌人的暴行；那天尾随着“中央軍”后面的是“伙会”、伪保安队队长許长先和“口袋”队队长馬德海領着人馬来到村中，张牙舞爪，凶如虎狼，見盆砸盆，見缸砸缸，把民兵和村干部家的东西砸得稀烂，并揚言找到民兵當場就杀。伪保安队見天下乡要錢要粮，不給就打。匪

軍連長李峰也常派人到村里来抓人修炮樓。監工們拿着皮鞭瞧誰不順眼，不是罵，就是打，還挨家逐戶強迫派飯，吃得不好就拳打腳踢。貧農宋山因為飯做晚了，就被李峰毒打了一頓。民兵李印成被“伙會”抓去，打得死去活來，但他寧死不屈，沒有暴露自己的身分……。

民兵們越聽越氣憤，緊握槍杆，決心要為死難的兄弟報仇。兩位老人告訴民兵，今天幾個地主和狗腿子從河西回來弄糧，探聽情況，現在都住在地主李興國家。

民兵馬上來到李家院子，布置好了，走到門口。正好狗腿子張蘭拄着槍在門口打盹。民兵不聲不響地逮住他，閃電般地沖進屋里。屋里的人懵頭轉向，不知所措，剛想摘槍抵抗，早被民兵一個箭步沖過去，槍口對住了他們，“不准動！舉起手來！”當場活捉了地主徐德明、許崇德等。地主韓老虎拒不繳槍，拔腿就跑，當場被擊斃。

從此以後，這個吮人膏血的河北村“鄉公所”就完蛋了。

虎穴奪糧

六月十九日，雞鳴報曉，天亮了。

三四個民兵正在杜各庄大坎邊了望，只見晨霧朦朧中，有一個生人急呼呼地奔來。民兵們連忙隱蔽在坎後，看看快到眼前，民兵王英飛起一脚，揚起一個掃蹠腿，撲通一聲，那傢伙摔了個狗吃屎。民兵連忙過來逮住了他。全身一搜查，從袖管里掏出個信件來，才知道是俸伯的“伙會”。連忙

押送南彩，交給了县支队长老楊。

那家伙一見老楊，就連連磕头，不住地叫饒命。老楊一声不响，用十分严厉的眼光，扫了他几分钟，这家伙越发害怕，渾身打顫，上下牙碰得咯咯响。

“死活你自己挑选！”老楊过了好一会儿才点了他一句。

“只要饒我狗命，我，我什么……什么都說……”那家伙还是連連磕头。

“你叫什么名字？”

“高金山。”

“干什么的？”

“在炮楼混碗飯吃。”

“炮楼里有多少人？今天干什么来？”

“我——我——”支吾了半天，沒說出个所以然来。

老楊見他不老实，看样子不用硬的不行，就向民兵使了个眼色。民兵李成申立即把子弹頂上膛，喝道：“走，不要你說了。”高金山吓得渾身顫抖，臉也发白了，瘫在地上，民兵把他拉起来。

“对于那些被迫拉去，一时失足，当‘伙会’的，只要自己坦白交代，人民政府可以寬大处理。”老楊进一步交代了政策。

高金山听說可以寬大，这才一五一十地說：“李峰派我到北彩送通知，要北彩在今天晚上一定要繳上螃蟹一百斤，如有誤时辰，定当洗劫村庄。”說完就掏出“通知”，交給老

楊。民兵們一聽，气得咬牙切齒，老乡連碗飯都吃不上，這些無耻之徒還要吃什麼螃蟹？立刻請求老楊下命令，消滅敵人。老楊看完“通知”仍是不動声色，接着問：“炮樓里的敵人，吃糧問題怎麼解決？”高金山答道：“糧食是由各庄征派的，現在放在富農楊玉榮家，晚上無人看守。”老楊聽了，臉上浮起了一絲笑容，說了聲“好”。

在老楊的計劃下，一場好戲開始了。

天漸漸黑下來，大塊大塊的烏雲布滿了天空，遠方不時傳來沉悶的雷聲，大雨很快就要下來了。

在敵人崗樓里，匪軍連長李峰喝得醉醺醺地站立不住，打了一個深深的呵欠，由嘍囉們扶着，勉強來到外邊，一看到處是黑洞洞的。一個嘍囉問：“連長，今天能安心睡一覺嗎？民兵不會在這個雨夜有什麼行動吧？”“放心，放心！”李峰大聲嚷着，哼着小調上床睡他的安樂覺去了。

縣支隊和民兵們早已散開，埋伏在崗樓四周，嚴密地注視着崗樓里的敵人。幾個民兵在前面開路，悄悄前進，“誰？”西邊射來一道電光，大聲喝問。“送螃蟹的。”民兵回答。崗哨走遠了，他們又繼續前行，不一會兒來到楊家屋後。這時雨像瀑布似地嘩嘩傾瀉下來，民兵孟兆林、李成申等揮動鐵鍬拆牆，汗水雨水混在一塊，大雨滂沱聲和轰轰的雷聲與磚頭的塌落聲混在一起。不一會兒，牆被拆通了，民兵們鑽進屋里，將一口袋一口袋的糧食往外搬，老乡們接過來，往驢背上裝運。六十頭驢排成長長的一串，脫離了險地，踏着水來到河北村。

“叭——叭——叭”三声撤退的信号枪响了，三点火花在天空舞动了一下，就熄灭了。

“李連长，李連长，快，快起来，外边枪响。”崗楼里的嘍囉在呼叫，李峰还說：“去你媽的，扰了老子睡觉，有什么情况，还不是河北村的民兵搗鬼。”說完又呼呼地睡去了。

雨繼續下着。

天亮了，太阳从高粱頂头緩緩上升。

老乡們赶着大車，一車一車的粮食运到了县上，支援民兵和解放軍。民兵們一边洗着衣服，一边談着夺粮的胜利。

曙光照在河北村

战斗以后，敌人在潮白河以东的統治区，就只剩下箭杆河以西俸伯的一点地方，河东流亡地主和残余“伙会”都集中到俸伯来。当时俸伯成了反动分子的大本营，他們据險而守，以图伺机反扑，卷土重来。

为了拔除敌人在河东的最后据点，彻底消灭敌人，一九四八年八月，我十四团决定削平俸伯炮楼，借以卡住順义敌人的咽喉。

可是，李峰非常狡猾，人少不上村，提防很严；天一黑，就上鎖，四周有崗哨巡邏，还有武装特务到处偵察。我軍合計了很久，决定去逮楊勇清。

这楊勇清原是“伙会”队里的一个小嘍囉，后来在南彩一仗，被我軍打中一枪，躺在家里养伤。他是敌人的忠实走狗，为虎作倀，做了李峰的暗探，对崗楼里的情况很熟悉；可

以自由出入崗樓。

天一黑，民兵們拿起槍來到薛各庄，閃進村內，進了楊家的院子，

“請你外边走一走！”

“我——我——”他抖索着。

“別怕，找你說件事。”

他被民兵押着出來，一行人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來到王辛庄，我十四團參謀長早在那兒，嚴肅地對楊勇清說：“現在全國規模的大反攻已經開始了，人民勝利，勢所必然，你要為自己留下後路，把棒伯炮樓的情況老老實實地講一講。”說完用森嚴的眼光掃了他一下。

“我——”兩隻三角眼直瞪瞪地眨巴着。

“你怎麼？”民兵趙漢青拿着手槍問。

“我，我說。”老奸巨滑的楊勇清看到這般光景，臉吓得蜡黃，鼠眼更加難看，渾身哆哆嗦嗦，站立不穩，結結巴巴地說：“李峰帶着一排人住在中央的炮樓里，四周有三個地堡，鼎足而立，可以互相接應。繞堡而過的是一條兩丈深的灌滿水的壕溝，壕溝外邊是一圈鐵蒺藜，再外邊也是一條壕溝，溝中有水，最外邊布滿了地雷，吊橋設在西邊。”

說完，民兵就暫時把他押起來：“受點委屈吧！”

團參謀長王東山是一個沉着、機警而富有戰鬥經驗的指揮員，根據這些線索進行了部署：第一營監視河南邊的敵人；第二營主攻，配以四十六挺輕機槍，四挺重機槍，兩門

迫击炮和一个工兵排，其中第一排正面出击，其余的佯攻；第三营狙击来自前后町的增援敌人。指挥部设在河北村，民兵组织担架，由民兵干部率领。

拂晓时分，东方露出一线曙色。

战斗开始了，机枪嘎嘎嘎地叫起来，子弹猛烈地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炮弹一个接一个地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浓黑的烟雾笼罩了整个炮楼。整个炮楼一片火光闪闪，敌人死硬地抵抗，拒不投降。

“‘伙会’弟兄们！”民兵的大喇叭响了，“你们是受欺骗的，不要为地主卖命，不要去充当李峰的炮灰，不久全国就要解放啦！希望你们回家……”

“叭——”炮楼里飞来一枪，敌人决心顽抗。

“炸！”参谋长一挥手臂，坚决下令。

工兵扛着爆破筒，在烟雾中像电流似地冒着枪林弹雨直向炮楼飞驰。

“轰——”“轰——”“轰——”

地堡炸开了，由民兵做向导，战士迅速地冲进去，踏着民兵预先搭好的木板箱，一跃而过了濠沟。当场俘虏了六十四名“伙会”，缴获了六十多支步枪，两支手枪，两挺机枪。只有“伙会”头子带着一排人逃跑了。民兵追击了一阵，回头打扫战场，带着俘虏向村西走来，大家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欢呼胜利。

太阳从东方露出了和蔼的笑脸，向辛苦了一夜的战士

和民兵們問安道好。金色的谷子滿披了晶瑩的露珠，發出耀目的金光，民兵們戀戀不舍地觀看着潮白河畔的景色，禁不住高声唱道：

潮白河的水呀，流呀流向東，
受苦的人們心向毛澤東，
潮白河的水翻滾像蛟龍，
河畔的人民勤勞又英勇。

清脆嘹亮的歌聲在潮白河畔的上空繚繞，經久不息……。

民兵大隊長站在土堆上揮動着有力的臂膀，滿面春風地笑着，提高嗓門講話了：

“民兵同志們：由於黨和毛主席的領導、廣大老鄉的支持以及全體同志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我們終於打敗了敵人，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烏雲就要消散，太陽很快就會升起。”在熱烈的掌聲中他繼續說：“現在東北解放軍已經解放了東北全境，不久就要進關……”

民兵們高興得交頭接耳地低語起來，互換着勝利的目光。

“同志們繼續前進，將革命進行到底，準備好，迎接大軍。”

勝利的號角響徹在草木蔥蘢的田野，紅旗飄揚在廣闊無垠的晴空，民兵們扛着槍順着大道、昂首闊步迎着東升的

朝阳，迎着即将到来的全国大胜利前进，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王德和、程法光记。张培力图)

夺 地

——大兴县东白塔大队贫农
社员李海清的家史

六十年前大兴县东白塔村里，住着一户贫苦农民，叫李老拴。一家七口人，夫妻俩，一个老母亲，四个孩子。大儿子小拴就是现在安定公社东白塔大队的贫农代表李海清，今年七十四岁了。李大爷回忆起这段家史的时候，热泪滚滚，感慨万端，谈起恶霸地主于子亮，他恨得真是咬牙切齿。

吃 青

六十年前，在东白塔村东南有一块好地，一色的“二合土”，足有二十亩，这便是李老拴一家老小活命的宝地。

那年，风调雨顺，人勤地不懒，庄稼长得比往年都好。半人多高的棒子，齐膝盖的豆秧子，长得黑绿黑绿的。穷庄稼主儿就盼望有个好年景，李老拴看到这片好庄稼，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觉得今年有了盼头。一家老小也许可以吃得饱一些了；秋后卖点粮食，也许还能凑够三十吊钱，贖回他爹死时典给于家的那十二亩“枕头地”。想到这些，老拴更起劲了，带着儿子小拴黑夜白日地辛勤地干活。大清早爷

俩起来，喝点稀粥就去耨地，小拴娘收拾了屋里，把孩子交给他奶奶，也跑去给他爷儿俩帮忙，一直到满天星星了还不肯回来。晚上吃过饭，老拴还要到地里遛蹊几趟。

庄稼被这么一滴汗一滴汗地滋润着，越长越好，越长越惹人爱。

一天，日头落西后，老拴收了工，回家歇了会儿，又上地里去遛蹊了。地离家只隔一条大道，他推开門往东一看，只见地主于子亮家的几匹驷馬在他的地里“吭哧吭哧”地吃得正欢。他急忙往地里跑，想把牲口轰出来。沒跑几步，就看见地主于子亮乐滋滋地站在井台上，看着牲口吃庄稼。老拴见于子亮这副奸相儿，打心里直冒火，心想：你眼睁睁地瞧着牲口吃别人家的庄稼不管，也太欺侮人了。他便走上前去想质问他。可是还没等老拴开口，于子亮就嘿嘿一笑，对老拴说：“这都赖他妈的小平安，饮了牲口不说拴起来，让它糟踏你的庄稼。老拴，你先家走吧，我叫平安把牲口拉出来。”接着就假惺惺地向小做活的平安骂道：“平安子，你他妈的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牲口给我拉出来！”

这几句话把老拴的嘴给堵住了，一股火窝在肚子里，他攥着拳头“呼哧呼哧”地喘气。走到地里，看见被牲口连吃带糟踏的棒子、豆秧一大片，又是心疼又是恼火。他真想跟这条老狗吵一场，可是又一想，人家财大势大，胳膊怎么能扭得过大腿？还是忍了吧。一直等到平安把牲口从地里拉出来，往于家牲口棚里赶去，他才憋着一肚子闷气回到家里。

可是没想到，老拴刚推門进家，于子亮“啪啪”几鞭子，

又把牲口轰进了他的地里。

老拴在家呆了一会儿，只觉得心里火烧火燎地憋得难受，就又从家里走了出来，往东一看，于家的牲口又在他的地里“吭哧吭哧”地吃庄稼了。老拴气得肺都快炸了。他连忙往地里跑去，想把牲口赶出来。只听得于子亮假意叫道：“平安子，你他妈的不把牲口拴好，撵着我的牲口要你的狗命！”又对老拴说：“我说老拴啊，你光种这种庄稼可不行啊！我的牲口一天磨断没数的缰绳也管不住呀！”老拴没有想到于子亮这老狗先倒打一耙，气得他浑身哆嗦，恨不得上去给他几个耳光。可一想到那些被于家讹诈得倾家荡产的人家，只得强忍下来。

但是，从这以后，瞅个冷空子，于子亮便把牲口放过去吃青苗。这片黑绿黑绿的庄稼，就这样喂肥了于家的牲口，却没给李家老小留下几颗粮食。

原来，老拴的这块“宝地”跟于家的地只隔着一条道儿。虽然，于子亮已有好几顷地了，可他还嫌不够，瞅着人家的好地就眼热，因此，周围原属白家、胡家、马家的地，现在都改姓于了。他有钱有势，心毒手辣，村里人都说他身上长着“瘆人毛”，又恨他，又怕他，谁都惹不起他。老拴的地他早看在眼里，痒在心上，老早就算计着怎么能把这块地弄到自己手里了。

毒 打

李家老小忍气吞声地熬过了这一年。转眼春天到了。

这回，地还冻着，老拴就下了地。他先找了找地界，然后用铁锹划了两道印儿，准备挖一条土壕，挡住于家的牲口。挖着，挖着，抬头看到了井台，从井台想起了于子亮那副奸相，不觉越想越生气，狠狠地骂道：“于子亮，于子亮，你坑害穷人可真毒啊！一年的哑吧亏，我算吃够了。”骂完狠狠地挖了一锹土，使劲抛到壕外。

不料这些都让于子亮看在眼里了。正当老拴一锹一锹使劲地挖着的时候，于子亮迈着方步，挪着肥胖的身子过来了。

“哈哈，老拴，整治壕沟哪！嘿，不是你那么个整治法！”老拴听到于子亮的声音，头都没抬，没好气地说：“怎么个整治法？”于子亮嘿嘿地奸笑了一声说：“把铁锹给我！我来给你做个样子！”

老拴见这老家伙要铁锹，心想：你还有什么新鲜的？就把铁锹递给了于子亮。

老家伙接过铁锹，先是噔噔掘了几下土，然后趁老拴不注意，扬起锹，抡开了胳膊猛然照老拴后脊梁就是一下子。接着就劈头盖脸地把老拴打了一顿，打得老拴脸上手上血淋淋的，身上红一块紫一块，倒到壕沟里。于子亮这才扔下锹，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这么个整治法！”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直到小拴喊爹吃饭的时候，老拴才清醒过来，从沟底下慢慢地爬起来，让小拴扶着，歪歪趔趄地走回家去。一进门，便一头栽倒在炕上没动弹。小拴娘急得转来转去，不知怎么

是好。

下午，正当小拴娘打算借点钱去给老拴抓药的时候，外面忽然吵嚷起来了：“老拴，别他妈的在家里装蒜，走，上礼贤打官司去！你这样欺负人可不行！我于子亮眼里可没落过一粒砂子！”

老拴一听这声音，“腾”地一下从炕上坐起来，摸了鞋子下炕就想走。小拴娘急了，使劲按着老拴说：“你忍忍吧！”接着跑出屋，把于子亮拦在门口，向他说：“二叔，你打什么官司啊？明儿再去还不行吗？”于子亮凶狠狠地说：“不行，偏要今儿去。”这时，老拴已经冲出来了，他推开小拴娘，指着于子亮说：“于子亮，走就走！打私架，我不是你的对手；打官司，我不在乎你们。”说完，往外就走，小拴娘死拉着老拴不放，哭着喊：“你不能去啊！”老拴扳开小拴娘的手说：“不用怕，我倒要看看他于子亮用什么理告我。”说着，跟着于子亮去了。

老拴走了，小拴娘放心不下，便叫小拴去找他大表哥胡德玉，让德玉跟着去。

出了村，走到西河洼，老拴已经是精疲力竭，眼前发黑，浑身疼痛，走一步挪一步，“噗通”一声，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老拴栽了个筋斗。突然旁边跳出来一群人，连拉带扯地把老拴拖到洼地，接着又是一阵毒打，雨点般的拳头落在老拴的脸上身上。于子亮摇晃着拐棍喊着：“揍，给我狠狠地揍！”小拴和他表哥赶到时，老拴已被打得不成样子，小拴一见便哭着扑倒在老拴身上。当他俩把老拴抬回家去的时候

候，老拴已經不省人事了。

第二天，小拴娘去找村里管事的人評理，跟馬地方（即村長）一說，馬地方立刻“答應”了：“好吧，我給你們說合說合。”可沒想到，馬地方一見于子亮便說：“二叔，我叫老拴見見您，給您賠個不是啊！”于子亮滿臉肥肉一松，奸笑着：“哈哈，这么点小事还用得着麻煩您！老拴他挖那么深的壕，怕我牲口糟踏他庄稼，那点庄稼又算得了什么？要是把我的牲口給弄蹶了腿，他賠得起嗎？”馬地方一听，立刻迎合着說：“哎，糟踏这点庄稼，算得了什么！”

穷人冤遭毒打，还要賠不是，这就是馬地方他們主持的“公道”！小拴娘听說要他們去賠理，气得直打顫，回到家里，看着他爹一动不动的身子，全家哭成了一团。

栽 树

过了半月，老拴还下不了炕。

一天早上，小拴娘让小拴拾点柴禾去。小拴背着筐，走到地里，只見于子亮抱着一大捆柳树条儿，在他家地里走来走去，走几步停一下，用脚划个印儿，弯下腰，抽出个树枝儿放在划的記号上。他身后，跟着几个扛活的伙計，有的拿着鉄鍬在划好的記号上挖坑，有的在填土，有的挑水。老家伙放了一会儿柳树条儿，直起腰，拍打拍打身上的土，眯起眼看着他的伙計們栽树。这柳树儿把小拴子家的二十亩宝地圈了起来。

“坏了，于子亮在咱家地里栽树了！”小拴子急忙轉过



身，跑回家里告訴娘。小拴娘一听，渾身战栗，气得說不出话来。小拴子忍不住了，搖撼着娘說：“娘，他在栽树啦！”停了一会儿，小拴娘叹着气說：“栽，栽，就让他栽吧，他是存心跟咱搗乱哩！早晚咱得报这个仇！这事儿你先別告訴你爹。”

后晌，小拴娘呆坐了半天，忽然站起来，用手攏了攏头发，出門去了。她穿过大道，直向于家大門楼走去。走进了于家大院，叫了声“二叔”。于子亮正在吃飯，奸笑着說：“嘿，二姑娘来了，里边請坐。沒吃飯，就在这儿吃点吧！”小拴娘說：“我吃过了。二叔，今儿您早起栽树啦？”于子亮冷笑了一声：“哈哈，这准是小拴子告訴你的。这孩子，不懂一点人事。你道栽树是为了我嗎？我是給你們家找个地边地沿的。你們一家子老实巴焦的。要打私架，不成；要打官司，准輸。地要是让于二他們給挤去，你們惹得起嗎？”这于二是个刀笔先生，也是个有錢有勢的恶霸地主。李家地的西边紧和于二家的地相接。小拴娘看着于子亮虎起的两只贼眼，知道这个又奸又刁的老东西，常常坑了穷人还要卖乖，但她还解不透这回于子亮究竟卖的是什麼药。

“換” 地

老拴一病不起。这二十亩地就全靠小拴他們娘俩创种着。可娘俩整天都像走在刀刃上一样，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还会发生什麼事情。

一天，小拴娘从于家門口經過，于子亮在門里叫住她：“二姑娘，里边坐会来呀！”小拴娘不知于子亮又在打什麼鬼

主意。她不願意走進于家的門，可又不敢馬上離開。于子亮見她不迈步兒，滿臉肥肉搭拉着說：“快里边來呀，二叔跟你有句話說。”小拴娘只得進去了。

這回，于家特別殷勤，讓了座，沏了茶，滿口叫着“二姑娘二姑娘”的。越叫得“親熱”，小拴娘心里越不安。于子亮先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海說，一会儿談這，一会儿問那。小拴娘摸不清老狐狸究竟想干什么，心里撲通撲通地直跳。拉了一會兒閑篇兒，話就轉入了正題。只听于子亮說道：“二姑娘，咱爺兒倆商量個事兒。門口這地，我看你們種也無益。西邊于二他們一点一点地在擠你們，你們家惹不起啊，我可氣不平。再說我這几匹大牲口又常去糟踏你們的莊稼，我也不忍心啊。為你們着想，我看門口這地，我種，讓我跟他媽的于二斗一斗！南邊大園子我有二十畝地，你們種，咱們換一換吧！”

于子亮不緊不慢地說着，儼然是一個扶弱救孤的大“善士”。小拴娘听了只是發愣，呆呆的，半天說不出話來。于子亮見她低頭不語，又“善”眉“善”臉地說：“怎麼樣，就這樣說定了吧！你們要用牲口什么的，就到我这里來拉。久后你們在那地里種得無益了，再換過來也不遲呀！”說着便把小拴娘送了出來。

小拴娘痴呆呆地挪動着脚步，晃晃悠悠地走到家中，一下子坐在炕上，半天才清醒過來，不住地說：“‘換’地，誰不知道于家那塊破地是最賴的鹽鹼地啊！于子亮，他這簡直是不讓咱窮人活了，他的心好黑啊！他想把咱窮人當成了面

肥的脑袋，任凭他怎么捏就怎么捏啊！”

老拴一听說于子亮要“換”他的宝地，脸都气紫了。他把心一横，掙扎着从炕上下来，抄起一把切菜刀就踉踉跄跄地往外走。小拴娘一看他这个架势，吓得連哭带喊拉住老拴：“孩子他爹，你可不能这样呀，你要有个好歹，咱孩子老婆可怎么过啊！”孩子們也都抱着他哭起来，老拴看着一家人这副惨景，把菜刀一扔，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小拴娘把他扶到炕上，一边給他搥背，一边說：“孩子他爹，近山識鳥音，傍水知魚性，于子亮的心肝是怎么长的，还不清楚嗎？虽說那是二十亩不打粮食的盐碱滩，但好歹总算是从虎口里落下来了，我看換就換吧，还是躲开他好。”

就这样，于子亮就把李家二十亩宝地白白地夺去了。老拴种上了于子亮那二十亩 鬼子不屙屎的破地，全家起早貪黑地巴望着把这块“盐滩”地治活过来。

秋天，庄稼熟了，有几亩长得还不坏。一家老小巴望了一年，这会总算是盼到了，全家人又有了笑脸。可是，万沒想到正当李家准备开镰收割的时候，于子亮突然派人把庄稼全給搶收了。于子亮亲自吆喝着大車，把粮食送到自己的場院里去了。

老拴这下可急了，追上去指着于子亮說：“你也得給人留个活路啊！”于子亮蛤蟆眼一瞪，大声罵道：“地是你的嗎？穷小子，空口无凭，拿文书来看！”当初只說“換”地，哪里想到还要写文书。老拴这一急，沒說出半句話来，一下子暈倒在地里。小拴娘也顧不得再跟于子亮讲理，連忙抱住老拴，

一边給揉胸，一边哭叫，一直鬧騰了一个时辰，老拴才醒过来。小拴娘把老拴送回家就去找于子亮。于子亮正指揮着长工們打場，一見小拴娘去了，装作沒有看見，就往外边走。小拴娘赶上去叫道：“二叔，你停停，我找你有点事。”于子亮停下来，一副臉拉了有二尺长，沒等小拴娘开口，他就从腰里掏出了一张借据，对小拴娘說：“这是你公爹死以前借我的錢立的字据，字据上写明三年不还，用二十亩地抵押。現在早已过了五年，你們那二十亩地就算做抵押了！”小拴娘一听，犹如晴天霹靂，头上像狠狠地挨了一闷棍，她像一个木塑人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脸上沒有一絲血色。于子亮这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假笑着：“二姑娘，不必难过，常言說得好，父債子还嘛！我眼下手头紧，今年长工的工錢都开不出去，要不，你二叔还在乎那几亩地的庄稼！二姑娘，这样吧，你公爹死时典給我的那十二亩活契地，你們攢几个錢，把地贖回去。”說完，头也不回，揚长而去。

改 契

小拴娘擦干眼泪，对老拴說：“忍吧，忍吧，欲打矮梁过，須得把头低。这种世道咱又有什么办法呢？”老拴也擦干眼泪，叫小拴出去給地主扛小活。自己借了几个錢，挑起八股绳，上街做起挑担来。

风里来，雨里去，全家勒紧褲腰带，从牙縫里往下挤，攢啊，攢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攢了整整两年，才攢了十五吊錢。

文书上写着：“……錢不到，屢年承种，錢到許贖。”李家老小巴望能贖回那块十二亩的“枕头地”。他們东跑西顛，求亲戚，告街坊，整整跑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才又借了十五吊錢。

小拴娘买了张紅紙，把这三十吊錢包了又包，拿到于家去了。見到于子亮，小拴娘說：“二叔，我爹死的那年典給您那十二亩‘枕头地’不是三十吊錢嗎？今儿我們有几个錢想把它贖……”話还没說完，“啪”的一声轰响，于子亮暴跳起来：“呸，你穷昏了，当初你家使我的哪是三十吊錢，明明是三十两銀子。来人哪，把那张老典契拿来！”

文书拿来后，“啪”的一下又把它放到小拴娘的面前。“三十吊錢？文书上明明写着三十两白銀！贖吧，有三十两銀子，你就把地拿去！”狠心的于子亮把三十吊錢改为三十两銀子，活契变成了死契，十二亩“枕头地”就再也贖不回来了！

小拴娘看着那张白紙黑字的文书，只觉得天旋地轉，气得顛顛抖抖地說：“不，不是三十两銀子！于家二叔，你不能太訛人。”“什么，我訛人，我有的是銀子，我会訛你們！穷疯了吧！”說着，他那只血手猛烈地敲打在他面前的八仙桌上，对着小拴娘說：“我訛你，我倒要看看是誰訛誰。”

呆了一会儿，于子亮見小拴娘不說話，便突然变了副笑臉，皮笑肉不笑地說：“二姑娘，还是把这三十吊錢拿回去吧，贖地干嘛呀？就做个小买卖，輕輕巧巧地不比在地里死啃强得多嗎。”

小拴娘再也不说什么了，她拿着三十吊钱，头也不回地跑出了于家大门。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她像失了魂似地走着走着，不知前面是一条什么路。……

解 放

李大爷说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愤怒，他站起来高声骂道：“就是那千刀杀的于子亮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永远忘不了这些狠心地主的弥天大罪！”他又指着屋里齐全的家私和圆圆的粮囤说：“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天上地下呀！要不是解放，我这副老骨头早不知被地主扔到哪儿去了。我爹临死时含着满眼的热泪对我说：‘孩子，忍是不行啊！你爹忍了一辈子，到了还是被逼死，你得跟他们斗……’可在那样的年月，你孤零零的一个人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我斗了没数回，每斗一回，身上就多几块伤疤。多亏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穷人拧成一股劲，打倒了反动派，斗倒了地主，翻了身，才有今天。我现在不只是身子得到解放，心也得到解放，知道了对付那些吃人的野兽，除了大家抱成团儿跟他们斗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对，李大爷祖祖辈辈的惨痛经历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被压迫者要想得到解放，就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集体搜集，郭齐家整理。毓继明图）

革命紅心向着党

延庆县四海人民公社副主任 楊 清 田

我老家在怀柔县牛圈子的小龙潭。我的两个太爷成年累月在外扛长活，家里少吃沒穿，地主还逼着我們要粮要錢。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才逃到現在延庆县珍珠泉公社的三盘。那里是个沒有一亩耕地的穷山沟，五里地长的一道大山沟只住着我們一戶人家。一家人一滴血一滴汗地在土里刨食吃，可真是难上难呀！

为开荒，我大太爷、二太爷都活活累死在这道山沟里。为活命，我爷爷又繼續刨种。到我父亲这輩还是繼續刨种。山坡地土少石头多，乱草丛生，一鎬下去，不是草根子垫了鎬，就是石块子被砸得迸火星。直到我父亲这輩，才算在这条荒蕪的大山沟里开出了三十几亩能打粮食的土地。这点地是三代人的血汗“泡”出来的呀！

地开出来了，事也就多了。这个要捐，那个要稅，地主也跑出来說这是他們的山場，开了山就得交租子。一年到头打下来的这点血汗粮，还不够应付这帮豺狼的盘剝，一家十几口人还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因此，除了我爷爷在家种地外，我父亲和几个伯伯、叔叔还得以多一半的时间在外

扛长活打短工，維持全家糠一頓、菜一頓的苦日子。

祸从天降 家破人亡

在那“人穷就无理、有錢就能手盖天”的世道里，不知什么时候，一場横祸就会平白无故地降到穷人身上。

一年，我大伯到怀柔宝山寺一带做活，沒想到得了場伤寒就病死了。可怜我大娘才二十岁，哭得死去活来。脸上的泪还没干，一場杀身大祸就临头了。

那是一个腊月的夜里，我們全家都睡了，忽听一陣猛烈的砸門声。在另一头屋里睡觉的我大娘吓坏了，穿上衣裳就往爷爷屋里跑，等我爷爷穿好衣裳，門已被砸开了。唿啦一声，闖进来二十几个人，前面几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砍刀，后面好些人拿着扎枪、木棒。

我爷爷上前問他們：“深更半夜的，你們为什么砸我的門？”头里一个手拿大刀的人凶狠狠地說：“你家大媳妇叫她娘家卖給我們王財主了，我們是来接人的。”

我爷爷大吃一惊，气得脹紅了臉，理直气壮地說：“根本没这么回事！我儿子的坟土还没干，你們就敢来行凶？”

“少說廢話！給人吧，不給人，你瞧瞧这个！”为首的大个子拿着大刀在我爷爷面前一晃。

我爷爷也是个硬骨头，根本不把他的大刀放在眼里。他气呼呼地对他們說：“你們这伙强盜，就是杀了我，也不給人！”

“給也得給，不給也得給，搶啊！”大喊一声，一伙人上去

就搶我大娘。我大娘吓得不住聲地喊着“爹！爹！”

爷爷一看他們真动手搶人了，一跺脚：“你們真敢搶人呀！孩子們，跟他們拼了！”爷爷一面喊着一面向为首的大个子扑去，兩人扭成一团。我爹和我叔叔也都抄起鉄鍬、扁担、棍棒和那些恶棍們打开了。

毕竟是寡不敌众，可怜我爷爷當場就被他們一刀劈死了。我四大伯脑門上被砍了一刀。我六叔气急了，抄起一把斧子就朝那伙人扔了过去，砍伤了一个强盜的腿。就在这場混乱中，我大娘被他們連拖帶拽地搶去了……。

凭空降下這場大祸，我們好端端的一个和陸家庭，被他們毀得死的死，伤的伤。事后才知道搶我大娘的，是离我們村六十里的桃峪村姓王的地主，他是当地有名的一霸。他有好几个小老婆，但是还不甘心。一天，他到我們村来走亲戚，看見我大娘长得端庄，又听說是新死了丈夫，便起了歹毒之心。随后就花錢糾集了些地痞流氓把我大娘搶去了。

一家人对王家地主这种伤天害理的强盜行为，实在气愤。我爹哥儿几个就七拼八凑地湊了些錢，让我二大伯到昌平县去告状。哪想到这一状告去，我家反倒遭了殃。王家有錢有势，早就买通官府，捏造了个“人已卖出，拒不交人”的罪名，把我家告下了。一过堂，砍死我爷爷、砍伤我四大伯、搶走我大娘的事全不过問，法院反倒判我們包赔对方砍伤腿的养伤費一百块現大洋。我家哪来这么多錢？法院就把我二大伯关进大獄。后来东借西湊，弄了一百元錢，才把二大伯贖了回来。

这还有什么“王法”？在那吃人的旧社会，穷苦人有冤向誰訴，有理上哪讲？

我家速打官司带发送死人，落下了七百多块钱的外債，沒有办法，只得典房卖地。就这样，祖祖輩輩一滴血一滴汗刨种出来的三十亩地，全押出去了。一共押了三百多块钱，全都还了外債。房地都沒有了，一家人怎么生活？我父亲他們哥儿几个只好分家，各奔活路。别的没什么可分的，一人分了一大堆外債，我爹也分了一百六十块現大洋的外債。

分家以后，我三大伯眼看着我們一家人落得这样悲慘，地主們又一天三趟地逼債，实在无路可走，被逼上吊死了。地主階級帶給我們的灾祸，使得我們家破人亡！

逼債討飯 骨肉离散

人亡了，产敗了，家散了，但是沒死的人总要活下去呀！我爹我娘拉扯着我們姐妹五个到三盘更深的山沟里去刨地开荒。我爹我娘起早貪黑，忍飢挨餓，累得腰弯背駝，一鎬一鎬啃那山坡。一連三年又刨了二十几亩地，第三年又赶上个好年头，打了三十来石粮食。实指望这回能吃几頓飽飯了。

哪想到，恶狼一样的地主咬着我們哪肯撒嘴！打官司的时候，借石窰地主李廷有的一百块高利貸，这时又逼上門来。粮食还没上場，他就几次逼我爹还清債款，我爹央求他先少还点，給我們一家七口留点吃的，他哪里肯依。我們刚把粮食打到囤里，他就領着人赶着两头騾子、一头毛驴登門討帳了。我爹說：“先少还点吧！”他把眼一瞪說：“欠帳还帳，

該錢還錢，這是天理，你打了糧食不還，什麼時候還？莫非你想訛我還是怎麼的！”爹分辯說：“借的時候明明說好緩幾年再還。咱今年還你點，明年再還你點，這怎麼是訛你？”地主李廷有理也不理，叫狗腿子跳到囤里就灌起糧食來。“一個嘞、兩個嘞、三個嘞……”狗腿子高聲喊着，一聲聲好像尖刀刺心。我爹愁得一聲不語，娘坐在炕上抹淚。他們灌着灌着，我娘忽然聽到刮囤底的聲音了，就在屋里放聲痛哭起來。我的兩個姐姐要他們給我們留幾斗過過年，黑心的地主連眼皮都沒抬一下，還是不停地刮着囤底，“一個、兩個”地喊着。實在刮不上來了，他才說：“得了，給你們留下點，我以前救過你們，今兒個也不能絕了你們的路，日后可別忘了我的恩呀！”說完，叫人剝好馱子趕着牲口走了。

娘和兩個姐姐抹着眼淚，從囤里打掃出米二斗土糧食。幾年的辛苦，實指望吃頓飽飯的希望，又落了空，全家大小不禁又抱頭痛哭了一場。

一家人生活無着，我爹只好背上簍子領着姐姐抱着我，沿街乞討。要飯要到大柏老村，爹把七歲的大姐賣給了閻禿子做童養媳，又把六歲的二姐賣給了四海村的小黑胖子頂債。這樣，日子還是過不下去，爹就托人找四海大勝嶺的地主程來全借了三十塊錢，一家五口逃到口外去謀生。

“天下老鴉一般黑”，在口外，爹給地主伊照叢家扛活，我娘給他家做飯，另外還租了他家幾畝地。一年到頭累死累活，不僅不能糊口，連地租也交不上。這時候，姓伊的地主又借機想謀算我們。他賊頭賊腦地對我娘說：“你跟着楊

发受这个穷罪干什么？我给你找个有钱人家享福去吧！”娘气得躲到屋里哭了半天。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全家从伊家逃了出来，无处安身，只好又拄着棍子要饭回家。

搶母抵債 全家遭殃

我们从口外一回来，地主程来全就紧逼着要钱。这时我们除了讨饭碗、打狗棍子，什么都没有了，哪有钱还帐呢！哪知丧尽天良的程家却在我娘身上打了主意。先托人来说拿我娘去抵债，我爹人虽穷，但志不短，哪肯答应呢！我娘含着眼泪说：“宁可一块饿死，也不到他家去！”但是程家靠着人多势大，非要我娘抵债不可。

一天半夜，我娘正给我兄弟喂奶，十几个人拉着一个毛驴来了。一个人撞开门进来就喊：“杨发在家吗？我们娶亲来了！”我爹一听像挨了一闷棍，知道大祸又临头了，就急急地问：“你们娶的是哪门子亲？”程来全上前气势汹汹地说：“要你老婆抵债；不给人就拿钱来，没有钱，咱可就不客气了！”我爹说：“我们刚从口外逃荒回来，眼下没钱，你缓个日子，日后分文不能少你的！”程来全把眼一瞪大嚷道：“哪有那么好说的，不给钱我们要抢人了。”说着，一伙人就进屋拉我娘。“你们敢抢人！”爹急了，朝他们扑去，又让他们给推了回来，几个人把爹打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娘哭着喊着，说什么也不走，但是哪能挣得过他们这伙人呢！他们把娘架了出去，娘又挣扎着跑回来，把身上一件破夹袄脱下来交给我爹，哽咽着说：“把这袄给孩子们留着吧，这个世道不让咱们活着，你放

心，我死也要死个清白。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说完，娘看看我又看了看三姐，我刚要站起来去拉娘，娘又被十几个人拉了出去，我娘连喊带骂。走到门口，他们硬逼着我娘去抱一抱门口的一棵梨树^①，然后把她架到毛驴上驮走了。

当时我弟弟还在吃奶，娘死抱住舍不得放，就让他们一起给抢走了。我和正在生病的三姐追了出去，砰的一声，门叫他们紧紧关死了，娘在外面一声声叫着我的小名：“柱子！柱子！……”我们两个使劲砸门，他们哪管这些，紧打着毛驴走了。

我娘被抢到大胜岭，程家正在做豆腐，招待客人迎亲办喜事呢。我娘趁人们忙乱中偷偷地喝了盐卤掺官粉，当下被他们发现，救活了。可是娘却被盐卤毒得瘫在炕上，再也不能起来了。

娘被抢走，爹一气出了口外，一走就是十几年。我和三姐住在我四大伯家中。四大伯家也很穷，吃不饱，穿不暖，我三姐还长了一身贴骨疮，十二三岁了还没有八九岁的孩子高，瘦得皮包骨头。我想娘，想得整天哭。

那是个腊月的一天下午，我哭着喊着要找娘，病弱的三姐也跟着哭起来。她听说我娘在大胜岭村，就对我说：“走，姐姐背你找娘去。”她吃力地背上我向四海那边走去。大胜岭究竟在哪里，姐姐也不知道，只听说离四海不远。姐姐背

① 这是一种迷信习俗。意思是说娶活人的妻子要伤人，抱一抱树，树就会替人死，这样再娶过来就不会伤人了。

我一段，領我走一段，天黑了，我們倆迷了路，忽然又下起大雪來，紛紛揚揚地下個不停，看不出哪里是條路。沒有辦法，姐姐就把我領到長城垛子下邊一個殘破的石圈里。姐姐只穿著一條破單褲和一件沒有前襟的小袄，我只穿著一件單褂，下身光著屁股。她把我放在石圈里面，用身子給我擋著風，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天要亮的時候，我被凍醒了，一看姐姐倒在我身邊一動不動，身上已經蓋滿了一層雪。我喊了幾聲，她也不言語，我吓得哭了起來，“姐姐，姐姐”地喊個不停，但她只睜開兩眼盯著我，嘴還動了一動，可是一句話也沒說出來。我渾身上下都凍紫了，打着哆嗦哭喊著。但是四周一片白茫茫的大雪，連一個人影都沒有。天亮了，遠遠地聽到有人在喊我，原來是我的一個遠房哥哥楊清合來找我們，他聽到我的哭喊聲，才奔這里來。他一看我姐姐躺在那裡不動了，用手摸摸她身子已經凍僵了，不禁哭出聲來。我清合哥把我三姐抱到長城根，用石頭往她身旁壘，後來又往她身上壓。我急了，哭着喊着不讓往姐姐身上壓石頭。他含著眼淚說：“你姐姐已經凍死了，再也活不了啦！”他把三姐壓好，把我背了回去。

我那癱在炕上的娘，一聽我三姐凍死了，第二次喝了鹽鹵，懷慘地死去了。

孤獨一人 死里逃生

爹出外沒有音信，娘和我三姐也都死了，只剩下我一個

人。四大伯家生活虽苦，还是尽量拉扯着养活我。

六岁那年我开始放猪，八岁放牛，到十三岁那年就开始下地干活了。十几年来我沒盖过被子，沒穿过一双新鞋。夏天光着屁股，冬天只有一件破棉袄头子，白天当衣穿，夜里当被盖。十七岁那年我染上了天花，浑身发烧，沒劲儿干活。穷人不干活吃什么呢？我只好硬着头皮去鋤地，鋤累了就躺在阴坡根睡了一觉。不料着凉受了风，天花变成了一身脓疮，再也动弹不得了。沒有錢治，病越来越重，一直躺了三个多月。有一次我昏迷过去了，四大娘摸摸我的心口窝說：“已經不跳了，这孩子沒气啦！”四大伯急着跑过来，一看，真的沒气了，当我真死了，就找人把我抬了出去。刚到村口，正赶上我大舅从怀柔平甸子来看我，揭开破席一看，我又緩过点气来，于是又把我抬了回去。真沒想到，我舅舅守了我几天，我又慢慢地活了过来。

走投无路 爹被逼死

我在四大伯家又呆了二年。到十九岁那年，四大伯家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就对我說：“孩子！你也长大了，大伯家里穷，顾不过来，你自己找飯吃去吧，挣点錢也好为你爹还帐。”我自小沒出过門，現在让我自己出外混飯吃，到哪里去呢？我蹲在灶火坑边整整哭了一夜。四大伯安慰我說：“不是大伯不留你，在家也是餓死，不如出外去謀个活路。”听了四大伯的話，我不哭了，穷人只有挺起腰板来干。第二天，我就到大柏老村找我大姐夫去了。

到那一問，我大姐夫当了八路軍了。他看我来了，很高兴，他說：“小伙子，別愁，如今有人給咱們撐腰了，你就參加八路軍吧。”他还告訴我，八路軍专打日本鬼子和偽軍，解放咱們穷苦人。我听了非常高兴，就跟我大姐夫参加了八路軍。

但是，当时的环境艰苦。整天爬山越岭，我的个子小，加上一身病，实在跟不上队伍。上級看我实在不成，才让我大姐夫把我送到八亩地我二大伯家中。当时我不願走，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站脚的地方，現在又让我走，我难过得哭了好几場。但是上級一再和我說：“小伙子，先走吧，你暂时再忍耐几天，用不了多久咱們就打垮日本鬼子啦。咱們穷人彻底翻身的日子快要到了！”我抹着眼泪离开了他們。

后来，我大姐夫被敌人杀害了，姐姐也让敌人給抓到延庆押在西大院。我的亲人虽然沒有了，但是八路軍在我心里却一时一刻也沒有离开。我时刻記着那个同志說的：“咱們穷人彻底翻身的日子快要到了！”

到八亩地后，我和穷哥儿刘德泉合伙种了十亩半地。这一年，年头不好，忙一年我只分了一石四斗谷子、七升小豆，連吃的都不够。没办法，又到椴木沟給富农孙寬当半伙子。孙寬是我的亲姑父，但因为富我穷，不是一个階級的人，他对我不但一点照顾沒有，而且更恶。在孙寬家我一直干了四年活，四年中无冬无夏地干，除了自己吃几口粗茶淡飯外，一无所得，到头来，父亲还被他們活活逼死。

那是我給孙寬扛活的第二年，我爹从口外回来了。他在

口外让野狗咬断了脚筋，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回来无处可投，就找到我暂时住在孙宽家中。按道理说，我一个大小伙子给他家做活，给我父亲挣点饭吃还不行吗？可是，我爹却仍然要靠乞讨度日。有时，偶然在他家吃几顿饭，就像打发要饭的一样。爹刚五十多岁，是个要强的人，可是万恶的旧社会压得他抬不起头来，走南闯北始终找不到一条活路。脚坏了做不了活，就想靠着我给挣碗饭吃，饿不死就得了，但是，就这一点权利都没有。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孙宽家请四海警察署的警察和伪村长等十几个客人吃饭，孙宽嫌有这么个穷亲戚丢人，就把我爹赶了出去。爹到三盘四大伯家，一头扎在炕上再没起来，一口饭不吃，一口水不喝。他愤恨地说：“我干不了啦，伸手要饭不好吃呀，这个世道上不准我活下去，只有一死！”我怎么劝说也不行，打那以后，整整八天水米不进，就活活饿死了。临死前把我叫到跟前说：“柱子，爹是含着一肚子没处伸的冤屈死的呀！爹死了，你可要长志气呀。好好记住咱一家子的仇！你能为咱家报了仇，爹死在地下才能闭眼……”

我爹的话永远记在我心里，有时做梦还梦见我爹问我报了仇没有。可这仇不只我一家有，这是阶级仇，是血海深仇啊！要报就得报彻底！

盼望天亮 跳出苦海

我爹一死。又借了本村地主李进玉和富农赵刚的一百

来块钱。借钱年年要拿利，还不了本，利一年一年往上滚。我何年何日才能还完这无头帐啊！我受尽了屈辱、折磨，由这家做到那家，还是还不清债！

我给孙宽家扛活扛到第四年。有一天，下着雨，本来按做活的规矩，雨天应该歇工，但是他却还让我出去割马蔺（捆粽子用的）。因为近处的都让人家割了，我就到很远的山后头去割，回来晚了点。我一进门看他们的脸色不对，锅里边也没给我留饭。我问我老姑，饭放在哪里了，她说：“你自己去找吧！”我找到桌子底下大盆里扣着的饭，盛出一碗来，一闻，是馊的。我说：“老姑，这饭馊了。”她骂着：“什么馊不馊的！你那做活的老母猪嘴，还能吃出好赖味来？”我一听把脸都气青了。要是往常，我也许忍受下去了。但我想起在八路军那里听说过人和人都应该平等，穷人并不比富人低一等，将来穷人都要革富人的命。我又想，我为什么要受你的气，往事也一下涌到我心上来。我气得哆嗦着嘴唇说：“我给你们当牛当马，可我也是个人呀！就你们的嘴是肉长的？”我一气离开了他家。

当时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有的只是爹爹给留下的一身外债。由孙宽家出来到哪去呢？只得到富农赵刚家里扛活。整整又扛了四年半活，年年应名挣一百几十块钱，可是年年的钱不是还这家的债就是还那家的债，到头来，我还是两手空空。我干呀，干呀！还呀，还呀！干不完的活，还不清的帐！地主、富农们说：“你这个穷小子，是前世造下了孽，今生就得受一辈子罪，还一辈子债。”其实对这些鬼话，我早就

不信了。

我盼望着啊，总有那么一天，共产党一来，咱们要好好算一算，看到底干活的欠地主的债，还是地主欠干活的债！

春雷一响 穷棒子翻身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四海解放了。日本鬼子、伪军逃跑了，地主、富农、特务、流氓像丢了魂的恶狗，垂头丧气地再不敢那么猖狂了。

我们这些受尽欺凌、压迫的穷苦人们，个个都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了！我们心里呀，个个都像喝了薄荷水似的，从脚心痛快到头顶。喜在心里，笑在脸上。人们心里高兴，话显得也多了。

那是八月份，刚收秋的一个晚上，我和赵顺、王向吉、温振海等十几个做活的，正在富农赵天喜的伙房里闲聊。这个说：“这回该收拾这伙欺侮咱们的财主、狗腿子了！”那个说：“咱们穷小子，这回该穷到头了。听说共产党要给咱们穷人分房分地呢！”

我们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得痛快的时候，忽然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一身粗土蓝布裤袄，头上扎一条手巾，约摸有三十来岁，进门好像老熟人似地说：“好热闹呀，你们在说什么呢？”“没什么，我们瞎聊呢。”他看了看我们，就坐在一边。这时有几个长工看来人就站起来。他却赶紧说：“大伙坐下，咱们随便聊聊，都是穷哥儿们吧？”我说：“我们都是一堂色——扛长活的。”

我跟着問他：“你是干什么的呀？”他爽朗地說：“和大家一樣，也是扛長活的。”

一聽他也是扛長活的，大伙的話也就多了。王向吉說：“有誰管咱們這臭扛長活的！這派走了，那派來了，到頭來，還是咱們窮人倒霉。”剛來的那人馬上接着說：“共產黨、八路軍就是專給咱們窮人辦事的！”

這一句話，把大家都說愣了，他却不慌不忙地給大家講起共產黨要領導窮人減租減息、增加工資，要打倒惡霸地主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的道理來。最後，他才說出自己就是黨派來四海的抗聯主任劉仲品。

大家一下子高興起來，就問他什麼時候斗地主，什麼時候分土地，一個個向他訴起苦來。老貧農趙順說，他娘因為欠岔石口富農王寶玉的債，活活給打死了。老長工王向吉說，他是由口里被逼得家破人亡，逃到這兒來扛長活的。我也向他訴說了自己的一些悲慘身世……。

一拉開話匣子，人們的苦就說個沒完。俗話說：“場了地，光衣裳破，扛長活的回家挨大餓。”拼死拼活地干一年長工，只掙一百五十塊偽幣，只能彙三石多玉米，可是買一件小土布褂就得一石五斗玉米；再買上一雙鞋，自个顧自个還是個緊綑緊呢。家里要有老婆、孩子的，就得東借西借，今年借二斗糧，明年還三斗，三年就得還七斗。一到年關，鍋里無米，身上沒衣，債主子緊逼，有多少人命就在這年關頭上被逼死了。真是訴不完的苦，說不盡的恨！劉仲品看我們說得帶勁，就問大家：“咱們快和地主、富農算帳了，你們大

家敢不敢干呀？”

“敢！只要有人給我們作主，有什么不敢的呢！”

“好，要斗爭，咱們必須先組織起來，只有咱們窮兄弟團結得緊緊的，才有力量斗倒地主、富農。”

接着我們就組織了工會、農會。大伙推選我當了工會主任，趙順當了農會主任。這一下，大家的信心更足了，都摩拳擦掌，準備和地主、富農大斗一場。

八月十五那天，我去四海開會。四海原來的偽警察署的地址，現在已經成了我們區政府的所在地了。我和趙順進去一看，哈！已經來了很多人，都是我們一伙扛長活的老伙計。會上區書記王一久和抗聯主任劉仲品講了話。他們先講了國內外的形勢，說在共產黨領導下，日本鬼子已經被打垮了。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我們還要繼續革命，推翻壓在我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並給我們講了黨的政策，以及當前怎樣和地主、富農進行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的鬥爭等。

在這以後不久，我和趙順等同志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回村後，我們就開展了轰轰烈烈的減租減息和增加工資的鬥爭。通過這次清算，把我爹欠下的外債也算完了。我還算回八石多小米，我們三十個長工和四個放牛的，那一次就算回來四百二十多石糧食，平均每人十三石。孟浩榮一家就算回來十七石糧，十來戶佃戶也減了三十多石租。

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七月，在上級黨的領導下分了青苗，接着就開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我們村的

西河套，一連开了三次斗争大会，对地主李进玉，富农孙宽、赵刚等都进行了彻底清算。通过斗争，许多穷人都分到了东西。我也分到了四亩地，三间房，一口柜，还有缸、布、犁等东西。这一下我在经济上翻了身，但是，更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后来，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我参加了四海县大队的工作。

当家作主 甜上加甜

祖祖辈辈梦想的日子，现在实现了。想不到在旧社会做牛马的人，今天当了主人翁，管起国家大事来，为人民服务了。我一个大字不识的长工，参加县大队以后，在党的培养下，学习了政治和文化，先后担任过四海县（原属河北省）公安局侦察股副股长、看守班长、看守所代理所长等。

一九五一年一月份，我转业回乡，又回到我扛长活的老战场椴木沟村。回村后，大家推选我当了村长，管起全村的政权。地主、富农分子见了我再也不敢那么横眉竖眼了。在党内我还被选为支部书记。

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几个扛长活、打短工的和老贫农一起办起了初级社，我担任了社长。扩社时，我又担任了高级社社长。世世代代地主骑在穷人头上，如今我们穷棒子翻身当家作主，怎能不扬眉吐气呢。

一九五八年秋，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被推选为大队长。我这个要过饭扛过长活的人，现在当上了公社副主任，经常到县里和市里开会、学习。要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我

哪会有今天呢！当老乡亲们说：“咱们老杨当了公社主任啦！”我就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穷人闹革命，我杨清田说不定已不在人世了。就是活着，不是扛长活就是拄棍要饭吃。”这个光荣是党给的，是我们多少穷苦的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

一九五一年转业回来我成了家。一家八口，三个劳动力，再不愁吃愁穿了，再没有整门逼债的人了。可我还是那几句老话：“穷人翻身可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啊！吃水不忘挖井人，好了疮疤不能忘了疼啊！”话是这么说，可是前二年我就是光看见自己幸福的家了。忘了革命。好像生活提高了，命也就革到头了，敌人也不存在了。心想自己受了一辈子苦，也革了几年命，这回该歇歇班，享几年清福了。一说就是：“自己文化低，政策水平低，咱这大老粗跟不上队了！”这是什么话？自己刚翻了身就看不起“大老粗”了，就想不革命了？这还像什么劳动人民，什么无产阶级战士？咱们都去享清福，都不革命，都不管国家大事，难道还让那些地主、富农们管，咱还过那牛马的日子？这真是太危险了，革命红心不能褪色，要永远握紧刀把子，坚决保卫幸福生活，不能让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日子卷土重来。

（李文、徐学富整理）

三代血泪仇

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德茂大队队长 庞 有

一、“善人”发“善心” 巧取豪夺併土地 苦根咽苦水 家破人亡有誰怜

我家祖居山西，苦根长苦苗，世世代代給地主扛活。到爷爷輩上，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合家五口，一路要飯逃荒，到了河北新城泗庄村。爷爷、奶奶領着父亲兄弟三人，租种“皇租地”，流血流汗、拼死拼活掙扎了多少年，才好不容易置下了十三亩七分地。这地就成了全家的命根子。

虎狼当道，不給穷人活路！泗庄村东有个邓家庄。庄上有个大財主叫邓五的。他家有外任县官三个，土地两万多亩，光长工就雇了三百多。邓五，狼心狗肺，見我家有十三亩七分地，早就打定了吞併的主意。

这年正是青黄不接时节，爷爷病倒了。全家粮空谷癟，正愁沒粮糊口。邓五让狗腿子来到我家，带来了粮食和現錢，口口声声說什么邓五老爷看我家困难，修“好”行“善”，特地送錢送粮来借給我們使用。明知这是黃鼠狼給鸡拜年，不会安好心。可正在这节骨眼上，眼瞧着一家人餓得难熬，

也只得硬着头皮把錢和粮借下了。

等爷爷病刚好些，邓五就派人来催粮要款了。这时家里分文沒有，邓五便硬要以地頂債。爷爷哪肯让人挖去这命根子，說啥也不能答应。邓五就設下毒計，沿着我家地边挖了几条又寬又深的断道沟，不让別人通过。我家的十三亩七分地就被围在邓五家地中間，瞪着眼干着急，就是进不去。

沒几天，邓五便扒拉着算盘珠儿，又来我家逼債。爷爷要求暫緩一下，邓五却一甩袍袖，大声嚷道：“还不起賬，那十三亩七分地就是我邓家的了。”狠心的地主强把我家的“命根子”給剗了去。

爷爷气得渾身颤抖，紧握拳头大喊：“我要告状！”

邓五鼻孔一哼，說道：“好！九州三府随你去。”一陣狂笑，轉身揚长而去。

爷爷撲通栽倒在地，咕嘟一口鮮血，就再也沒爬起来。

奶奶哭成了泪人，又急又气，两眼从此急瞎了。沒吃沒喝，叔叔搀扶瞎奶奶出去要飯，不两天，奶奶也跟着去世了。

拿破席头把爷爷、奶奶卷出去，酒庄村再也不能存身。大伯怀着悲憤，只身闖关东去了；叔叔也如离枝的落叶到处流浪；爹爹用担子挑起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媽媽用破筐背着我，一家人，泪洒百里，逃到了密家府。

黑心的地主，就这样修“好”行“善”，夺去了我家的命根子，夺去了我爷爷、奶奶两条人命，害得我們家破人亡！在那个腥臭污黑的天地里，苦水向哪吐？苦人有誰怜？

二、脫离狼窟进虎穴 爹爹餓死 未脫火海上刀山 姐姐賣身

到密家府那年，我六岁，大哥十六，大姐十四，二姐十一，三姐九岁。我們全家，挤在一个老場院的破草屋里。七口人的“鋪盖”，只是一个破口袋片和几把乱草。

爹爹給地主李維州扛活。那岁月，一年到头尽吃糠咽菜，我长到六七岁，連白盐花儿也沒見過。

一天后晌吃飯时，地主的儿子把一块沒吃完的餅子扔在地上，爹爹想起自己六岁的儿子还在家里挨餓，便把这块小餅子拣起来，打算带回家給我吃。一个地主狗腿子冷眼瞅見了，就大声吼道：“庞永富，你偷餽餽干嗎？”

李維州听得，跨出正房，拿烟袋一指，喝道：“揍他！吃我的喝我的还帶偷我的！”

說着，几个打手餓虎般扑上来，一頓拳打脚踢，打得我爹爹鼻青脸肿。爹爹忍着气，頂着风，跌跌撞撞捱进家門，一把摟过我，来回撫摸着我的秃脑袋，默默地掉下一串串泪珠。从此，他就一病不起。

家里一点吃食沒有，媽媽和姐姐就出去要点残粥剩菜，給爹爹熬菜粥喝。第三天晌午，地主狗腿子又气势汹汹地闖进我家，堵門叫道：“庞永富，为啥不去干活？”

爹爹躺在炕上，气虛力弱地答道：“病了，去不了。等我病好点再去上工。”

狗腿子冷笑一声，呲牙咧嘴地說：“吃人家飯，給人家干

活，东家說了，你不去，得叫你家人頂工！”

說罢，就硬把二姐拉扯着帶到地主家去。爹爹病上加气，又整天挨餓，眼窝儿漸漸塌陷下去，病体日益加重。到四十天头上，一个后晌，我跟媽媽上野地里捋“嘟嚕酸”（野菜），回到家刚进屋門，只見爹爹正掙扎着下地来，抓起一把野菜放进嘴里，又抓起一把攥在手里；刚要直腰，身子往后一仰，倒在地下就不动了。我們赶忙扑上去扶他时，他已經断了气。只見爹爹的嘴里，还含着那口野菜，爹爹的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嘟嚕酸”。我們全家呼天喊地，哭成一团。

我們連領裹尸的席子都买不起，爹爹的尸体停在炕上三四天，哥哥才从一户中农人家討来张破烂席子，把爹的尸体裹着，抬出去。等刚要往地头埋时，地主狗腿子又跑來說：“天是李家的天，地是李家的地，不許你脏了这块土！”

沒奈何，只好把爹爹埋在乱葬崗上。

当天，二姐从地主家跑回来。她已經被打得不成样子，滿脸血痕，头发也都被一束束揪掉了。为了活命，媽媽忍痛把大姐、二姐、三姐，先后都卖給人家做了童养媳。

哥哥本来給一个姓吳的地主扛活。他头上长了脓疮，被地主打得滿脸滿脖子尽流脓流血，哥哥也跑了出来，沒敢在家里落脚，飽含两眶辛酸泪，直奔关外寻覓活路去了。

就这样，一家人，刚离开狼窟又进了虎穴。不到一年工夫，死的死了，卖的卖了，逃的逃了，只剩下我們娘儿俩，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沒奈何，媽媽只好又拿起那只背我逃到这里的破筐，再背上我，又重新到处乞討流浪。

三、打老嫗騎幼童 地主滅絕人性

吃胶泥睡糞堆 母子慘狀難言

我臥在媽媽身上，媽媽拿根破竹竿，一步一拐吃力地往前走。走啊走啊，这天来到了埧县公崗村，看見有半間破草屋沒人住，我倆就住下了，总算有了个地方落脚安身。但每天依旧求乞度日。

八岁那年，阴历四月的一天，我跟媽媽走了一整天，一口飯也沒要着。餓急了，媽媽揪了把地边喂馬的苜蓿。沒提防，一个三角眼的大胖子，从身后走了出来，劈头就是几个大嘴巴。媽媽左躲右閃，央告再三，他照样拳打脚踢。我吓得大哭，猛扑在媽媽身上。他一脚踩住我們娘儿俩，恶狠狠地叫道：“打死你們，臭这块地！”

这就是本村大地主国殿丰。

媽媽頓時动弹不得，直到第二天鸡叫，才稍省人事。好不容易才捱到家里，媽媽对我說：“孩子，你自己去要口飯吃吧，媽动不了啦！”

我手提破瓦罐子，站在人家門口，怕挨人家打，不敢上前，又想回家去找媽媽。突然，爹爹、哥哥、姐姐們的模樣，都出現在我眼前。我就跑到一边，紧臥在一棵老歪脖树上，泪珠儿扑簌簌地直往下掉。耳边又响起爹爹的話声：

“孩子，你生下来，咱家連个灯亮也沒有。我打草房上抓下棵瞎高粱穗，給你媽熬熬，算是定心飯。生你第四天清早，你媽就去要飯，討个烂瓜瓢子，冰涼冰涼地咽下去。腊

月天，家里沒柴禾，炕上又湿又凉，你媽整夜用两只胳膊垫在你身下，要不，就把你摟在胸脯上……”

如今，媽媽叫人打得动不了，我得給媽要口飯吃。我咬咬牙，壮壮胆，走近富人大門口，正想乞討。猛地，地主家几个儿子跑出来，一边喊着“打小花子！打小花子！”一边朝我扔石头子儿。

我轉身跑回家，只見媽媽手里攥把破剃头刀子，趴在炕沿上，正寻思着要自尽。我一手拉住了媽拿剃刀的手，一头就扑到她怀里，娘儿俩的眼泪潤透了土炕坯。媽媽双手哆嗦着，說：“孩子，你沒了爹，我不能再叫你沒了媽呀！”說完，媽媽瞪大眼睛，直呆呆地盯着我的小臉。半天，她才扔掉破剃头刀，长叹一声，說道：“走，咱娘儿俩出去要吧。”

媽媽一路爬出去要飯。爬过地主家門口，国殿丰又放出狼狗，把媽媽和我的腿肚子都咬烂了。我們娘儿俩挨过多少門，爬出多少路……，就这样爬着挨門討飯。

冬天来了。雪花漫天飞，北风刺骨寒。要不到飯，我們娘儿俩就一把一把地挖胶泥瓣吃。夜里冻得受不住，就钻到人家馬糞堆里，借着馬糞的热暖暖身子。

九岁上，托人說情，我去給国殿丰放猪放羊。我赶着四头母猪，十二只綿羊，受尽罪吃够苦。

一天后晌，我把猪羊都赶进圈里，听见国殿丰那四合院里传出他小儿子的哭声。我走过門口，国殿丰叫我小名，喊道：“文元，过来，騎騎馬！”

我正自納悶，国殿丰一把扯过我，把我按倒在地上；又

把他儿子抱来，放在我身上骑着，叫我满院里爬。他吆喝着：

“嗨儿，嗨儿……快点儿……驾！”

小东家骑在我背上，停住了哭。国殿丰又回身叫老婆拿根麻绳，叫我叼着一头，把另一头交给小东家说：“拽着嚼子，拽着嚼子！”

小东家使劲拽紧，就咯咯咯地笑起来。国殿丰和他老婆在一旁也都咧开嘴，哈哈大笑。可是，我的嘴角、牙床子都涌出鲜血，两个膝盖一片血肉模糊。血，把我爬过的砖地都染红了……。

我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一翻身，把小东家摔了下来。国殿丰三角眼瞪圆了，大吼一声，抄起藤棍，劈头盖脸朝我抽来。他骂道：“你要反了，我打死你这个小鬼崽子！”

一下，两下……藤棍像雨点一样打下来，将我脑袋、屁股、手都打烂了。打完了，还把我死劲按在地上，逼我再馱起小东家在砖地上爬……。

夜里回家，妈妈见我这副惨样，问道：“你跟人打架了？”

我怕妈妈伤心，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挨了东家打。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娘儿俩失声痛哭。

第二天，我说：“妈，我不去了。”

妈妈说：“去吧，混口饽饽吃。剩我一个人要饭，还好要点儿。”

我抹了抹泪水，仰起脸来问妈：“妈，咱啥时候才不要饭呢？”

妈妈的嘴角绷得挺紧。半天，她呜咽着说：“傻孩子，熬



着吧……”

給老东家放猪放羊，給小东家当牛当馬，整整三年。

我十二岁，碰上发大水，半間破屋塌了。白天，捞些水漂儿(水草)充飢；晚上，娘儿俩躲在国殿丰房后的破大車上过夜。狠心的国殿丰，給破大車上抹滿糞稀。我們只得钻到車下栖身，深更半夜，国殿丰老婆还往車下泼尿。

这年冬天，河封地冻，林子里結滿了成串的冰柱子。我們娘儿俩蹲在頹垣断壁的破庙里，眼看就要冻僵餓死在这里了。幸而我那卖出去当童养媳的大姐，找到了我們，偷偷地送来了几块钱；看着我們娘儿俩实在沒法活下去，就跟我們說，“不要在这儿等死，不如到天津那边要飯去吧！”

于是，大姐扶着我娘儿俩，送到村外，娘儿三个痛哭了一場，我們就和大姐分別，沿着去天津的路，乞討流浪去了。

四、逃荒海河两岸 大小业主吸血狠

流淚北平南苑 天下烏鴉一般黑

向东逃难，一路上眼看大水冲过的华北平原上，都是逃荒的难民，死尸遍地都是。身边一个瞎老太太，用绳子把四个小孩都系在腰間，也跌跌撞撞地向东走去。

我問媽媽：“媽，咱穷人咋这样多呢？”

媽媽泥雕般的脸上，眼珠儿一动不动，沒有回答我。我咋也解不开这个疙瘩：穷苦人整年干活，春种秋收，飢寒劳碌，可到头来，受苦受难的为啥总是我們呢？我的小心眼里，感觉这日子实在难过，就像有几座大山压在头頂上一样难

受。

北风卷起鹅毛大雪，海河两岸一片惨白。我们母子俩总算逃到了天津。

进城没几步，就挨了黑狗子（巡警）几哭丧棒。头天晚上，娘儿俩在买卖的“厦子”底下，蹲了一夜。

第二天，到邵家园找到了一个破戏楼子安身。那颓倒的戏台上，有五间破屋，挤满几十口难民。大家都是白天出去要饭，夜晚归来。

不久，黑狗子又撵散我们，我们娘儿俩只好到一个大杂院住。那里聚集了三十多户穷人家，按天收房租。每日傍晚，房产业主手提灯笼，臂搭钱袋子，挨门挨户要钱。谁个交不出，就得马上滚蛋。

十四岁，我去出租汽车厂当学徒。说是学开汽车，可呆了一年零七个月，除了给老板娘倒尿盆、看孩子之外，连汽车边也没沾上。日日挨打受骂，连顿馊饭也吃不饱，还得眼瞅着妈妈要饭去。我一赌气，跑出厂不干了。

生活没着落，人家办红白喜事，咱就去给“打执事”。后来，又到海河码头给英国太古商船当搬运工。扛着东西走在几丈长的跳板上，颤颤巍巍，看着脚下泛着白沫的河水，着实头昏眼花。上船下船，常有人失脚掉下河里淹死。我年岁小，一次只能扛一袋洋面或一桶洋油，走三四里地，才挣一个小铜子儿。日日夜夜，压折了腰，也混不到半饱。

十七岁，我到人力车厂子租了辆车拉起洋车来。车主不管你拉没拉上座儿，每天照收十二个铜子的车份儿。有

一回，一連四天，我被美国兵抓去拉車。临完，一个子儿沒給，还挨了一頓揍。回到車厂，車主非要四十八个銅子儿車份不行。我拿不出，車主便强迫我扒下破夹袄押給他。一同拉車的穷哥儿們帮着說情，还是不济事。我一跺脚，拿手巾搭在肩头，十冬腊月天，光大膀子出去拉座儿。从早拉到黑一天沒吃一口东西，才算凑齐車份儿，从此甩手，再也不干这营生。

眼看偌大天津城，沒咱穷汉子活路。听说二姐、三姐已經逃难到旧宮村，我就又扶着老娘，沿平津鉄道綫一路討飯慢慢西来。

流浪到北平南苑，总算找到了二姐、三姐，她們也在这儿要飯。一家人悲喜交集，于是，我們就在“苦海子”里旧宮村安家落戶。

先向地主租了七亩地种。地租是两块錢一亩，每年涨五角。沒收成，租子直涨，只得退了佃，去給地主扛长活。

二十岁那年，給张文祿扛活。这个地主，是有名的“一毫三面”。他那秤杆，一毫三面星。卖东西，用正面秤，十斤少二斤；买东西，用外怀“加五秤”和內怀“加七秤”。粃粮，用凸底小斗；粃粮，用平底大斗。放高利貸，用“加一利”、“加五利”盘剥。借錢十个月，本利就翻一番……。

在张文祿家实在活不了，便跑外給大大小小地主打短工。天下烏鴉一般黑，哪个地主不是凶恶心腸！

南苑北小紅門有个穷人市。苦海子里的穷汉子，每天都去市上自卖自身。一天，从启明星沒落就开始叫工，直叫

到天亮时分，地主管家們都走了。眼看剩下我們一大帮子穷汉“下不去”（没人叫工）了。这时济善庄地主段发庭的管家，走过来揚着脖子招呼道：“收市了，收市了，願意去的跟我走。”

“收市”，就是剩多少人要多少人。大家跟他到了地里割麦子，段发庭叫两个領青的交替在前头跑，叫大伙一人一把镰刀后边跟。两个領青的人，是地主大米、洋面喂出来的；別人吃糠嚙菜，餓得两腿跟麻杆一样，誰跟得上他們！跟不上，就不叫你吃飯。一前晌，八十多口子，只有七个人吃上了段家的飯。那七十多人，白白割了几十亩麦子，連口水也沒喝上，全被撵走了。

过晌午，我們七个人才吃上了飯，狗腿子端来半生不熟的小米飯，我們和着凉水，咬着老咸菜条吃。嚙不下几口，一脹肚，非放下碗不可。

割完一天麦子回家，五里路，我躺下歇了三四次，渾身疼得滿地打滾。

第二天，段发庭还这样上市叫工。

再一年麦秋。大有庄地主楊四的狗腿子“瞎玉四”找到我，說：“我給你寻个掙錢的道儿。把楊四爷那七十亩麦地包給你，一亩一块錢。”

我心想，这活儿不賴。我联络好十个穷哥儿一同来到地里，一瞅，嚙！好大的一片，足有一百几十亩。又是葦塘改麦地，葦子麦子杂生一起。十个汉子拔了三天，还没完成三分之一，二十只手却都拔得血淋淋翻开了肉。这天，我們想

請求用鐮刀割，便合伙來見“瞎王四”。我說：“四爺，您瞅我們這手，實在拔不動了……”

“瞎王四”拉長驢臉，一翻爛眼皮，撿白道：“沒有金剛鑽，別攬磁器活。拔不了你別應呀。”

我說：“再說那麥地，七十畝也多呀！”

楊四看家護院的孫得龍，腳登雲字鈞快靴，身穿“十三太保”青夾袄，打外面闖進來，亮開盒子槍，罵道：“放你媽的臭屁，楊四爺還說你不成！跟你們明說，一根一根提溜，也得提溜完。糟踏一粒麥子，我這槍子兒找你們算帳。”

地主這樣連騙帶逼，叫我們幾個人，含着淚水，拔了十天。拔完這片麥子，我們這十雙手，血肉模糊，疼得鑽心。最後，一人給了七塊錢，其中還有三塊錢假票子，根本花不了。

五、八載日寇鐵蹄下 生靈塗炭 三年蔣匪地獄中 民不聊生

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發動侵略，蔣介石出賣了半個中國。

日本旗子插上了“苦海子”，苦海子苦中更苦。我哥哥在黑龍江扛了近二十年長活，捱不下去，光身逃到北京。第二年，陰曆二月，二姐夫拉洋車，餓死在路上。全家老小，連野菜摻混合面也對付不上。於是，冒着刀子般的春寒，一家老小淒淒慘慘，向張家口一帶乞討流浪。

這時我已成了家，我跟妻子留在鄉里守家。種地不成，

两口子拉排子車过活。夏天拉西瓜，冬天拉棉花籽。打旧宫到城里金魚池，来回几十里，路上歇十几歇。一天挣五百元脚錢。那岁月，粮价迎风涨。棒子面一斤从四百元到六百元，最后涨到一千三百元。劳累一天，挣不上半斤棒子面。

媽媽他們討飯也討不下去，三姐的孩子在路上又被狼叼了去，于是全家大大小小又只好折回来。她們回来那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有錢人家正在喝酒作乐，我們一家却是哭哭啼啼，忍飢挨餓。我正愁着这一家人該怎样活下去，听說日本人在张家口招劳工，我沒等媽她們安定下来，就連夜赶到张家口去，想混口飯吃。

在张家口，我跟着別人修火車道，尝尽辛酸，不久就累病了。日本鬼子見我不能干活，就要把我扔进山沟里喂狼。我帶病，拼命爬出工地，才逃出了这鬼門关。我沿路乞討，又回到了南苑。

回到南苑，只好又到大紅門当苦工扛木头，整天受日本监工的气，动不动日本鬼子就用橡皮鋼絲鞭打人。一天，我正和別人說話，日本鬼子就把我抓了去，一个挎洋刀的鬼子軍官問：“你的，八猴子（八路軍）的干活？”

我心想，我就愁找不到八路軍呢！找到八路軍，我早就宰了你們这群王八蛋！可嘴里只好回答：“我的苦力的干活。”

“什么苦力的干活，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的，八猴子的干活！”

說着，几个日本兵把我按在条凳上，抡起圓木杠子，直

把我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正要灌凉水，一个日本兵慌慌张张来报告了点啥，他们赶紧往外跑，这才放开我，我赶紧逃回家里。

不久，从远方又传来噩耗，叔叔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悲愤未平，我哥哥又触了日本电网死了。他是在北小紅門給汉奸恶霸地主李祖全扛活时，餓得两腿打颤，栽倒在鬼子电网上受害的。我去找李祖全算帐。

李祖全躺在炕上，手捧大烟枪，一瞪眼說：“两条道随你挑，願意埋，你就埋；願意告，你就告。”

我再說，李祖全煩了，罵道：“混蛋！不告訴你了嗎，两条道随你挑！”

咱惹不起有日本人撑腰的汉奸恶霸地主，回家来，洒泪埋了哥哥。

媽媽泪水都哭干了。她在埋哥哥的坑边，拉着我的手，一字一頓地問我：“孩子，咱啥时候算熬到头啲？”

我看着崗楼上那垂头丧气的日本旗，咬得牙格格响。我猛一捋袖子，說道：“去找八路！八路軍来了，他們就該进阴曹地府，咱們就該好了！”

媽媽无神的眼里，突然迸发出光亮。她悄声地問我：“八路軍，是啥队伍？”

我說：“媽，做工时，有人偷偷教我这么一支歌：

‘八路軍好，八路軍强，八路軍打仗为老乡……’”

微风吹乱媽媽的銀发，她慢慢合上眼睛。三十年来，我第一次看見媽媽嘴角露出一絲笑容。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但是，南苑开来了蔣經国的青年軍和五花八門字号的蔣匪兵，他們橫行霸道，无恶不作。南苑又是土匪窩，蔣匪和土匪也分不出个模样来。咱穷人又活活下了人間地獄。

国民党抓兵抓紅了眼。一九四八年，我三十六岁，地主謝长山，帶領国民党兵和团丁，深夜闖进我家抓我。我藏在破木柜里，手攥切菜刀，准备跟狗仔們拼命。幸而他們沒发现我，我連夜进了城里去避难。

北平城里，物价飞涨，警車狂窺尖叫，白日黑夜里抓人。失业、討飯的，打砖叫街的，……挤滿了这座古城。我在天桥和珠市口一带到处流浪，打零工儿，撿煤核儿，要飯……什么都干。轉眼間到了腊月，天寒地冻。白天做一天小工，晚上掙两个黑高粱面窝头。沒衣服穿，拿洋灰口袋围在身上、腿上，用草绳子綁住。夜里，不是蹲在山貨棧門道里，便是蹲在炒栗子、烤白薯的炉边。第二天，黑古隆冬一睜眼，地上不定又挺了几具僵尸……。

这时，听說解放軍已越来越近了，我的心，像有一团火在烧，心里盼着：解放軍快来吧！

城里，风声越来越紧。这天，我忽然听說解放軍已經开到了南苑。我就跟久旱的秧苗，猛地見到春雨一样，一口气跑回家来。沒两天，解放軍偵察連进驻旧宮村。連长老王同志，跟我睡在了一个炕头上……。

六、翻身鬧革命 倒海翻江卷巨瀾 永遠跟党走 憶苦思甜不忘本

窮苦人終於得到了解放。黨召集了我們窮苦人，開會講道理。從此，我們懂得了，窮苦人為什麼窮，為什麼苦。苦，不是一家苦；仇，不是一家仇。我的眼睛突然亮了，於是，我跟着黨走，和窮哥兒們一起鬧翻身。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苦海子”里的老百姓在黨的領導下，推倒了壓在窮哥兒們身上的千年大石，進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第二年，咱窮苦農民都分到了田地，我親眼看到那些過去壓在咱們頭上的地主，在人民面前低了頭，那些“龍票”（田契）被大家用火燒成了灰。這不是燒幾張紙，是燒地主的心肝，是挖地主的老根子，咱心里真解氣啊！

土改後，我們成立了農會，窮人真正作了主人。黨專派了一個老師，一連三冬，教我們讀書識字，還送我到北京學習。

黨和毛主席號召我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的道路。我堅決響應了號召，領導八戶貧農組織了互助組，後來又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克服了種種困難，堅持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九五四年，我那討了一輩子飯的老娘去世了。在臨死前，她老人家對我和我的孩子們說：“我活了七十九歲，受了七十四年苦，靠了共產黨才翻了身過了五年好日子。你們要牢牢記住，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說着，面對毛主席像

微笑了一下，才离开了人世。

我家血泪凝成的历史，随着三座大山被推翻，已成为过去了。但是我家三代和蒋介石、封建地主、帝国主义的仇恨却是永世难忘。牢记苦中苦，方知甜上甜。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我家七口人，真是吃穿不愁，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就说穿的，单是我自己，就有棉衣棉裤、絨衣絨裤、夹衣夹裤，共有十几件，还新做了棉大衣。我孩子们也都有好几套衣服，我女儿还新做了呢子裤。吃的更是好了，除了常吃白面不说，如今家里还存着去年分得的超产粮，光南苑稻米就有两口袋没吃完，今年又分下了几口袋。我那暖和和的屋里，粮食打地面直堆到屋顶。院里，一窖萝卜、一窖白菜，到今春还没吃完；十几只大肥鸭子，嘎嘎地满院乱叫，真是一片热闹。

但是，我知道，现在的成绩距离我们共产主义理想还很远很远。而且，眼下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有的死不瞑目，还要卷土重来；有的，还没有死亡呢！他们都想再骑到咱们头上来。远的不说，就说眼前吧，旧宫的老地主张文祿，今年七十四岁，还一直笑里藏刀不老实。土改后，他在自己地界边挖下三尺深坑，埋进一尺多白灰，梦想“变天”，再夺回土地。一九五六年，他还悄悄对自己的孙男孙女说：“早晚还有咱翻身的日子。落了毛的凤凰，等长全了毛，咱还是凤凰……”蒋介石还想反攻，国外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也想叫我们垮掉。咱们要是忘了这个，以为刀把子、印把子捏在咱们

手里,就天下太平了,那准保不住我們的江山。

——我要永远記住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擦亮眼睛,紧握枪杆,不仅建設好社会主义,还要帮助全世界受苦人民彻底解放。

(邢福源整理。张培力图)

逃 兵 記

——延庆县康庄人民公社留家堡
大队蒋进忠家史片断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集团眼看自己的统治摇摇欲坠，就拼命搜刮，到处抓兵、抢粮，企图苟延残喘，继续骑在人民头上。这一来，闹得村村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延庆县留家堡有兄弟俩，哥哥叫蒋进忠，弟弟叫蒋进孝，都已成了家室，有了儿女，还有个高龄老父，全靠兄弟俩养着。国民党抓壮丁，尽是抓穷人去当炮灰，这年下半年，蒋进孝被抓了壮丁。可是，谁愿意为国民党、蒋介石卖命当炮灰呢！谁愿意用美国佬的枪炮来打自己的兄弟姐妹！蒋进孝就在那年十一月逃出了鬼门关，躲到一个亲戚家里藏着。

蒋进孝虽逃出来了，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哪放得过你！蒋匪军马上赶到蒋进孝家来搜捕。

这时正是寒冬腊月，蒋进忠正病着。在家又饿又气闷，想出门透透气。忽然，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伪兵闯到了蒋家门口。他们一个个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冲着蒋进忠恶狠狠

地嚷道：“蔣进孝在家嗎？”蔣进忠一看事情不妙，胡乱支吾了几句，在这群黑狗正进进孝屋的时候，乘机跨过短篱笆，連翻几道院牆，在村口拾起个粪筐，装作拾粪的样子，逃到別村去躲了起来。

那些黑狗闖进蔣进孝屋里，乱抄一通，鬧得鸡犬不宁。沒抓着蔣进孝，交不了差，伪保长蔣进恒这坏蛋出了个坏主意，要把蔣进忠抓去补空。他們闖到蔣进忠屋里，一看人已不見。伪保长一盘算，就領着这群黑狗四处去寻找。

二

蔣进忠一出村子，就找小路走，东躲西藏，在太平庄躲了一会，挨到天黑，又赶到馬营舅舅家去。

赶到馬营舅舅家里，已是深夜。刚进大門，舅舅捏着一把汗說：“好險啊！”原来那群黑狗已搜到这里来了，在这里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天。走了还不到吸一支烟的工夫，蔣进忠就来了。

蔣进忠怕那群黑狗再来，不敢久留，連夜又赶到康庄南面的榆林堡姐姐家里。到那里，已經是第二天了，一听外边风声还是很紧，也不敢住下来，又赶回馬营，以后又赶回太平庄。这两天就这样来回奔走着，躲着那群黑狗。

蔣进忠两天两夜沒有合眼，又冷又渴，走到太平庄，实在走不动了。夜已很深，周围一片漆黑，再往哪里去呢？他左思右想，又牵挂着家里妻儿老小，只好迈着又酸又累的双腿，慢慢走回自己的村子。走到村口，实在渴得沒法忍耐，

想敲門要水，又怕連累別人，只好在水坑里，抓起兩塊冰含在嘴里。走進村子，不敢直奔家中，只得先到親戚詹通家去。走到門口，見屋里亮着燈，從門縫里一看，偽保長蔣進恆正和爪牙何海在里边大吃大喝呢！蔣進忠趕緊扭頭就跑，在漆黑的夜晚，頂着呼呼的寒風，連跑帶滾地又趕到榆林堡姐姐家里。

就這樣，蔣進忠幾天几夜沒敢合上眼，兩只眼睛陷进去了，留下兩個深深的黑圈。

三

有家不能回，親戚家也不能久留。蔣進忠想來想去，心一橫，還是逃到口外去吧！

好不容易東湊西拼的借了幾個錢，想去乘火車。但是，沒有偽保長的“證明書”，連車站也无法去。蔣進忠只好用兩條腿走了幾天，找了個機會上了火車，总算到了張家口。

那年月，哪里有窮人的活路！在張家口，蔣進忠沒有安身的地方，連打短活也找不到門路。幾個錢都用光了，寒風和飢餓逼得他只好又離開了張家口。

沿路躲躲藏藏，走了好幾天，上哪兒去呢？他想起村上還有幾個躲兵的窮哥兒們，去門頭溝挖煤了，那里也許有個活路。于是，他又決定去門頭溝。

到了西直門，蔣進忠已身無一文，想吃吃不上，想喝喝不到，又餓又冷，又暈又累。他只得拖着兩條沉重的腿，走到門頭溝。

那时的門头沟煤矿，真是一座人間地獄。天天有人死在煤矿里。有的是被煤块压死，有的給煤气熏死，有的触电电死，还有的餓死，或被資本家折磨得死去活来，体弱病重被扔到“万人沟”里，让狼狗活活咬死。蔣进忠在那里起早摸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还是填不飽肚子，而监工的棍棒却不断地打在穷哥儿們的身上。

熬了一个月，蔣进忠实在沒法过下去了。临到年关，他死活也要回去看看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于是就走了。

四

蔣进忠赶到西直門，已沒有当天的火車，沒奈何，只能在附近小客栈里住下。

正睡到半夜，突然两个警察闖进店里来检查，查到蔣进忠沒有“証明书”，“啪啪”就是几个耳光，打得蔣进忠头昏眼花。警察还要把他带走，店里的几个伙計、旅客好說歹說，蔣进忠又把兜里仅有的几个錢全給了他們，才把他們打发走了。

蔣进忠双手空空赶回家里，已經是腊月三十的深夜了。夫妻、父子久別重逢，悲喜交集。正在他們叙述別离情况的时候，伪保长蔣进恒就領了一个爪牙突然闖进門来。

“你回来了？”蔣进恒皮笑肉不笑地說。

“嗯，……請坐……”蔣进忠心里一陣紧张，还没答完，蔣进恒就恶狠狠地說：“来得正好，咱們一块上村公所走一趟吧！”不由他分說，也不顾蔣进忠一家老小的求情，伪保

长就把他带走了。

一到村公所，伪保长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打，一边还嚷着：“好啊！你有本领就别回来！我把你找得好苦，看你还逃到哪里去！”

打了一顿，伪保长让蒋进忠找了两个保人，保证他再不逃走，才放他回了家。可伪保长还说：“这次放过了你，下次可非抓你去不可。你不想当兵，我偏要你当兵！”

五

还不到三个月，国民党又要抓兵了。

一天晚上，伪保长领着几个狗腿子来到蒋进忠的门前，几个黑狗在一边交头接耳地咬了一阵耳朵，就散开来把住大门，守住墙脚。伪保长还偷偷爬上了蒋进忠的屋顶，手持手榴弹，全神贯注地瞧着房前的动静。阵势摆好以后，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到屋前喊道：“蒋进忠，你出来！”蒋进忠刚开门，一只脚还没跨出门槛，四面守着的人就围了上来，把个蒋进忠捆得结结实实。

这次蒋进忠没有躲过抓兵，当晚就被伪保长押到兵营，第二天清早就送往延庆。

可是，国民党抓得了人，却收不了心。蒋进忠死活也不甘心当国民党反动军，他嘴里虽不说，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逃出去。

蒋进忠被抓的第八天，黑狗子把他从康庄送到延庆去，路上，他乘上厕所大家不注意时，就又逃跑了。

六

这次，家乡更待不得了。蔣进忠連家也沒顾得去看看，就又直奔門头沟。

在門头沟又背了三个月的煤，心里一直惦记着家里的老父、妻女。这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忙着逃命。蔣进忠心想，世道像要变了，咱們穷人出头的日子快要到了。

不知道家里究竟怎样？蔣进忠想家心切，六月的一个下午，他又悄悄地回到村里。

当他走到自己家門口，一看，就呆了。只見自己家的大門关得紧紧的，叫了半天也不見有人。向邻居一問，不禁流下泪来。原来就在他逃跑不久，那狠心的伪保长就找上門来，逼着他媳妇非得交出錢去贖人。可他媳妇哪拿得出錢来呢？孩子連衣服都穿不上，哪交得出这笔錢？伪保长硬逼着蔣进忠媳妇把那全家依靠着活命的四亩半地、一头毛驴和两千块砖、三棵树，連鍋帶柜，全部折成二十二石米，才算交了差。伪保长把这笔錢全部吞进了自己的腰包。蔣进忠家里油尽盐絕，断了烟火，蔣进忠媳妇沒法活下去，只好奔走他乡，到亲戚家去了。人一走，連房子也給伪保长封了。

蔣进忠回家后，东拼西凑，挖点野菜、树叶，才熬了几个月。

七

一九四八年底，留家堡终于解放了，蔣进忠才算出了

头。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斗争伪保长蒋进恒的群众大会上，多少年来积压在群众心里的仇恨像潮水一样暴发出来，蒋进忠在台上指着这条恶狼愤怒地控诉：“你这恶狼把我逼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这头恶狼在人民的要求下，终于受到了法办。

在那旧社会，乡里穷哥儿们受尽了地主的残酷盘剥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迫害，弄得颠沛流离，有家难归。共产党一来，蒋进忠也像别的穷哥儿们一样，翻身当家作了主人，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曾凡勇整理)

〔附录〕

恶霸地主潘恩隆母子罪恶纪实

楔 子

在北京西直門外黃庄一帶，老一輩人誰不知道有個靠詐騙窮人起家的潘家！

潘家原不是富門大戶，也不在黃庄住。只因到了光緒年間，潘家出了個潘厨子，在學士那桐府里當差，由於性情乖巧，善於逢迎，很得府里劉管家的賞識。劉管家為了拉攏宗信，培植勢力，就把自己失寵的侍妾，號稱“劉大姑娘”的，給了潘厨子當老婆。

“劉大姑娘”長得身高體粗，卻什麼活也不會干，整天游游晃晃。嫁給潘厨子後，人家就給她送個“潘大屁股”的綽號；後來慢慢地叫開了，反而不知道她原來的姓名。潘厨子貪戀老婆在官面上人熟，可以替自己的升遷出力，也就心甘情願地供養着她。誰知她為人不僅又饞又懶，還愛吵嘴打架，過門不久就和街坊鄰居都吵翻打遍了，因此又得了個“潘母老虎”的綽號。在老家實在住不下去，潘厨子只好在西直門外以西十二里的黃庄買下房子，在那里定居下來。

潘家的東鄰富農王德興信奉天主教，深受洋人庇護。家

里壯騾大馬，一團火旺。潘母老虎整日看着眼紅，就不免三天两头地大罵潘厨子：“我哪輩子造了孽，嫁你这么个窩囊廢，光知道死拿官餉，就不会活动活动！看人家东院王大奶奶，炕上有奶媽，地下有伙計，享着清福就把錢賺來了。你也是条五尺汉子，为啥不弄几亩地，給家雇个扛活的，叫老娘也跟着光彩光彩，享享清福。”潘厨子不敢不听，給老婆一攛掇，果然到大地主王成福那里借了三亩园子，然后又去雇了个长工。

第二天，一个梳着又細又黃长辮子的飢瘦中年人，夹着破鋪盖到潘家上工來了。潘母老虎总算当上了二地主，整日价翘起腿在炕上坐着，算計起怎样盘剝穷人来。由于她心毒手狠，也就慢慢地由二地主变成个地道的地主了。

一九〇八年，潘母老虎四十岁上生下了第五个儿子。这小五最小，也最得潘母老虎的宠爱。有其母必有其子，潘小五从小就爱起奸耍滑。潘母老虎认定他将来一定有“出息”，能继承她自己的衣鉢，做一个“人上人”，就給取了个“恩隆”的大号，期望他能承受皇恩，兴隆家业。

潘家母子，欺压乡民，为非作歹，在黄庄一带，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受过潘家迫害的人，至今提起无不咬牙切痛恨。

一、笑里藏刀 长工遭殃

旧社会，想发财致富的人，总是黑着心腸把穷人踩在脚下才爬上去的。

潘家母子的发家也是先从长工身上下手的。

这一年腊月二十三，大雪纷飞。潘家长工老刘正要把一年的一百六十吊血汗钱，小心地放进泥罐，准备带回家去养家活口。忽然，他眼前的油灯芯摇晃了几下，草帘掀起，一股冷风送进一个人来：“老刘，我妈请你！”老刘吓了一跳，赶忙举灯一照：“什么？谁请我？”这“请”字好像不是为扛活人预备的。穿着崭新长袍的五少爷潘恩隆，被又高又硬的马褂领子顶得僵着脖子，不耐烦地皱紧眉头：“我妈！你动窝吧！”老刘只得把钱塞到胸口的衣袋里，疑疑惑惑地跟到北屋。

一进屋，老刘不禁打个踉跄，只见满屋银烛高照，热呼呼的令人发晕。老刘定了定神，只见面前摆的是放满酒肉的八仙桌，潘母老虎穿着黑缎滚边袍子，坐在旁边，溜光溜光的发髻上插着一朵红绒花，脸上透着一股假气。老刘轻轻地说：“二东家，白菜这就装车吗？”

“哟，快别这么叫我，咱们都是给人找活的，谁跟谁呀！”她好像头一次听到“二东家”这个称呼似的。“傻兄弟，嫂子叫你沒有别的事儿，今几个我请了几个陪客，请大兄弟吃顿饭，也沒别的意思，不外是道个喜。”

“这，这咋说的……”老刘搓着手，回身就要走。他听人说过，京西的财主花招多，年关的饭吃不得。

“小五，快给你叔搬凳子。”潘母老虎这里调兵遣将，那里就拉住老刘。“这可不像话呀，大兄弟！今几个你不赏脸，嫂子我的脸可沒处儿搁了。咱们是自家人，还怕坑你不成？”

“这……”一句話說得老刘打着結巴。

一見老刘不再吭声，潘母老虎母子就忙开了。她一招手，里屋又出来两个人，都是黄蜡脸黑眼圈，穿得挺体面，笑呵呵地透着那么“和气”。

老刘坐到桌边。潘母老虎在身边轉着，几张笑脸在眼前晃着。酒过三巡，老刘就被灌得騰云駕雾一般，恍惚間觉得撤去了酒席，摆上了紙牌，一会儿他又被拉到桌旁。老刘心里清楚，牌桌近不得，这不是扛活人玩的地方。可是，吃了人家飯身不由己，怎好說不陪人家玩呢！他就跟着糊里糊涂赌了起来。記不清輸了多少，好容易挨到天蒙蒙亮，才脱身去睡觉。

当老刘被雪地上刺目的反光照醒的时候，太阳已經頂在屋脊上了，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走到院里。北屋还靜得像座坟墓，他心安定了点。过一会儿，身后忽听“啪”地一声，潘母老虎开門站在房檐下：“大兄弟，嫂子跟你商量个事。”

“好說，有事您尽管吩咐。”老刘答道。

“其实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家里等着买玉米面，你該还的錢……”老刘心里跳了一下，眨了半天眼睛：“我，我該还誰什么錢？”

“怎么翻脸不认眼啊！昨晚你吃的喝的、輸的錢，都找鬼去要啊？”

老刘这才恍然大悟，天下的老鴉一般黑，潘母老虎也使了这坑人的招啊！“那是您請我的啊！”老刘气不过，頂了她

一句。

“别白天做梦了，这年月誰請得起人哪！别囉嗦，飯錢四十吊，牌錢一百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拿来吧。”潘母老虎沉下脸，伸直了手等着接錢。

老刘捂着胸口的衣袋，顫抖地說：“……东家，这是我汗珠子摔八瓣賺下的，您，您叫我歇工吃什么？”

“你穷，可我也不是財主！”潘母老虎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不过，咱們还可以商量。你要怕年下歇工沒吃的，就还留在我們这儿，錢，我現在可以不要。不过，明年咱們連本带利，那时工錢可就一起扣下了。”

蝎子的心，好毒呀！“你叫我背一辈子債，給你白干一辈子活！好，老子不干了！”老刘狠着心一蹶脚，把錢扔給潘母老虎，拿着自己的破鋪盖，走了……。风，凄厉地吼叫着，一股旋风削起一片积雪，呼嘯着騰空飞起，遮住了老刘的身影，掩住了老刘的脚印……。

以后三十年間，潘家年年雇长工，年年摆酒席，多数长工都不能如数拿到工錢迈出潘家的大門檻。潘家光靠刮长工就积下一大笔財產。

二、敲詐勒索 包攬詞訟

上面这种对长工的搜刮并不能滿足潘家母子貪婪的心，他們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土地，越来越大的产业。他們終日像飢餓的老狼，瞪着发光的眼睛覓食寻利。

他們終于又找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包攬詞訟。

清朝灭亡虽然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军阀混战，土匪猖獗，真是民不聊生。这时，地主还乘机加租，加重剥削。

大地主王成福向佃户传下话来：“王老爷要涨租了，不涨租的退佃！”这消息像瘟疫一样给黄庄带来一片惊慌和混乱。怎么办呢？佃户们到王家讲了几次情都被顶了回来。

这一天，潘母老虎找着几家佃户，装得像愤愤不平似的，气鼓鼓地说：“哥儿们，他王成福也太黑心了！叫咱们还怎么活？”

大伙不吭气。她轻轻地说：“咱们要真是一条心，我带头告他去。”

佃户们都是老实庄稼汉，一向不愿和官府打交道，听说告状，谁都不出声。潘母老虎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只要大伙都是好汉，你们出钱，我豁着家破人亡，也要出面去告。”佃户们虽不愿打官司，可是实在别无出路，一看有人出面，心想，出些血汗钱，说不定还能打赢。于是就硬着心肠公摊出钱，由潘母老虎出面去告了。

潘厨子在那做饭的步军统领衙门，也管一部分诉讼事理。平日靠着潘厨子有个熟脸的交情，潘母老虎没忘了拉拢，借着这个梯子，她告了上去。

潘母老虎就真的换了心肠么？她才不会安什么好心哩！她是借打官司为名，狠狠吸佃户们的血，今天要这个钱，明天又要那个钱，她的口袋像无底洞一样把佃户的钱都装了进去。等官司打完了，几家佃户出的钱却和涨租差不多，而潘家却从中发了一笔横财。

經過这次官司，潘母老虎的名声更加传开了，远近都知道她官面上人熟，又能撒泼、耍賴，沒理攪三分。以后黄庄凡有打架訴訟、卖地典田的事，都給她送礼，求她出面疏通。每一次訴訟她都索取不少酬謝。

不久潘母老虎又管起催繳店产田租子，每年都要从催来的租子上狠狠揩一层油。有个佃戶租种庙产田一亩半，实在受不了这双重剝削，便想把田买下来，求潘母老虎帮忙。誰知潘母老虎答应得倒干脆，但是办起来却一拖再拖，直拖了两年，索用的車馬費、手續費已經超过一亩半地的价，事才办妥。那个佃戶虽然买下了地，却背了一身債。就是这样，她靠着包攬詞訟填滿了私囊。

三、霸房夺产 心黑手毒

潘母老虎不仅利用官差冠冕堂皇地敲詐勒索，而且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霸占财产，搶夺土地。

黄庄的老人都不会忘記三十年前的一件慘事。

十月的一个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呼呼的秋风卷来一阵凄厉的喊声：“不好了，王五死了。”黄庄穷哥儿們的心上投下了一道阴影。誰不知道王五悲苦的身世！一九二〇年，保定附近发大水，王五只身逃到北京扛活，他人虽穷，却有副好心腸，他收留了一个要飯的妇人，后来又收养了一对孤儿，他們都尝过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挨餓受冻的滋味，因此四个苦人相依为命，沒日沒夜地干活。他們租种着富农王德兴的几亩地，含辛茹苦，流血流汗。又置下了几口大缸，兼做

起染色的活計。十年來，总算勉强盖起一座土房，弄了一套干活的家具。可是，王五不到四十岁就被生活的重担压驼了背，整天气喘吁吁的，终于支持不住累死了。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王五死了，周围的穷哥儿們能不管嗎？几个穷哥儿抑制着眼泪，把破棉袄里所有的銅錢，都放到哭倒在地的大嫂的身边。

忽然，一陣悲切切的哀嚎由远到近传来：“我的兄弟啊，你咋死得这么早啊！”声到人到，一个高大的身影閃到人前。人們定睛一看，正是潘母老虎，后面还跟着抬进口薄棺材。

王大嫂被人搀扶起来，一看就怔住了，“这是……”王大嫂虽不是本地人，可潘母老虎的名声她平日也知道，她想：太阳难道打西边出来了？

潘母老虎眼里含着泪花說：“听说老王死了，还没棺材，就把我的搬来了。人总得埋不是？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不过……”

“得啦，我这个人哪！就是心軟，見不得一丁点儿事。看这孤儿寡妇的啊，心里就……”她使劲揉揉眼窝。“看我这是怎么了，以后你要不見外，有事尽管找我去。”說完，她就卷起袖子烧开水，給死人鋪被子，擦身子，穿衣服，一直忙到大天亮。王大嫂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真的被迷惑了。

王五下葬以后，潘母老虎又跟到王家，說要陪王大嫂过夜：“这荒郊野外的，我不放心哪！”

王大嫂心里可真感激不尽。

“唉，无依无靠，怪可怜的，倒不如，你搬到我家去！我有一碗粥喝，就分你半碗，誰也欺負不着你。这年月，孤儿寡妇可不易过啊！”說着，还长长叹了口气。

眼泪順着王大嫂的面頰流了下来：“大嫂，您真好！”

潘母老虎拍拍王大嫂的手心，亲昵地說：“我啊，沒别的能耐，就是心直口快，沒那曲曲弯弯的心眼。你要是看得起你大嫂，今儿个就搬来，啊？”

当天中午，村里人就看見潘家的大車把王家連人帶全部家什一齐拉走了。尽管大伙看出了潘母老虎沒安好心計，可是劝不好劝，管不敢管，只好暗地替王家捏一把汗。

头一个月王家娘儿三个，穿的跟客人似的，整天沒事。第二个月王嫂却系着围裙跑出跑进地干活了。以后，虽然也有人問过她在潘家过的怎么样，但是她不是支支吾吾地不肯說，就是叹口气返身走了。慢慢地，就不見王大嫂出門了，村里人对王家的事漸漸也有些淡漠起来。

半年过去了，田边的小草泛了青，家家的小猪都放出来了。忽然有一天，潘家院里传出一陣压抑的哭声，大門噹啷一声打开。只見潘恩隆腋下挟着一个长发女人迈出大門，把她用力扔倒在地上，恶狠狠地罵道：“滾吧，他媽的，老子这儿不养大爷！”院里又传出潘母老虎的吼声：“你把猪給我找回来，臭娘們，光吃我的飯不干活！”門又噹啷一声关上了，一个瘦骨嶙嶙、头发紛乱的女人軟瘫在地上。大家定睛細望，不由得惊呼：“王大嫂！”

王大嫂被赶出来了。她和两个孤儿求告无門，只得又

拾起打狗棍，过起流落街头的乞讨生活。王家几口染色的大缸，一头毛驴，一件羊皮袄和全套农具，就这样全被潘家母子霸占去了。这苦向谁诉？这状向谁告呢？

但是王家的遭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一个，黄庄的每一块土地都诉说着潘家母子的罪恶。

四、子承母业 刀奸险恶

潘母老虎死了，潘恩隆继承了他妈的衣钵，以抢掠、欺压乡民为能事，并且更加凶狠更加毒辣了。

潘家东南有户人家，户主王云海带领老少六口靠祖传三亩园子地过活。这地是黑油油的泛着肥劲的好地。可是由于税务杂，人口重，每年收下的菜都不够换粮食的，王云海只好借钱凑合过日子。日子长了，周围几户邻居全借遍了，再不好开口，而大户人家是不抵押房地决不借钱的。

正在王云海犯愁的时候，潘恩隆来了：“大哥，这儿给您请安了？”叫得特别“亲热”。

王云海一怔，心想“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便小心地提防着，还了个礼：“多谢您惦着。”

“没说的，啊，大哥，怎么老没见哪？”

“家里不够吃，出去挣俩钱。”

“噢，您怎早不说呢！兄弟家里虽没大鱼大肉，玉米面还有的是，派人去装么！”

“嘿，怎么敢麻烦您。”

“没关系，一年半载的，兄弟还过得去，沒吃的去拿，啊，去拿！”

話虽这么說，王云海知道潘家的錢不是好拿的。于是他每天还是照样出外打短工，不願向潘家借东西。不料潘恩隆却三日一来，两日一看，每次来都带些米和錢。眼看家里实在揭不开鍋，王云海媳妇就收了几次。

轉过年，过了端阳，潘恩隆把王云海叫到家里。

“大哥，”他仰在炕上，懶洋洋地叫了一声，算打了招呼。“这几天混得不錯吧？”

王云海苦笑了一下。

“我这几天錢有点紧，你，怎么样？”潘恩隆紧逼着說。王云海知道是向他要錢，但心里一想，媳妇沒收过他几次东西，錢不多，还給他算了，免得日后麻煩。所以随口答道：“行啊，多少？”

王云海鎮定的神情倒出乎潘恩隆的意外。他嗓子眼里笑了兩声，眼盯着王云海，手摸过炕桌上的算盘：“你离家六个月，每月借了我二十块現大洋，二六一十二，一百二十块，咱們是老街坊就算你三分利，一共一百五十块錢，你拿来吧！”

“多少？”王云海气得額上青筋蹦起老高。

“一百五十块！”潘恩隆說道。

“不对，沒有这么多！”王云海慌乱地摆着手。

“这可是白紙写着黑字，帳上明記着哪！”潘恩隆用手指弹了弹帳本。“难道五爷还坑了你？”穷人的命还不是捏在財

主的手里，話還不是由他一個人說。王云海一急，豆大的汗珠順着額角滾落下來了。

“別急，”潘恩隆用眼角瞥了他一眼。“我倒有個辦法，行不行在你，反正你三畝園子也不夠種，不如一齊押給我，兩年內你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贖。嗯？怎麼樣？我是仁至義盡，你不願意可別怨我潘五沒交情，逼你立刻還錢！”

“不行，這地不能押！”王云海知道，押了這三畝菜園地，就沒了命根子。

“那就立刻還錢！”

“好，寬限我幾天，就是賣兒賣女也要還上你這錢！”

“我跟你明說了吧，我要的就是這塊地！”一聲霹靂把王云海立刻打懵了，潘恩隆半年來的行徑都在王云海腦中浮現出來，心里猛一陣氣悶，咳出一口血，就人事不知了。

王云海左躲右躲還是沒有逃出潘恩隆的手掌，地終於被逼押出去了。他決心死馬當作活馬醫，一咬牙離家下了江南，想掙些錢來贖還這三畝菜園地，不料這一去就音信全無。一家人望眼欲穿地等了二年，媳婦熬不住苦，帶着孩子改嫁了。王老奶奶還在家侍弄着三畝地，她要等着兒子回來。

秋分以後，潘恩隆閑步踱到王云海家地邊，東看看，西瞧瞧，臨走，對彎腰捆菜的王老奶奶說，“明天，你甭干活了，菜我要自己收了。”

王老奶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半天才直起了腰：“五爺，海兒把地押給您，可還沒賣給您哪！”

“你还作梦哪，老太太，地从端午节就改了姓了。”說着就从怀里取出地契在王老奶奶眼前晃了晃。老奶奶用沾滿泥土的枯皺的手，顫抖着掠起披散的白发：“端阳，端阳，今天是九月初三，你，你……，我这孤老婆子，你也……”她瞧着翠綠挺拔的白菜，越想越难过，这是她的心血培植长成的，是她唯一的指靠啊！一家六口，逃的逃，走的走，仅留下这块菜地，現在又要被夺去了。老人一陣难过，扑倒在地里，紧抱住一棵白菜痛哭起来。

多少家骨肉的离散，換来了潘家大片的土地！黄庄东南十一亩沃园，九亩旱地，五亩半葦塘，全打上了潘家的界石。

經潘家母子几十年穷凶极恶的掠夺，他家就成了黄庄最大的地主了。

五、逼死菜农 飞揚跋扈

这时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經和资本主义势力、官僚买办势力紧密勾結在一起，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柱；同时他們也在反动政府的庇护下获取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保障。

潘恩隆常爱念叨一句話：“識时务者为俊杰。”他慣于看准时机，为个人钻营謀利。他懂得只有在政治上取得势力，才能在經濟上站得住脚。于是，他就到处活动，首先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四六年，潘恩隆在国民党的保举下登上了政治舞台的第一层台阶，作了伪甲长；又和城里资本家合伙开了菜

園“义順常”。这样，他一面和国民党拉上了私人交情，取得供应德胜門外兵营蔬菜的特权；一面又取得了黄庄蔬菜的收购权，从而掌握了直接剝削黄庄菜农的資本。

潘恩隆对菜农的剝削极其残酷。他向誰家定下白菜，这家就决不能另外卖，必須給留到他来拉的那天；可是他却可以随时把定下的白菜退掉，而人家的菜却已卖不出去了。黄庄中农赵明山就是被这个不公平的买卖逼死的。

赵明山母亲的倔强和耿直是有名的。当年潘母老虎在世的时候，赵家曾突然一天之內接到衙門十张传票，赵老太太不理它，来一张，她就压下一张。有人替她担心：“孀子，給潘母老虎送几个錢，事就了了。”她听后眉毛一揚，說：“我一沒貪賍，二沒犯法，犯不上当‘大拿’，她潘母老虎有能耐是她的。”話传到潘恩隆耳里，气炸了肺，当时就传出話来，“咱們騎驴看唱本，走着瞧！”潘恩隆当上老板后就乘机报复。头一年买下赵家全部白菜，一个錢不給。赵明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来年。經過一年的苦干，白菜总算有了好收成。誰知白菜刚入窖，又被潘恩隆定下了，只好把白菜留着不敢零卖。可是潘家的大車却一点影子也沒有，早年的一点积蓄眼看就花完了，全家五口眼巴巴地盼着买粮哩！赵明山急得整天不吃不喝地围着白菜团团轉。

夜夜盼哪，日日盼，终于盼来了馬鈴响。那是腊月二十五，赵明山正蹲在院里拿着斧子劈柴，潘恩隆打了两声响脆的鞭花，撩着皮袍，輕快地走进院来。赵明山一見，急忙招呼道：“五爷，請屋里坐。”

潘恩隆打断赵明山的话：“不了，你的白菜另找买主吧，我这够了。”这好似一声霹靂，赵明山不知说什么好。潘恩隆冷笑一声，拉下皮袍回头就走。赵老太太高叫着：“站住！潘五！把菜给我拉去！”

“什么？”潘恩隆擰起眉毛，恶狠狠地嚷道：“我拉去？你想的倒美，五爷不要，誰敢怎么样！”赵老太太立刻气怔在地上，等緩过神来，潘恩隆已經不見影了。赵老太太絕望地轉过身来，天哪！儿子还举着斧子僵在那里呢！

“明山，明山……”看到儿子疯呆的神态，像挖掉了母亲的心，她痛哭、喊叫，輕輕取下了赵明山高擎着的斧子，双手扳过儿子的头一看，对着她的是一对泛白的死水似的眼睛，母亲一下瘫軟在地上。好半天，明山才緩过气来，他含糊地念叨着：“这儿还等着买吃的呢，他不让卖，他不让卖！”

从此，赵明山終日像被火燎了一样，由庄南轉到庄北，反复念着一句話：“他，他不让卖，这儿还等着买吃的呢！”身后跟着的是哭叫的老娘和瘦弱的妻子。

赵明山就这样被逼疯了。

轉过年来，赵明山在一个严寒的早晨，乘村里人睡着的时候，就在潘恩隆家門口的井里，跳井自杀了。当他被人打捞出来的时候，早已断了气。赵老太太赶到井边，瘫在地上連哭都哭不出声来了。在场的人无不流泪、叹气。

正在这时，有人惊慌地叫道：“潘恩隆来了！”

果然，潘恩隆甩着皮袍、背着手慢条斯理地走过来。“赵老太太在哪儿？”他落住脚，眼睛扫了一圈，大伙都鼓着眼睛

瞪着他不言語。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地上的赵老太太身上，就說开了：“正好大伙都在場，可以請大家做个見証，事儿更好办些。”潘恩隆悠閑地在大伙面前踱了两步，猛个轉身：“老太太，咱們两家一沒仇，二沒怨，你家明山犯不上跳我家井，大伙給評評，有这么不讲理的沒有？这个咱且不談，事儿摆在这儿了，井脏了，怎么办？”

“五爷，人死还没發送呢，您这不有点太……”一个老头憤憤不平地說。

“太什么？”潘恩隆狠狠瞪了老头一眼。“这，我没让他死啊，他赶着跳了我家的井，怎么？我倒有了不是？”

“你要怎么样？”老太太挺直了腰，沉稳地問道。

“好，老太太硬气，我也不难为你，您給我刷口新井，咱們就拉倒。”潘恩隆奸笑着。

“你，你……”老太太站起来，气恨地用手直点着潘恩隆的鼻子，說不出話来。

“五爷，五爷，您不能赶尽杀絕啊！”老头一边拦着身后要冲上来想捶潘恩隆的小伙子，一边喊道。

潘恩隆甩袖走了。临行时还是一口咬定必須刷新井。

乡亲们帮助掩埋了赵明山以后，赵老太太轉回家一看，她的小孙子因为没人照料，已經餓死在炕上了。

在那样的世道，穷人到哪儿去讲理啊！赵老太太走投无路，最后还是东求西湊，給潘家送去了二十元錢，外加酒肉，才算过去。

六、狼心不死 法网难逃

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以后，就扶植大批地痞流氓，发展反动武装，扩大特务组织。潘恩隆乘机夺取了自卫队队长的头衔，也穿起了黄军装，背上盒子枪，骑着大洋马，耀武扬威地在操场上训练武装。同时，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经常用酒肉拉拢海淀偵緝队的特务和国民党五十三师的连长。在他们的保举下，他由菜园老板爬到菜行组织当了头子，并且由普通的国民党党员升到国民党的区代表。

一九四七年夏天，他受到国民党特务军统局的垂青，当上了“清共”先锋队大队长，从此，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全国人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时候，他曾两次带兵镇压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运动，多次在公路上设立关卡盘查行人，抓捕我地下党交通员。

一九四八年，潘恩隆威风到极点。不料，正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一声炮响，截断了他升迁的道路，解放军神速地开到红山口。

天要变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夜里，西郊机场的蒋匪军全部悄悄溜到城里。蒋家王朝真的要垮了，潘恩隆一看形势不妙，暗自寻思：“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先把人遣散，等待时机，等以后东山再起。”于是他在解放军开到黄庄的前一天，遣散了自己的爪牙。自己也换了便衣溜回家中隐藏起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土改工作组来到黄庄，掀

起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

共产党撑直了貧雇农的腰板，多年的老长工站起来了，他们迈着大步噔噔地从潘家门口走过。

尽管潘家关紧了大门，群众要求分土地、分农具，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还不时传进潘家。潘恩隆为了蒙蔽群众的眼睛，企图拉攏干部，蒙混过关，他就打开街门弄了几件不用的农具摆在门口，声称：“我潘恩隆也要脱胎换骨，改过自新了。”还对农会主席祖茂说：“我家里有錢有老玉米，你多会缺了，找我去，咱们乡里乡亲的沒說的。”他又乘农会委员郭永缺煤的机会，给郭家拉了两吨煤去。企图让干部别把他划成地主。

但是，他的这一系列阴谋都被群众揭穿。他这个大地主由人民监督管制劳动了。

潘恩隆并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他把仇和恨埋在心里。

革命政权帮助貧雇农从潘家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雇农朱永祥打了半辈子光棍，漂泊了几十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当他欢欢喜喜地搬到分给自己的潘家东厢房的时候，潘恩隆的二儿媳高淑琴，站在房檐下骂开了：“你这个穷骨头，连条裤子都穿不上，凭什么住到我们家来？”

朱永祥把行李放下，理直气壮地答道：“凭什么？凭毛主席，凭共产党，怎么着？住了你的家？这是我们的，我们就要分！”

潘恩隆在屋里听了气炸了肺，低声骂道：“好！分，分，你今天分了我这套，明天我再置新的，老子有的是錢，不在

乎！”第二天他又买了套新农具，示威似地摆在門口。

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消息传到黄庄以后，潘恩隆立刻舒展了眉梢，笑皱了大盘脸，他自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就要踩着美国的脚印回来了。于是他暂时藏起了杀人的心，暂且扮起爱国积极分子的样子，当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他“慷慨”地捐献了两石大米和一些钱。每逢年节都要买些红绿纸“献给”乡政府。党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又积极找上解放前一直被她欺压的老中农董安，参加了互助组。他想用这些活动迷惑群众，解除对他的警惕，以便伺机再起，做个内应。

不料，上甘岭一场战役把美国鬼子赶回三八线以南，接着传来了在板门店谈判的消息。潘恩隆像挨了枪的皮球，一下泄了气，他多少有点认识到人民革命力量的不可抗拒和自己前途的暗淡了。但是，他并不死心，只是表面上收敛了些。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运动的潮流也把潘恩隆卷了进来。入社后的头一年，凭他勃勃的野心，咬着牙闷头干了一年。群众和党为了鼓励他走向改造自新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底解除了他的管制。但是，他却把人民对他的宽恕当成自己阴谋的胜利。潘恩隆又蠢蠢欲动了，他谩骂干部，不满地说：“脚丫子朝后的人管着我。”他还抓紧各种机会破坏集体经济。后来他在公社试验站劳动的时候，对组长说：“咱们把高地和洼地拉平怎么样？”组长听了他的话，结果费了工还毁了地。当站长王贵问起来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这是

组长让干的。”

潘恩隆的阴谋活动引起了社员和领导的注意。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产队副队长、贫农祖贵带领一伙社员扛木柁。木柁是搭菜窖用的，又长又沉，每根一丈五六尺长，三百来斤重，四人抬一根都很费劲。潘恩隆上前打量了一下又黑又粗的木柁，又看看几个一起劳动的社员，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从他脸上掠过。他把棉袄一脱，迈过木柁，弯腰把两根绑在一起，眼睛扫视了一圈，一招手：“老刘，是好汉的上来！”刘广泽身体一向不好，但是经不住他这一激：“那怎么着？上就上。”说着弯腰就要抬。正巧祖贵赶过来，急忙喊声：“刘广泽！你不要命了！他存心毁你哩！”这喊声立即提醒了大伙，社员们都停住了，七嘴八舌地跟他嚷起来：

“潘恩隆！你安的什么心！”

“这家伙太阴了。”

“大伙开会辩论辩论。”

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天白天生产队调查了材料，晚上就开了辩论会。

会场十分活跃，大伙你一言他一语地给潘恩隆提了许多意见，他闷头一语不发，谁给他提意见，他就抬头白谁一眼。

临了，潘恩隆居然说：“就是豁出命来干，人家也不见我好，真是……”

“你等等，”雇农朱永祥拿烟袋在鞋底上敲了两下，“你为谁豁出命干了？我问问，试验站的地耙平了，你为谁？稻

地生虫子你不报告，安的什么心？說你破坏社会主义还屈了你了？”老头狠狠抽了一口烟，坐下了。

“我說說！”土改时期的农会主席祖茂举起了手。“潘恩隆，咱們是老对头，你一翘尾巴，我就知你要拉什么屎！俺們貧雇农分了你的地，分了你的房，你記恨着十几年了，抓空就想害我們一家伙。刘广泽是吃糠长大的，你吃的是什么？大魚大肉。敢情你抬六百斤不算什么，刘广泽可就完了，到时候，你沒責任，刘广泽自认倒霉是不是？”一席話說得潘恩隆拉下了眼皮，額上跳起了青筋。

“去年腊月在水塘挖泥，你激我下塘，說是好汉下去比試比試。等我下去，腿被冰渣划出血，你站在岸上拍手大笑。你說，你安的什么心？”貧农郭家富气愤地說道。

“說，說！”整个会场沸騰起来了。潘恩隆面色死灰，在一片憤怒声中低下了头。

会后有关部门根据群众的意見，把潘恩隆重新交社員監督劳动改造。

埋在潘恩隆心里的对党、对人民的恨，终于忍不住了。一九六〇年四月九日中午，潘恩隆借口向生产队借粮鬧起事来，他支使二儿媳到了队部，說什么也硬要借粮食。管理員、共产党员董德祿正巧坐在办公室里，就对她說：“借粮食？你們家有吃的还借？你先回去，我找队委会商量商量。”

高淑琴一扭脸回去了，到家把口袋一摔，憤憤地說：“人家不給，說就是給貧雇农也不能給你們地主。”潘恩隆暴跳起来，抄起門边的鉄鍬发疯一样地跑了出来。这头恶毒的



老狼，要找党支部书记董德瑞、队长王成奎算帐。

闖进队部，没想到董德瑞刚骑车上了公路，王成奎也下了地了，队部里就董德祿一个人。潘恩隆一見，口中喊着，“你为啥不让借！”沒等回話，抡起鉄锹劈头就砍，鉄锹刷地从董德祿脑門划过，掉在地上，血立刻染紅了董德祿半张脸。董德祿不顧伤疼，就向潘恩隆扑去，两人扭倒在地上。

董德祿的呼喊惊动了地里干活的社員，大家向队部跑来。潘恩隆听到人声，赶紧掙开董得祿跑出队部，抬头正巧看見了在阳畦里干活的王队长，就手抄起路旁一把合泥的鉄锹，沒命地奔王队长跑去。这时，一伙社員从后面追上来了。他一看不妙，扔下王队长返身奔向电井，揮起鉄锹把三根电綫一齐砍断了，然后右手扔下鉄锹，左手抓住电綫就想触电自杀。不料，銅絲被猛砍后縮回去一大段，沒有摸到。他看看步步逼近的人群，豆大的汗珠滾落下来，两只眼睛慌乱地搜寻着四周。他一眼看見了水井，就猛跑到井边把脑袋倒扎下去，想投井自尽。想不到他人太胖，头进去了，塞滿了井口，人却像倒栽葱似地立起来了。正在他掙扎的时候，两个小伙子竄上井口，揪住他的衣領硬把他拉了出来。这条垂死掙扎的恶狼，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柏松齡整理。張培力圖）

一九六四年 八月 十二日

